

內 容 介 紹

这是一部蒙、藏、维吾尔、彝、哈尼、景颇、僮、瑶等兄弟民族劳动人民的家史集。在解放以前，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被本民族的奴隶主、农奴主、王爷、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当作不折不扣的“会說話的工具”，他們沒有人身自由，統治者可以任意打罵、凌辱、买卖，或把他們当作陪嫁、礼物。压迫者阶级还利用宗教迷信愚弄他們，麻醉他們，制造民族偏見，欺騙他們。奴隶們从长期痛苦的生活经历中，認清了誰是敌人，誰是自己人。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暗王国里，他們彼此之間，相濡以沫，危難与共；在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他們对統治者进行了从怒目而視到暴力反抗等各式各样的反抗和斗争。可歌可泣，感人至深。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奴隶們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翻身，成了新生活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他們并没有丧失革命警惕性，“睡觉也得用一只眼睛看着”阶级敌人。

这部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兄弟民族的劳动者过去的怵目惊心的屈辱生活；告訴我們不論是什么民族，只有剥削阶级反动統治者才是劳动者的共同敌人；激发我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新生活的热爱，增进兄弟民族的团结。

用活的階級鬥爭史 來教育青年一代(代序)

烏蘭夫

《奴隸的新生》一書跟讀者見面了。這是一本兄弟民族人民的家史集。它記述的是十二戶兄弟民族勞動人民在舊社會被壓迫剝削的歷史，他們在黨的領導下解放翻身的經過，和他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是一本活的階級鬥爭史。

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在解放以前的很長時期中，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飽受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地主、農奴主、奴隸主、王公貴族、土司頭人的壓迫剝削。對於這些壓迫和剝削，他們曾經進行過反抗和鬥爭，但是都失敗了。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在取得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的時候，各兄弟民族人民才得到解放。這就說明，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利益和中國革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沒有全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各兄弟民族的解放。而反動統治階級一被推翻，以工人階

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經建立，我們的国家就成为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压迫就一去不复返了。这就証明，民族問題实质上是阶级問題，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

在民族压迫废除之后，我們的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各民族内部还存在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不废除各民族内部的这种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各民族人民也是不能得到彻底解放的。因此，建国以来，我們的国家，就在各个兄弟民族地区，按照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和各民族人民的意願，区别不同情况，或先或后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各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已經基本废除了，各民族人民都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各民族人民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用自己的双手，积极地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自己美好的生活。

目前，阶级斗争仍然在繼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在兄弟民族中还存在着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复辟的危險。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目前在城乡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不断地教育人，組織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人們的阶级觉悟水平，正确地处理

人民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進行這一場階級鬥爭。

《奴隸的新生》一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八個民族十二戶勞動人民的家史，雖然記述的是若干側面，但它大體反映了我們過去走過來的道路。我願意向青年們，特別是各兄弟民族的青年們推薦這本書，希望大家從這十二戶人的家史里，得到有益的啟示，大家都不要忘記過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家都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教導，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定地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

1964年8月27日

目 次

奴隶的新生.....	許 淇 乐 駝	5
葡萄老人.....	王 陣	29
馴馬手的故事.....	波·特古斯 赫·烏力吉图	49
千万不要忘記过去.....	吐尔逊 买木提明 鄂光讓 赵学文	65
苦苗新花.....	单 超	75
他自己摘下了泥佛.....	赵亦吾	89
从喇嘛到战士.....	赵淮青	103
达吉.....	树青 陈犀	116
牛圈旧恨.....	楊 苏	158
砍开刺樑走大路.....	陈見尧	168
一个倔強的女人.....	梁发源	183
英雄树.....	李宝靖	198

用活的階級鬥爭史 來教育青年一代 (代序)

烏蘭夫

《奴隸的新生》一書跟讀者見面了。這是一本兄弟民族人民的家史集。它記述的是十二戶兄弟民族勞動人民在舊社會被壓迫剝削的歷史，他們在黨的領導下解放翻身的經過，和他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是一本活的階級鬥爭史。

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在解放以前的很長時期中，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飽受國民黨反動派大民族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地主、農奴主、奴隸主、王公貴族、土司頭人的壓迫剝削。對於這些壓迫和剝削，他們曾經進行過反抗和鬥爭，但是都失敗了。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在取得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的時候，各兄弟民族人民才得到解放。這就說明，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利益和中國革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沒有全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各兄弟民族的解放。而反動統治階級一被推翻，以工人階

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經建立，我們的国家就成为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压迫就一去不复返了。这就証明，民族問題实质上是阶级問題，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

在民族压迫废除之后，我們的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各民族内部还存在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不废除各民族内部的这种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各民族人民也是不能得到彻底解放的。因此，建国以来，我們的国家，就在各个兄弟民族地区，按照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和各民族人民的意願，区别不同情况，或先或后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現在各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已經基本废除了，各民族人民都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各民族人民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用自己的双手，积极地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自己美好的生活。

目前，阶级斗争仍然在繼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在兄弟民族中还存在着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复辟的危險。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目前在城乡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不断地教育人，組織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人們的阶级觉悟水平，正确地处理

人民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進行這一場階級鬥爭。

《奴隸的新生》一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八個民族十二戶勞動人民的家史，雖然記述的是若干側面，但它大體反映了我們過去走過來的道路。我願意向青年們，特別是各兄弟民族的青年們推薦這本書，希望大家從這十二戶人的家史里，得到有益的啟示，大家都不要忘記過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家都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教導，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定地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

1964年8月27日

目 次

奴隶的新生.....	許 淇 采 駝	5
葡萄老人.....	王 陣	29
馴馬手的故事.....	波·特古斯 赫·烏力吉圖	49
千万不要忘記过去.....	吐尔逊 买木提明 鄢光讓 赵学文	65
苦苗新花.....	单 超	75
他自己摘下了泥佛.....	赵亦吾	89
从喇嘛到战士.....	赵淮青	103
达吉.....	树青 陈犀	116
牛圈旧恨.....	楊 苏	158
砍开荆棘走大路.....	陈見尧	168
一个倔強的女人.....	梁发源	183
英雄树.....	李宝靖	198

奴隶的新生

[蒙古族]格日力其木格家史

許淇 乐駝

鷹

一只凶恶的秃鷹飞得很低很低，忽然雪地里窜出一只跛腿的兔子，鷹发现兔子，呼地俯冲下去，猛地一扑，兔子被鷹的铁爪攫住。

五十八岁的老奴隶宝日其格，眼看着鷹抓走了野兔，他平日忍辱負重、緘默寡言，这会却觉得胸口膨胀，一股怒火烧得他心痛。他憤憤不平地丢下背上的柴捆追了上去。只見那鷹飞到山下王府祖传的大坟地，在一座高高的坟头上落下。宝日其格更加恼怒了，想：莫非它就是死去的王爷的灵魂？射死它！射死它！他从背上解下坚硬的弩弓，搭上自制的利箭，拉满弓，一箭射去，鷹中箭，倒在坟头上。

宝日其格是烏拉山有名的猎手，买不起猎枪，他使用这种原始的弓箭也能百发百中。今年他因繳納不起五两銀子的稅，王府的苦役又发落在他头上，管家命令他早晚进山打柴，

一天背两次柴禾才能换得一碗奶茶、一把炒米。现在他飢餓得心慌，在下山的路上见到鷹抓兔子这一幕，出于义愤，他将鷹射死了。

他跨进王爷的坟地，向死鷹鄙夷地吐了一口唾沫，拣起已经吓得半死的兔子。

正在这时，猎狗吠叫，从山脚下窜出来，咬住他的裤腿，接着一匹快馬飞奔到他跟前，騎者翻身落馬，夺下他手里的兔子。宝日其格定睛一看，来者是西公旗王爷的大管家。

“哎呀！我踩住什么啦！一只鷹！是你射死的嗎？”

管家拣起死鷹，不停地嚷嚷着，这时后面又赶来几匹坐骑，其中一匹戴着銀馬嚼，系着紅流苏、黃緞子的鞍韉，那騎者气喘吁吁嘶哑地喊道：“找到了沒有？找到了沒有？”

管家慌忙在馬前屈膝跪倒，献媚地说：“札！禀王爷。王爷枪法好，打中了兔子，被奴才拣到了。奴隶宝日其格妄想搶去，他还在老王爷坟上射死一只鷹！”

“什么？鷹？在老王爷坟头上射死鷹？”西公旗的王爷脸色刷地一下白了，种种迷信刹那间涌滿他的头脑，不吉祥的兆头呀！鷹是山之王，鷹是守护神，射死了鷹，而且还是在先父的坟头上……“带走！”王爷的猎兴顿时消散，怒气冲冲地拨轉馬头往回走。管家領着手下人，将宝日其格五花大綁，跟随在王爷的馬后，押送回府。

王爷回府刚刚坐定，立刻就派手下人騎匹快馬到昆独仑召庙去拜見大喇嘛，将奴隶在先王坟上射死鷹的事禀告一遍，卜問凶吉。接着他躺在豹皮椅上，閉目养神，捏佛珠，竭力鎮

定自己；可是老捏錯，反復了一遍又一遍。眼前只看見老王爷怒目圓睜、死鷹、汚血、王府崩塌、金銀珠寶生了手脚向外流竄……他煩躁地一揮手，仿佛要赶走这些幻影，恰好打翻了女奴默默地献上来的奶茶，濺了一身。

不久，会見大喇嘛的手下人回来了，跪稟王爷說：“喇嘛爷說小王爷这次害病，就是因为奴隶冲了王爷府的祖坟的原故。”

不待說完，王爷从豹皮椅子上跳起来：“喇嘛爷說有补救的办法沒有？”

来人战战兢兢地吐出：“有，要……奴隶的……血……”

“管家，剝光宝日其格的衣服！用黑蟒鞭打，打到他全身流血为止！”

宝日其格被打手們从土牢里押出来，剝光衣服，赤条条地綁在拴馬桩上。冬天的风刺着他蒼黑的皮肤，周身的肌肉从每一道勒紧的繩子里凸出，胸脯在急促地起伏，但他不发一言，只是瞪大眼睛仇恨地环視四周。

拴馬桩上传出压抑住的沉悶而淒厉的呼号。王爷重新閉目养神，捏佛珠，祈求佛爷保佑。

管家悄悄进屋，将鮮血淋漓的黑蟒鞭扔在地上，匍伏在王爷的脚前。王爷半睜开眼睛問：“怎么样？”

“死了。”

王爷想，按照旧日的王法，对犯法的奴隶應該采取割耳、挖眼、剝手、砍脚的刑罰，或者給犯人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脸上燙个罪字，放逐在全旗，流浪、乞討，一直到死，对宝日其

格本應該用這種刑罰，現在一怒之下打死了。“打死了就算了。查一查有奴隸根沒有？”

管家捧來一厚本奴隸花名冊，翻了半天，回稟道：“寶日其格有個獨根，今年十五歲，叫達浪斤。”

王爺喝令：“把尸首抬回去，把達浪斤抓來，替他爹贖罪。”

於是，兩個家奴把寶日其格的屍體抬走了。

天已經發黑，北風怒吼，烏雲密布，眼看又是一場風雪。家奴抬着屍體踏雪趕路，凍得不住擰鼻涕。前面有人影急急忙忙走來，兩個家奴一看，正是寶日其格的老伴那仁，領着兒子達浪斤，大女兒烏雲其其格，才四歲的小女兒格日力其木格；她聽說孩子爹觸犯了王爺，便領着全家人去王爺府請罪。

家奴們將屍體扔下，說：“不用去了，把人給你們送來了。王爺有令把達浪斤帶走替他爹贖罪。”說完，搶了達浪斤就跑。

達浪斤在家奴的挾持下，哭喊着阿媽。那仁眼看地上倒下一個，兒子達浪斤又被抓走，便大哭着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救兒子，沒留神一個趔趄，倒在雪地里，忽听得背後大女兒叫：“阿爸活了！”她掙扎着爬起來，又撲向寶日其格。

寶日其格的嘴里鮮血像小溪般地流淌，從嘴角沿着灰白的面頰滴到雪地上。他睜開沉重的眼皮，眼白布滿了血絲，仿佛積壓了一輩子的憤怒，在這一剎那点燃了兩隻火把。他捏緊拳頭，關節都格格發響。他舉起手臂，用最後的力氣呼喊：

“射——死——那——只——黑鷹！”

風雪絞着母女三人的哭號，在黑暗的無邊的曠野上呼嘯……

紅 花

一年以后，达浪斤从王府逃了出来，全家正悲喜交集之际，台吉忽然闖进屋，抓住达浪斤的衣襟，說：“好大胆！带‘罪’字的終身奴隶竟敢逃跑！走！跟我去見王爷！”

那仁吓得拖住儿子女儿們一齐跪下祈求。台吉狡猾地笑了笑，假装慈悲道：“唉！看你們也实在可怜，可怜哪！奴隶逃跑，你們犯的可是滿門抄斬的罪呀！好吧，在佛爷面前做件好事吧！达浪斤到我家去，我把他藏起来，救救你們。”

全家感恩不尽，謝过台吉，台吉就带达浪斤走了。

其实台吉沒安好心，只因为旗联防蒙古軍里已經三次派他的壮丁，要把他的儿子抓去，正在犯愁，看見达浪斤逃回来了，灵机一动，替儿子找个替死鬼，所以台吉領达浪斤到家，等不及歇一宿，立刻就捆绑住押送到軍队里去了。

那仁几次探望儿子，都被拒絕。那仁求見台吉，台吉脸色一变，叱責道：“你要送死嗎？为这事，我差点也遭罪！王府管家已經几次来探听风声，我这里藏不住，才把他送到軍队里去暂时躲一躲。”

說得好听！这一躲，三年音信全无。台吉又散布謠言，說达浪斤在軍队里被打死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規矩，奴隶人家断了奴隶根，这家所有的妇女就失去做人的权利，被赶到主人家服劳役，不許出嫁、逃跑，劳动終身沒有任何报酬，眼下这几个好劳力，难道能白白放过嗎？謠言終于越传越多，有人甚至說亲眼看見了达浪斤被打死。这消息传到那仁的耳朵里，她当

場哭昏過去，醒來疑疑惑惑地搖搖頭：“羊羔死了還留張皮，我的孩子死了也得有個尸首呀！”

陰險的台吉又來說話了：“快死了這條心吧！這是佛爺的安排。孩子死了，按照規矩你們都到我家來干活吧！我家的糧食足夠你們吃的。”

那仁沒法，只得領着兩個女兒到台吉家，住在院外牛欄旁的一間涼房裏。

從早晨到黑夜，兩個女孩子到灘裏放羊，回來還得捎回一捆干柴。那仁每天擠牛奶、剪羊毛、熟皮子、捻毛線，還有那永遠也做不完的針線活。全家人的肚子經常餓着，吃的糠餅不夠量；擠的奶全部交給台吉家，奶桶裏留下一點渣子，回家沖些水，和揀來的茶葉渣子一起煮成奶茶喝，唉！這是什麼樣的奶茶呵！

儘管貧困、飢餓不斷地折磨，儘管過的是被奴役的日子，但是，青春的力量是強大的。襤褸的衣衫包不住青春的美。大女兒烏雲其其格長大了，長成一朵紅花，日曬雨淋的山野間一朵鮮艷的山丹丹花。她那頰長丰盈的體態，就像晴朗的夏天的白雲一樣明晰柔和，她那黑里透紅的臉，仿佛能感覺到青春的血液在流動，她那像深潭似的眼睛，時常一眨不眨地呆呆地凝視着，儘管她蓬頭垢面，村里人公認她是一個美人兒。每天早上，她還來不及梳頭，就趕羊群出圈，在草地上的水沼邊編辮子，她看見靜水映照出自己的身影，不禁羞澀地凝視着，難道她也覺察到自己的美了嗎？

但是，奴隸的一切都是被剝奪了的，包括美在內，奴隸的

美，往往会成为灾祸！乌云其其格每天都遇到那个傻子——台吉的第三个儿子，在路上拦住她。傻子头发沒一根，那从鼻梁周围扩散到两颊的紅疮，顆顆紅得发紫，腮边的肌肉控制不住地颤动，嘴唇也斜了，傻笑說：“乌云……乌云……讓我亲一亲……”乌云其其格立刻感到一种厌恶，簡直想呕吐！她急急躲开他，可是他像牛虻一样叮住她，赶也赶不走，碰到傻子喝醉了酒，就更加大胆地朝她伸出肮脏的手，那真是一场灾难！

傻子回到家里，天天嚷着要娶乌云其其格。台吉生气地說：“胡鬧！貴族怎么能和奴隶联姻？不行！”傻子听說不行，就滿地打滾，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接着口吐白沫，发羊癇疯了，常常弄得从庙里請来喇嘛念一陣咒才算完事。

台吉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娶媳妇了，大媳妇胖得像猪，二媳妇瘦得像猴，唯独这个三儿子因为傻，沒有門当戶对的姑娘肯嫁他，台吉和太太商議了很久，最后决定下来，用一丈紅布、两只羊羔当彩礼，在春节的时候，逼着乌云其其格成亲。

这是什么样的婚礼呵！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家办丧事哩！阿媽和女儿，姐姐和妹妹，悲悲戚戚，难分难舍。震天哭声，和院内外噼啪的鞭炮声并起。宾客們一个个喝得七歪八倒。雇来的歌手拖长音調唱宴歌，歌声像念經一样，哼哼唧唧，平板而感伤；众宾客忽高忽低唱和，醉鬼打着飽嗝作为伴奏。台吉玩着瑪瑙鼻烟壶，得意地进进出出，逢到庆賀的人，笑得像老山羊在叫。傻子早醉了，斜眼傻笑，差点又要犯病。乌云其其格身坐新房，好像埋入坟墓里，神志已經不清醒了。

烏云其其格从此生活在地獄里，她一見台吉家的人就害怕得渾身發抖，特別是自己的傻子丈夫，走近她身邊，她就想吐，可是竭力忍住，緊閉眼睛。台吉时常不懷好意地眯縫眼睛瞅她，有幾次趁傻兒子不在，黑夜里去敲她的門，隔窗喊她，聲音嘶啞、發顫，她屏住聲息不開門。婆婆整天盯住她，不讓她有片刻休息。兩個嫂嫂嫉妬她的美貌，找機會擰她，打她。每天她天還沒亮就起床了，大媳婦、二媳婦睡到日上三竿，一睜眼便大聲喊她來侍候。東房的胖嫂逼尖了嗓子喊：“烏云！洗臉水！”西房的瘦嫂的嗓門像個粗男人：“烏云！奶茶！”稍遲一步，兩個嫂嫂都用燒鴉片的煙簽子扎她的臉，罵她：“奴隸家的女兒是豬羊，看你再美，讓你變丑！讓你變丑！”一面罵一面扎，日子長了，滿臉都是黑青色的麻點子。只有當她獨自一個到馬廄洗刷馬，或者到井邊打水的時候，她才覺得稍為舒快些，她和馬講一陣子話，在井邊低低唱一支歌，有時，望着深院外面，阿媽和妹妹住的地方，偷偷地哭泣。自從她“嫁”到台吉家，台吉就讓她們母女隔離，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阿媽精神上的負擔太重了，丈夫被活活打死，兒子生死不明；那仁想兒子，想烏云其其格，她的心里像壓了塊石頭，每天晚上，湊着羊油燈給台吉家做針線，總是心驚肉跳，將針刺到手指上。

有一天，從台吉家傳來凶耗。

正是初秋時分，一陣沒有閃電沒有雷聲的暴雨，傾倒在草原上，將光艷照人的山丹丹花摧殘盡了。

原來前一天台吉家請客，吃罷飯，客人都躺在炕上抽大

烟，乌云其其格烧水、倒茶侍候，客人半夜还不睡，乌云实在太疲劳了，在灶前打盹，头一撞，打碎了一只碗，公婆哥嫂当着客人的面打得她皮开肉绽。

次日，召庙里的喇嘛跳鬼，台吉全家都去看热闹，只留下乌云一人，她思前想后，觉得再也活不下去了，扶着伤，走到一面镜子前。自从出嫁以后，她不注意自己的容貌了，她还不曾照过镜子，这一照，想不到出现的竟是个瘦削的麻脸！难道这是自己吗？和过去草原池沼里照出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她跪在地上，朝太阳、天地、亲人所在的方向一一磕了头，梳洗一番，慢慢地解下束腰的带子，又慢慢地搭在梁上，上吊自尽了。

阿媽和儿子

深夜，一阵敲门声，那仁急忙点亮羊油灯，开门一看，是儿子达浪斤！

那仁简直不相信自己，拭了拭发晕的眼睛，啊！果真是达浪斤活着回来了，本来那么结实的小伙子，如今瘦成皮包骨头，头发盖住耳朵，唇上长出一层软软的胡须。“达浪斤呀，都说你死了，你活着回来啦！”阿媽紧抱住儿子，好像一松手，儿子又会被抢走似的。

达浪斤脱掉军衣，扔在灶里烧掉，舀一碗冷水咕嘟咕嘟喝了，才镇定下来。这时，睡熟的小妹妹格日力其木格也被吵醒了，惊喜地叫了声哥哥。

在经历了那么多悲痛以后，见到失去的儿子，喜欢得阿媽直淌眼泪。达浪斤说：“你们不知道吗？日本侵略者快打到咱

們烏拉山來了！王爺的軍隊不去打日本侵略者，要往後套跑，乘這幾天人亂，我偷跑出來了，躲過這幾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清早，就有兩個騎馬的人來到他們家。達浪斤正巧在草欄里躲着，聽見馬蹄聲和說話聲，知道是來抓他的人，翻出草欄，就朝烏拉山里跑了。

來人逼那仁說出達浪斤藏在哪儿，阿媽嘴里不說，心里為兒子着急，但願他已經逃跑了。來人中一個黑麻臉、大胡子的惡漢，把皮鞭在水里浸濕，朝那仁身上抽打，結果問不出個究竟，他們只得騎馬準備回去。

這一鬧，台吉也知道了這事，他早在周圍探視了半天，他附着黑大漢的耳朵講了幾句話，來人又下馬不走了，將那仁綁在馬鞍上，朝達浪斤逃跑的方向追去。

馬沿着溝上山，那仁被拖得兩腿發軟，黑大漢命令她大聲喊兒子回來，她緊閉住嘴不喊。“啪”的一鞭，打落了她的頭巾，斑白的頭髮，披散在肩頭。

“快喊！”

“達浪斤！——兒子！——快逃吧！——”

又是“啪”的一鞭，銀白的發絲被血染紅了。

“兒子！不要管我！飛吧！遠遠地飛走吧！高高地飛走吧！”那仁放开喉嚨嚎叫起來，山谷也在幫助她喊，嗡嗡地發出回聲。

鞭子又落下來了，額頭立刻裂開一道血口。

“叫達浪斤回來，快喊！快喊！”

鞭子像密集的雨點，有一鞭正打在那仁的眼睛上，眼珠子

暴凸了出来，她用手捂住，血从手指缝里淌下。

达浪斤逃上乌拉山，閃躲在一块岩石后面，直到深夜，才偷偷回家。他一看見阿媽为自己受的苦，不禁伏在她身上大哭。

第二天，达浪斤一早起来，准备躲到山上，不料被預先埋伏下的人綁走了。那仁忘了疼痛，朝达浪斤扑过去。和儿子离别的痛苦比自己身受的痛苦还要强烈百倍，她絕望地抓住儿子，撫摸儿子，亲儿子的脸……

达浪斤被押走了，那仁看不清儿子的身影，只听得馬蹄声渐渐变弱。

从此，那仁的右眼瞎了。

动 乱

九月，草原一片金黄。

格日力其木格把羊群赶进一块洼地里，自己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望着淡蓝色的天空。自从哥哥被抓，姐姐自縊之后，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担心起自己的命运来。

忽然，空中一陣隆隆声由远而近，这种声音很可能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响起吧？它引起了附近所有人的注意。羊儿也停止吃草，仰起了头。格日力其木格眼尖，她看見四只老鹰似的东西，在空中飞。过一会，她看清了，这并不是爹爹射死的那种山鹰，而是硬翅膀，比鹰大得多的黑家伙；嗡嗡的响声正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格日力其木格很怕，慌忙吆喝羊群回家，恨不得一步迈到阿媽身边。

那几只鹰在空中越飞越低，在村子上空绕圈子，地上的落叶，随着风沙沙旋转。格日力其木格恐惧地一面吆喝，一面飞奔。

一声怪叫，紧接着轟轟的巨响，火光、烟雾，像春天从沙漠吹来的风暴那样，蹂躏着草原。格日力其木格看见村子里起了火，马群惊散了，牛群也惊散了，它们不要命地奔跑！人在哭嚎，马在嘶鸣，火在燃烧，可是空中凶恶的鹰却格格笑个不停。——格日力其木格不认得这是日本侵略者的飞机。

格日力其木格也顾不得羊群了，她拚命地往家里跑；她想起母亲一个人在家，母亲一只眼睛瞎了，她能躲过这妖魔吗？

小小的石板房子好好的，阿妈没有受伤，母女俩紧闭门户，不敢出去，隔窗只听得外面到处是马嘶骡叫，鞭甩劈啪，夹杂着女人吱吱呀呀尖叫，小孩哇哇地哭，勒勒车^①一輛輛从门前大路上滚过，整整响了一个夜晚。清早，阿妈领着格日力其木格到台吉家里去上工，只见满院一片焦土，打碎的瓦罐、压扁的奶壶、临走时匆忙中丢掉的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前前后后却找不见一个人影。台吉家老老小小跑得一个也没剩下。

草原的大路上，挤满了往外乡逃难的人，他们大多是各旗的王爷、扎冷、莫冷、诺彦等贵族，一家一家地往外逃。路上挤满了車輛、马匹和牛队，像一条涨满洪水的河，滚滚向西流去。

格日力其木格望着这场混乱的情景，不禁问阿妈：

“咱们也逃吧？”

① 草原上一种牛拉的简便的車輛。

“逃到哪里去？傻孩子，咱們是穷人，逃出去也是挨餓。”

孩子不說話了，但是她总觉得灾难不久便会降到自己头上。

灾难从来也不曾离开过她們，不只是缺吃少穿，还常常有土匪、伪軍、日寇冲进他們的村子，烧杀搶劫，人們一点也不能安生。老阿媽便領着自己的女儿，也逃出家門，四方飄流……

她們翻过险峻的烏拉山，涉过昆独仑河，她們把草原上野生的沙蓬、灰菜籽打下来，吞些昆独仑河的清水，吞下肚充飢，吃得多了，中了毒，母女两个头肿得有斗大。

一天，她們来到一座召庙前面，阿媽对女儿說：“来，孩子，求求佛爷保佑我們吧！”說着，匍伏在地，从庙門外台阶上一步一个头，一直磕到大殿，大殿阴森森地閤无一人，大銅佛小銅佛在黑暗中有的眉开眼笑，有的怒目圓睜。阿媽向前哭訴道：“佛爷呀，我們是无罪的奴隶，可怜我們吧，保佑我們吧！保佑我的儿子达浪斤，保佑我們母女俩……”

大殿里响起嚓嚓的脚步声，走来一个喇嘛，踢了踢那仁，說：“喂！不要在这里鬧了，你們有酥油嗎？有哈达嗎？瞧你們也沒有，天生的奴隶命，快走吧！”

母女俩踉踉蹌蹌走出庙門。在那仁的脑子里閃过一个念头，牢固地攫住她。是呀，在佛爷面前祈求一輩子了，为什么佛爷这样吝嗇，絲毫也不降福給我們奴隶一家？王爷問过喇嘛，丈夫就被打死了；大女儿出嫁时請喇嘛念过經，結果还是死了；每晚祈求佛爷保佑达浪斤，儿子还是生死不明；小女儿的名字是出錢向喇嘛求来的，喇嘛說是个吉利的名字，可是她

小小年紀却受尽了苦……

孤儿寡母在草原上流浪了两三个月，最后来到包头西郊二道沙河附近的一座汉民居住的村子里。阿媽手巧，替人家裁衣服做鞋；女儿手也巧，会放羊，会挤奶。一户姓李的汉民，見这母女可怜，便收留了他們。李家媽媽認格日力其木格当干閨女。李家也是穷人，在兵慌馬乱的年月，一家人也不易打鬧上吃喝。李家干媽說得好，蒙人汉人，穷人都是一家人，有碗稀糊糊，大家一块儿喝吧。

格日力其木格的身世

过罢大年，格日力其木格十四岁了。她圓圓的脸上生着一对又大又亮的黑眼睛，汉話学得又好，村里人开玩笑說，她真像个汉族姑娘。

这两戶貧穷的蒙汉人家，合在一起过得十分和睦，可是苦难像是有意折磨穷人，安静的日子沒有过几天，那仁染上重病，倒在炕上。

格日力其木格日夜守在阿媽身边，时常偷着抹眼泪。她想阿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往后的日子該怎么过呢？一天夜晚，北风夹着細粉似的小雪，气温驟然下降，那仁的病也突然轉重了。她对女儿說：“去請你李家干媽来，我有事对她交代。”李家干媽正打发儿子进城去給蒙古媽媽买葯，听見叫她，赶忙走了进来。

那仁掙扎着从床上側起半个身子，她把干媽和女儿的手拉在一起，說道：

“老大姐，我恐怕不行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把这个可怜的孤女托给你了。”說着三人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那仁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又說：

“老大姐，有一件事也不知道我該不該說。”她抬起头，望着女儿和李家干媽的眼神，才費力地、时断时续地講出了格日力其木格的身世：

……一个冬天，正是山羊下羔的季节，那仁在西山嘴牧場上放羊。清晨，她起得很早，第一件事便是到羊群里找一找有没有新羔子下地。刚出包門不远，她碰見山下张家的儿媳妇迎面走来。张家是山下很穷的一家汉人，平时他們彼此相处还好，不知为什么她今天神智异常，脸色惨白，那仁向她問好她也不搭理，滿眶含泪地走下山去。

那仁繞了一圈，沒有找到羊羔子，正想回去挤奶，忽听一陣孩子的哭声随风传来。她应声走去，在一条洪水冲刷的山沟里，找見了一个刚刚生下不久的女孩子。孩子哭得嗓子都哑了，脸也冻成紫色。那仁可怜她，把她抱起来，脸贴在孩子的脸上温暖她。孩子立刻不哭了，吸吮着像是在寻找奶头。可是过了一陣，那仁并没有把孩子抱走，她把孩子又放回原地了。她怎么能不放下她呢？她想起自己一家人世代为奴，現在要是把这个孩子拾起来，岂不又多了一个奴隶！——她已經猜到，孩子是张家媳妇丢下的——她是汉人的后代，虽然家穷，也不能跟我去当王爷的奴隶呀！再說自己家里人也够多了。婆母娘一天到晚咒罵生活艰难，再多张吃飯的嘴，担子就更重了。她想着想着，扭轉身走开去。

风又刮起来了，孩子的哭声揪住她的心，她走不动了，她被激发起的母爱拖住腿，她转过脸，向孩子跑去……

她把孩子装进羊羔包里，用生羊奶喂她；夜晚她瞞过婆母，哄孩子睡觉。

那仁講到这里，格日力其木格扑到阿媽怀里，叫着：“我的好阿媽呀！”阿媽用发抖的手撫摸着孩子說：“你确实是一个汉人，你跟着我受了这十几年罪，如今我要死了，你还是依靠你汉族媽媽吧。”接着她又朝着李家干媽說：“老大姐，孩子我就拜托給你了……”

后事交代完，那仁觉得心里舒展多了，又經過李家干媽精心照顧，那仁的病有了轉机，又一天天好了起来。

那仁病好以后，风传王爷台吉都要回来了。蒙古上层是不允許自己的奴隶逃到汉区的，查出来要严加惩处。老那仁又領着小女儿回到家乡。

母女俩在故乡又过起苦日子来，阿媽給人家做針綫活；格日力其木格到一家富有的远亲家里放牛。这样有一頓沒一頓地熬过了两个年头。

有一天，天气晴朗，格日力其木格照常把牛群赶到草原上去放牧，正在边走边唱歌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化了。草原上的气候真是变幻无常！格日力其木格馬上把牛群往回赶，可是沒走多远，烏云已从远处聚攏来，狂风大作，雷声在她头顶隆隆地响着，霎时下起了滂沱大雨。牛群受惊了，向四处乱跑，格日力其木格一个人在瓢泼大雨下东奔西跑，費了好大劲才把四散的牛赶回去。

在這場風雨之後，主人發現少了兩頭牛，一定要格日力其木格賠。一個奴隸，哪里賠得起兩頭牛？原來主人早已打好了壞主意。他硬逼着那仁把格日力其木格賠給他的干兒子巴拉吉尼瑪。

格日力其木格逼不得已，和比她大十六歲的巴拉吉尼瑪結了婚，生了個女兒，那正是日寇投降、解放軍進駐集寧的時候，一連串沸騰的日子！不料，兩個月以後，八路軍戰略撤退，國民黨反動派來了，和日本侵略者一樣，到處殺共產黨人。

一夜，國民黨軍警抄他們的家。正好那仁回家鄉去了，沒在場；格日力其木格懷抱不滿周歲的嬰兒逃往錫林郭勒草原。

在全家離散的年月，逃亡中的格日力其木格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化。

錫林格勒

錫林格勒草原呀！多麼遼闊！

格日力其木格抱着不滿周歲的女兒在草原上流浪，不知道該到哪里去，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才好。逢到有人家的地方，討一些干糧，喝一頓奶茶，住一宿，第二天繼續那無目的的行程。遼闊的錫林格勒呀，哪兒是你的盡頭呢？

那正是一九四七年動蕩的年代，草原上牧民經常游動，往往百來里路才能遇到一座蒙古包。這天，格日力其木格走得又累又渴，傍晚的時候，才發現前面不遠處有一座蒙古包，她滿懷高興，以為能填飽飢腸了，走近一看，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包門也被拆了。七歪八斜，四周都是窟窿，就好像她自己一樣，

被孤伶伶地遺棄在茫茫草原上。她進去，絕望地倒在潮濕的草地上，想挨過這漫漫长夜，她簡直不願意再走了。她想，自己总有一天會無力地倒下，再也爬不起來，索性讓這一天快些來到吧。可是，在她的懷里，有親骨肉在動彈，孩子！孩子哭了！孩子的哭聲撕裂她的心，孩子又有什麼罪呢？她想到遠方的阿媽，當年那樣艱難尚且不忍扔掉她，她又怎能不顧自己親生的女兒呢？她憐憫孩子也憐憫自己。一種求生的欲望促使她振作起精神，掙扎着準備繼續上路。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聽到得得的馬蹄聲經過，她急忙捂住孩子的嘴。可是，馬蹄聲停住了，有人下了馬，問道：“有人嗎？”她一言不發，恐怖地瞪着包外。外面又在問：“包內有人嗎？”另一個接着說：“噢，剛才還聽見孩子哭了呢。”第三個聲音說：“走！我們進去看看！”四個黑影先後低頭跨進包來，她向後挪動挪動，一直退縮到角落裏。她想來人也許是國民黨軍隊，也許是草原上的土匪胡圖林嘎，也許今天晚上就是她告別世界最後的時刻。

“嚓”！一根火柴接着一根火柴，微弱的光，映出幾張黧黑的臉，露出雪白牙齒，向她笑着。

“喔！一個婦女，還抱着一個孩子！你從哪里來的？到哪里去？”

“她一定在大草原迷路了。你餓了吧？瘦成這樣子。孩子哭得多可憐！”

“唉！她不說話，她害怕哩！別怕，老乡……我們駐扎地不遠，走，到我們宿營地去吃點東西吧！”

“同志們，我帶她見我們連長去，你們繼續巡邏。”

对这些話，她始終保持警惕的沉默，或是搖頭或是點頭。听來人口气溫和，好像不是什麼壞人，並沒有加害人的意思，她才稍稍放下心來。她遲疑片刻，站起來跟隨他們走出蒙古包。

“喂！上馬吧！路不好走，還抱個娃娃……”其中的一個將馬讓給她，自己步行尾隨在後。其餘三個朝別的方向分散開，消失在夜霧中。

她在馬背上費尽心思猜測遇到的究竟是什麼人。真奇怪！他們竟自己步行，將馬讓給別人騎。也許是遇到了共產黨和解放軍？在集寧的兩個月里，她已經知道解放軍都是好人。她很想問一問，可是她幾次張口也沒有說。

翻過一座大崗，發現前面廣漠的原野上排列着許多帳篷，帳篷前燃燒一堆堆篝火，濃煙瀰漫，溶合在霧靄里，似乎將天上的新月都遮住了。朦朦朧朧地有人影晃動。那人說：“下馬吧！到了！我領你去見我們首長！”

那人領着她穿過兩旁橫七豎八躺在地上睡覺的人群，穿過擋路的勒勒車，干草堆，支起的槍枝，在一堆篝火前站住了。

篝火西周圍着幾個人，正在商談什麼，其中一個穿灰皮袄的迎着她走來，借着火光，她注意到來人熟悉的臉和不住聳動的眉毛，她一下子認出來了，不禁失聲喊道：“這不是那木吉拉哥哥嗎？”那木吉拉是她的干姐夫。

“啊！是格日力其木格！你怎麼來的？……”

“報告連長，我們是在一座破蒙古包里發現她的……”那個戰士想不到引來的竟是連長的干妹妹，樂呵呵地走了。

在孤独无依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亲人：哪怕是干姐夫，很久很久就失去联系的，甚至在记忆中已经差不多忘尽了的，也会觉得加倍的亲热啊。格日力其木格放声哭了。

.....

喷香的黄羊肉，滚沸的奶茶，熟稔的乡音，篝火旁的夜谈，种种童年的往事……孩子吃饱了奶，在怀里睡熟了，发出香甜的鼾声，听了使人心醉。夜雾渐渐退去，四周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晨风吹散了满天的寒星。火堆里只剩下余烬，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好了！你找到了归宿，找到了家，参加革命吧！不必再在草原上流浪了。”

“让我跟你们的队伍一起走？”

“是的，参加革命吧，挺直腰杆生活吧！从前，我从王爷的大牢里越狱逃出来，就参加了自己的队伍，不仅仅是解救自己，还要使草原上的奴隶都翻身……。现在，我们的队伍还要去执行任务，要肃清胡图林嘎土匪，我派人送你和孩子到后勤部去。革命工作哪儿都是一样的。”

“那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终有一天的。你打听蒙古骑兵第一师那木吉拉连长，就知道我的消息了……”

东方飞来几片红霞，黎明的号角吹响了。部队纷纷集合，收拾帐篷，套住车，扛起枪，准备出发了。那木吉拉连长束紧皮带，挂好马刀，牵过一匹枣红马，翻身跳上马背，和格日力其木格告别，又俯下身子亲了亲刚醒来的小侄女。格日力其木

格由一位同志順道送她到后勤部去。她揮舞着破爛的头巾，目送着隊伍遠去。

一年以後得到消息，她革命的引路人——那木吉拉連長，在一次戰鬥中光榮犧牲了！

格日力其木格來到了后勤部。

她開始了新的生活。起先她還有些拘束、有些陌生，整天沉默着，不敢像其它同志一樣高聲說話，大聲笑，只是用勤奮的勞動，來回答同志們對她的關懷。日子久了，革命部隊里同志之間的关系，深厚的階級友愛，使她也活潑開朗起來。她忘不了每天夜晚，在几盞油燈下，大家圍住桌子听指導員講課，講社会发展史，講窮人鬧革命的道理，講未來的共產主義的美好日子，她听得出神。燈光不斷地跳動，火星飛濺進她的心里，燒成熊熊烈火，新的生命在她的精神領域里誕生了。她變了，變得很積極。她學會了給傷員包紮，當他們駐紮在缺水的地方，她主動四處尋找水源，常常到很遠的地方去用羊皮口袋背水。她也愛說愛笑愛唱了。她把從小在母親那里學會的歌子，一遍又一遍重復着唱，有些是她姐姐烏云其其格常唱的。每當舉行聯歡會，同志們拉她唱歌，她也敢在眾人面前表演了。

他們白天駐紮，夜晚行軍。隊伍在草原上一字兒排開。夜幕降落，遮住了一切，只听着有節奏的得得的馬蹄聲，前前後后勒勒車的輪子咯吱咯吱地轉動，格日力其木格騎在馬上，把孩子放在身旁一只用紅柳編的筐子里。隨着馬背的起伏，孩子安靜地睡着了。而她，這個從奴隸走上革命道路的新戰

士，却睜大眼睛，靜听着同志們行軍的脚步聲，雖然夜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但她能感覺到前面有許多同志，背後也有許多同志，她夾在這個行列的中間，她再也不是孤單的了，而是在勝利的進軍途中。她時常看到很遠的地方，隱約有火光；隆隆的炮聲從那里沿着地面滾動，有人在低聲說話，有人在咳嗽，有人清一清喉嚨唱一支歌。歌聲感染了大家，一齊合唱起來。那深沉綿長的音調，像一股熱流，從這顆心流向那顆心。是呀，這堅強的集體，就是一股鐵流，要流向整個草原，要在草原上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而她正是這集體中的一個。她內心激蕩着一種無比莊嚴的感觸。

春風又一度蕩漾了，草原上的冰雪都融化了，遍地濕潤潤的，冒出青青的嫩草，到處飄散着清新芳香的空氣。天空變得很淡很淡，太陽變得很暖很暖，馬兒會無緣無故歡樂地嘶叫，雲雀在半空不斷唧唧高唱。格日力其木格的小女兒已經會在草地上跑，打滾，已經會叫她阿媽了。格日力其木格呢，經過將近兩年的革命生活，認識了、親近了她的阿媽——黨！她用才學會握筆桿的手，抖抖索索地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一九四九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指導員找她，欲語又止，像有什麼喜事，卻故意不露聲色，裝作隨便的樣子：“格日力其木格，孩子睡着了嗎？好！好極了，你跟我來，有件事。慢着，把新頭巾扎起來……對！”格日力其木格感到納悶，指導員今天怎麼啦？好像每一句話後面都有一串被壓住的笑要爆發似的。

格日力其木格跟隨指導員走到一個山坡下面，只見那里



已經有几个熟識的同志在等候着。在一顆松树枝丫上吊一盞馬灯,张开一面紅旗,那紅旗被灯光所照,在深藍的夜空衬托下,显得那么鮮紅,她一下子明白了。她双手按住胸口,仿佛怕心从胸腔里跳出,但止不住热泪挂滿两腮。

她站在紅旗下面。她觉得那紅旗不断扩大扩大,使她整个儿包裹在紅色的光輝中。

那里有阿爸宝日其格的血,有姐姐烏云其其格的血,有阿媽的血,也有,也有那木吉拉連长的血,……她想起了自己奴隶一家所深受的灾难。她想到自己不过是內蒙古草原上千万奴隶中的一个,不知有多少受压迫者和她遭到同样的命运,今天同样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草原主人,……她又想到世界上还有許多奴隶在呻吟,凡是有压迫的地方,便有反抗,凡是有奴隶的地方,便有革命,就應該高举紅旗将革命进行到底!

她宣誓。

官 布 插图

葡萄老人

〔蒙古族〕葡萄家史

王 陣

每天当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国际歌》时，我的心就随着这奔放的歌声激动起来，血液也驟然間沸騰了。

起来，飢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这哪里是歌声啊，这不明明是世界上未得到解放的奴隶的怒吼嗎？听，这声音多么雄壮、激昂，多么坚决、自信！然而，一个奴隶，一个世袭的奴隶，是怎样起来粉碎旧世界的鎖鏈，做新社会的主人的呢？基于这个想法，我訪問了一个做了五十年奴隶的老人——葡萄。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內蒙古哲里木盟辽闊的田野上，一片金黄。熟透了的庄稼，在徐徐的秋风中，摆动着沉甸甸的穗子，发出瑟瑟的声音，仿佛是在悄悄地传递丰收的喜訊。啊！翻身的奴隶啊，是你們辛勤的劳动把这片苦难的土地，变成了內蒙古的粮仓。粮仓，这是多么光荣的称号啊！当我来到通

辽市大林公社西归力生产队时，太阳刚刚偏西，阳光异常美丽。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包金山同志立刻领我来到了葡萄老人的家。葡萄老人已是儿孙满堂的老奶奶了。她满头白发，在玻璃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下，闪着银光。皱纹纵横的胖脸上，焕发着幸福的红光，一双大眼睛笑眯眯地迎接我们。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她的腿残废了。我问到她的腿是怎么残废的，她脸上的笑容立刻消逝了。她低头沉默了半天，慢慢地抬起头，低沉地说：

“不提过去那些辛酸事吧。”

经我和包金山同志再三请求，她才开了口。一开口，她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横溢奔泻的感情了。积压在心上的五十年的血泪，像开闸的洪水，汹涌澎湃地奔泻出来……

六十多年以前，达尔罕旗西归力地方有个大财主叫那木斯来，这那木斯来本姓李，所以奴隶们都称他李大老爷。李大老爷有多少牛羊，多少马，多少牧场，多少金银财宝和多少奴隶，谁也计算不清。大家只知道，方圆百十里内的牧场、土地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农民、牧民、奴隶、牛羊马，都是李家的财产。李家有錢有势，又是达尔罕王爷的宠儿，王爷亲自下令拨给他二百名旗兵，看家护院，为非作歹。他家的女奴隶是不允许嫁人的，到了出嫁的年龄，他就逼她们和斧子或石碾子拜堂成亲，然后，再让男奴隶和她们私下来往。这样，他就可以不花一文钱得到无数的小奴隶了。

这年春天，一个从北京买来的女奴隶上山砍柴，在一棵野

葡萄下生了个女孩，取名葡萄。

小葡萄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天真活泼，惹人喜欢。八岁那年，就开始了繁重的奴隶劳动。每天，几乎要把她嫩小的身骨压碎。但是，她咬牙忍着，一声不吱。

她十八岁那年，李大老爷的大小姐要出嫁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南坨子姓包的大牧主，派人送来了彩礼（三块银砖、七头黄牛、两匹好走马）。贪得无厌的李大老爷捋着八字胡，望着彩礼，喜得眉飞色舞；小姐也乐得眉开眼笑，合不拢嘴。正当李家悬灯结彩，鼓乐喧天，喜气满门的时候，葡萄却独自坐在西辽河岸上一棵柳树下，默默地望着滚滚的河水流泪。阿妈悄悄地来到她跟前，她也不知道。阿妈慢慢的坐下来，给她盘着辮子，泪汪汪地望着她，小声地劝解道：

“孩呀，去吧，听说包老爷待奴隶比李大老爷家好，只要把小姐和她的公婆侍候好，就会少挨打受气。只要你少挨打受气，阿妈也就放……放心……”

“你就会哭，哭！到哪儿还不是当奴隶！”

她一赌气，站起来，咬住嘴唇就走了。

可怜的妈妈孤单地倚在柳树上，默默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泪珠儿簌簌的往下滚着。秋风吹乱她的头发，她也无心理它，直到女儿苗条的身影消逝在荒凉的草原远方，她才抱住柳树痛哭起来……

年轻的葡萄，就这样当嫁妆陪送到了包家。小姐欢天喜地的和包少爷成了亲，葡萄却在包老爷的威逼下，跟碾房的石碾子拜了天地。



这包家比李家更凶。包老爷是个贪财好色的大烟鬼，小脑袋又瘦又尖，活像个枣核。松孺的三角眼，老是像狐狸一样贪饒地瞅着年轻的葡萄。包少爷生得满脸横肉，是个一文钱能捏出水来的吝啬鬼，他那双毒蛇似的小眼睛，放射出凶光。包老太太虽然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婆子，可数她最狠毒，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奴隶们背地里都叫她老母狼。更怕人的是那九条豆青色的猎狗，它们活像九只恶狼。不知有多少奴隶活活地被它们撕着吃掉了。

葡萄进了这个狼窝，真似走进了鬼门关。每天除了侍候包家老小以外，还得胆战心惊的服侍这九只狼狗。狗每天吃的是牛奶、炒米、黄油、牛肉、羊肉，而她只能吃狗吃剩下的残奶剩米。剩多吃多，剩少吃少，不剩就得饿肚子。晚上，狗睡在热炕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毡子，她却只能在狗房里睡在地上草窝里。

她的劳动是异常沉重的，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来挤十五头牛的奶，奶桶刚放下，又得做饭烧奶茶。等老爷小姐们酒足饭饱，盘腿坐在炕上嗞嗞地抽着烟，喝着浓浓的红茶的时候，她才能把狗剩下的食物往肚里填几口。接着又该上碾房去了。推完五斗米回来，又得炒炒米，洗衣服，砍柴，背草……一直劳累到夜深，才得回狗房睡觉。

这天晚上，她顶着满天星星，拖着筋疲力竭的身子回到狗房，刚躺在草铺上，藏在黑影里的包老爷冷古丁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她惊叫了一声，猛力一推，瘦猴似的老烟鬼，卜通一声

摔在地上。老烟鬼恼羞成怒，举起黑皮鞭，狠狠地向她抽下来。直到老烟鬼累得喘吁吁地提着皮鞭走去，她才扑到草铺上偷偷地哭了。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机警地跳了起来，随手摸起把柴刀，闪身躲在门后。她心想：“反正是活不下去，我跟你拚啦！”脚步声愈来愈近，她的刀也握得更紧，心怦怦地跳得更厉害。当房门刚刚被推开，她举刀就向进来的黑色人影砍去。那人机灵地把身子一闪，躲过柴刀，一把抓住她持刀的手腕子：

“你疯啦！”

“你是谁？”

“我，是我！”

她听出来是自己亲人的声音，手一松，柴刀落在地上，她一头栽到黑汉子的怀里，委屈地痛哭起来。

原来这黑汉子是包家打猎的奴隶。自从葡萄来到包家，他就常常在暗地里帮助她做些重活。她也很喜欢他憨直纯厚的性格，经常背着主人给他缝缝补补。这样，天长日久，两人就渐渐有了感情。方才他听到她的惊叫声，以为猎狗咬了她，就急忙赶来了……

奴役的生活，很快耗尽了她的青春。她咬紧牙，忍受着人世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侮辱，在包家熬过了十三年。在这十三个风风雨雨的春秋里，她像赤脚走在针毡上，一步一个血印，一步一个泪窝。她会跟自己的亲人暗地里商量逃跑，跑出

这灾难的科尔沁草原，到一个没有王公老爷的地方，或者荒山野林里。然而，她亲眼看见逃跑的奴隶，一个个都被猎狗拖回来撕吃了。看到这一切，她心灰意懒了。况且她现在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怎能跑得动呢？她想来想去，还得一步步向前走。好歹女儿英格已经十岁了，大儿子宝鲁楚鲁也八岁了，四岁的二儿子查干楚鲁长得也很聪明。三个水灵灵的孩子，给她增添了一线希望和安慰。然而，俗话说的好，是牛马怎能不吃青草，是奴隶怎能不挨皮鞭！

这天早晨，冰雪封盖了草原，朔风怒号，乌云滚滚。包少爷忽然猎兴大发，要乘这种天气出去打猎玩儿。他手提砂枪，腰系火药铁砂壶，唤出九条猎狗，选出十名奴隶和十匹骏马。他脚踏在一个老奴隶的肩上正要上马，忽然发现小宝鲁楚鲁倚在院里枫树上，啃一块羊骨头。他立刻火了。他仿佛觉得这小奴隶啃的不是羊骨头，而是他的心肝。于是，他一脚踢开脚下的老奴隶，凶神恶煞地喊道：

“过来！”

小宝鲁楚鲁慌忙把羊骨头揣在怀里，跑了过来。他狠狠地用左脚踏住小宝鲁楚鲁的肩膀，右腿刚刚翘起，卜通一声，平身跌了个狗晒蛋。小宝鲁楚鲁也被压得栽到马肚子底下的石头上，碰得鼻里嘴里鲜血直淌。小宝鲁楚鲁爬起来刚跑了几步，被凶狠的包少爷一脚踢翻，举起马鞭就抽打起来。葡萄正在和女儿英格推碾子，闻声跑出来，不顾一切地跑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护住儿子。小宝鲁楚鲁仰起血迹斑斑的小脸，瞪着倔强的黑眼睛喊：

“阿媽，你快躲開，讓他打，看他敢打死我！”

“孩子呀，你还小啊！”

周围的奴隶們跪在雪地上給小宝魯楚魯求情，包少爺这才气喘吁吁地住了鞭子。可是，包老爺却托着鼻烟壺，迈着四方步出来了。这个老烟鬼十多年前沒有把葡萄弄到手，早已怀恨在心，經常借故折磨她，今天遇上这件事，他岂肯放过报复的机会。他三角眼滴溜溜一轉，計上心来。他先把儿子打发走，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葡萄說：

“还不快去推碾子，站在这儿干嗎！”

葡萄听他这样說，以为沒事了，便拉住儿子往碾房走，却不料又被老烟鬼喝住了：

“把他給我留下！”

“老爺——……”

“馬不馴，不能騎；人不訓，不成器。你放心推碾子去吧，老爺我要教訓教訓他，使他懂得点做奴隶的規矩。”

葡萄无奈，只得把小宝魯楚魯留下，自己向碾房走去。她和英格推着碾子，总是放心不下小宝魯楚魯。过了一会，她讓英格看着碾子，自己出来看儿子。只見小宝魯楚魯头上頂着托盘大的一扇磨盘，跪在雪地上。一把虎头鉄鉗子夹着他的嘴唇，使他哭不得也喊不得。石磨压得他鼻里、嘴里往外流着鮮血，把他面前的白雪染紅了一大片。她惊叫一声，扑过去抱住了儿子。小宝魯楚魯倒在她怀里已經不省人事了。她急忙解开衣襟，把儿子摟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溫暖着儿子冰冷的身躯，用袖子輕輕地擦着他小脸蛋上的血污，仇恨地望着在一旁

得意冷笑的老烟鬼，咬着牙根說：

“包老爷，你的心真——歹——毒！”

从这天起，小宝魯楚魯就病倒了。天天发高烧，渾身烧得像火炭。夜里常常瞪着惊恐的眼睛喊叫：“阿媽——！阿媽——！我怕！我怕！……”

她白天照样得做那些沉重的活計，夜里守护在儿子身边。她的眼熬紅了，臉頰也瘦削了。她的丈夫每夜偷偷跑出去为儿子求佛弄药，但是小宝魯楚魯的病总也不見輕，瘦得成了一把骨头。

夜，凄冷而黑暗的夜又降临了。风，在窗外哀号，惨淡的月光，从窗外依稀地照在小宝魯楚魯瘦黄的小脸上。她默默地望着儿子痛楚的小脸，忧愁地想：一个奴隶，难道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受罪嗎？啥时候才能到头呢？

“葡萄，老太太叫你！”

一声呼唤，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抬头一看，原来是老母狼的貼身女奴。她疑惑地問道：

“这么晚了，她叫我干啥？”

“快去吧，葡萄。”

葡萄惶惶不安地来到上房，老母狼摸索着，一手揪住她的头发，一手啪啪地打了她两耳光，說她来迟了。然后，老母狼說她的脚痛病犯了，必須把脚放在她背上才能睡觉。葡萄忍气吞声地趴在地上，讓她把脚踏在自己背上。她心里明白，这明明又是老烟鬼出的新花招。从此，她連看护儿子的权利和時間也被剝夺了。她只能在白天劳动的空隙中跑回来看儿子

一眼，喂儿子一口水。除此而外，整夜整夜都得趴在老母狼的脚下。她趴在地下，一点也不能动弹，如果一动，惊醒了老母狼，就得挨钢锥锥。一天夜里，一不小心把老母狼惊醒了，老母狼立刻唤来两个打手，挤巴着瞎眼，冷冷地说：

“跪下！”

葡萄抑制住怒火，跪在地上。

“给她放在头上！”

两个打手立刻把一面镜子和满满的一碗水放在她头上。

“今天，我罚你顶水碗，跪到天明，碗里的水撒出一滴，就打你一皮鞭！”

老母狼说完，闭上瞎眼睡了。两个打手紧紧地握着粗粗的皮鞭，瞪着恶狼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镜子里的水碗。

葡萄的心快要炸了！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和侮辱了。她猛力把头一摆，镜子和水碗哗唧唧摔得粉碎，她蓦地跳起来，喊道：

“你们打，打吧！我反正只有这一条命！”

老母狼把干瘪的嘴角往下一撇，轻蔑地哼了一声，“把袍子给她扒下来，拉出去，打！”

两个打手立刻把她架到院里，绑在枫树上，鞭子像急雨一样落在她身上。霎时间，她周身就被打得皮开肉绽了。她咬住嘴唇，一声不吱。凛冽的寒风吹起她粘满鲜血的头发，掀动她破碎的单衣。湿冷冷的雪片绕着她打转儿，落在她蓬乱的头发上、脸上和血津津的身上，像是无数冰凉的钢针刺着她的心。她忍受着这一切难以忍受的痛苦，眼泪咽进肚里，仇恨刻

在心上……

厄运像个影子，寸步不离地追随着她，她在血泪的生活里又挣扎了七年。在这期间，她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三塔。宝鲁楚鲁也从死亡边缘上挣扎过来，顽强地活了下来。当她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幸得急病死了。她怀着满腹悲痛，依依地离开丈夫的新坟，拖着六个月身孕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踏着秋天的枯草和落叶，一步一步往回走着。当她来到包家门外时，一阵阵惨叫声把她惊呆了。一种新的不幸的预感像一只魔爪攫住了她的心。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十七岁的英格已经被七八个打手，连打带拉地拖了出来。她的手臂被绳子绑着，嘴里塞上了一团羊皮，头发披散，泪水满面。

“英格——我的孩子！”

英格猛听得她的喊声，抬起泪眼，望着踉踉跄跄向她奔来的阿妈，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她一句也说不出，一声也不能喊。她那泪水横溢的眼睛里，充满了离别的痛苦和绝望。她清楚地知道，阿妈和三个弟弟是无力挽回她的厄运的。她将被拉到什么地方去，卖给什么样的人，她连想都不敢想。她定定地望着蹒跚的阿妈和三个弟弟。当阿妈快来到牛车跟前时，一个打手狠狠地对她踢了一脚，她踉跄了一下，便倒下去了。在这同时，三个弟弟也被打倒在地，他们在地上滚着、爬着、哭喊着。英格一阵昏眩，便倒在车上了……

当葡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牛车和女儿英格已经无影

无踪了。空蕩蕩的草原上，只留下兩道深深的車轍。陰沉沉的天空上，只有一隻蒼鷹盤旋長鳴，聲音是那樣憂憤淒楚。她抬頭望去，滿目是淒冷、荒涼。

丈夫的死和女兒的被出賣，像兩把鋒利的鋼刀插在她心上，她倒不出來苦，也哭不出來聲。她的話更少了，有時幾乎連一句話也不說。她緊閉着嘴唇，好像一張開口，滿腹的血淚就會奔瀉出來似的。每天，她忍受着沉重的痛苦，懷着刻骨的仇恨，拖着笨重的身軀，照舊得擠奶、做飯、推碾子……有時，她獨自坐在碾盤上發楞，如果沒有人喚她，她能一直坐上一夜。

秋天過去，冬天又來臨了。苦難的生活，依然像西遼河的水，無盡無休。

這又是一個初冬的夜晚，風雪漫天，寒冷異常。她干了一天活，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狗房裏，點着牛油燈，半明不滅的燈光，映照得屋裏昏昏糊糊。查干楚魯和三塔卷曲着身子睡在地上的草窩裏，不時發出飢寒的嘔語。她坐下來，輕輕地推醒查干楚魯，問道：

“孩子呀，你阿哥怎麼還沒有回來？”

查干楚魯揉揉干澀的眼睛，望着她搖搖頭，說：

“我不知道。”

“你去看看牛回圈沒有？”

查干楚魯爬起來，把身上的破羊皮裹緊，就跑了出去。她望着兒子的背影，暗暗思忖，這麼晚了，寶魯楚魯怎麼還不回來呢？莫非出了事嗎？她正在惶惶不安地胡亂猜疑，查干楚

魯滿身雪花，气喘吁吁地跑回來說：

“阿媽，不好啦，包少爺把阿哥賣了勞工啦！”

這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她的心像被誰突然割掉一塊肉似的，疼痛得渾身戰栗。她急忙把查干楚魯緊緊地摟在懷里，生怕別人再搶走她這唯一大一點的兒子。她驚愕地望着查干楚魯，聲音嘶啞地問道：

“孩子，你是聽誰說的？”

“我听打更的老桑布說的。他說，包少爺把阿哥賣了三條牛，二十兩大烟，四十五塊滿幣……是今天下晚在牧場交給日本人捆走的。”

查干楚魯說着就扎在母親懷里嗚嗚哭了。母親輕輕地理着兒子蓬亂的頭髮，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風雪出神。兩顆晶瑩的淚珠兒，在她眼裡慢慢地滾動着，終於溢出深深的眼眶，順着她瘦黃的臉頰滾下來……

“咯咯咯——！”一聲雄雞的尖叫，把她從痛苦的深淵中惊醒過來。新的一天的苦役勞動在等待她。她輕輕地推開懷裡熟睡的查干楚魯，掙扎起來，提起奶桶，向牛圈走去。

風小了，雪依舊飛飛揚揚。大地一片淨白。

她來到牛圈里，放下奶桶，左腿跪下剛擠了幾下牛奶，就覺得肚子一陣陣劇烈的疼痛。她知道是要臨產了，急忙提起奶桶往回走。可是，剛走出幾步，就疼倒在雪地上，豆大的汗珠從頭上往下淌着……她早產了。第四個兒子生下來就死了。她忍住新的悲痛，抱起嬰兒的屍體，冒着風雪，一步一步，艱難地向丈夫的墳上走去。雪原上留下了她一條長長的殷紅

的脚印。

包少爷看到从她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另买了个年轻的女奴隶，把她一脚踢了出来。她拉上查干楚鲁和三塔往外走，刚迈出包家的大门，老烟鬼赶出来，把三角眼一瞪，厉声喝道：

“你把查干楚鲁带到哪儿去？”

葡萄老人一手拉着一个儿子，回过头来仇恨地盯着老烟鬼，理直气壮地说：

“小羊羔一时也离不开母羊，我的儿子一刻也离不开他的亲娘。他们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要把他们带走！”

“哼哼，好一个毛宝勒^①！他从头到脚都是我的奴隶，每根头发都是我的财产，你想带走？哼哼，不行！”

老烟鬼说完，冷笑两声，向身旁的两个打手一努嘴，打手们便像凶狠似地向葡萄扑了过去，一顿黑皮鞭打倒葡萄和三塔，硬从她怀里夺走了查干楚鲁，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葡萄松开三塔，扑到门上，砰砰地打着紧闭的大门，呼唤着查干楚鲁。直到她喊得声嘶力竭，才绝望地慢慢站起身来，拉着五岁的三塔，离开包家的大门，艰难地向着茫茫草原的远方走去。她领着三塔一路讨了一个多月的饭，回到了西归力。

她原想让阿妈求求李大老爷收她做奴隶，不料想，她来到西归力一打听，阿妈早已被折磨死了，李老爷也得病死了。

正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叫陆德的佃农把她母子收

^① 蒙语，下贱奴隶。

留下了。她和貧苦的陸德結了婚。婚后，又生了兩男兩女。夫妻倆雖然每天照樣得給李家干活，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但在精神上却比在包家好多了。

這年夏天，一連下了幾天大雨，西遼河的水猛漲起來。偽警察領着日本兵到處捉人修河堤。她丈夫陸德因為淋了雨，得了病，已經三天水米沒沾牙了。一天夜里，她正坐在丈夫身邊，用羹匙喂他湯藥，突然，闖進來兩個偽警察和一個日本兵。

“哈哈，裝的倒很像！媽的，起來，修河堤去！”走在前頭的偽警察罵着，舉起槍上的通條，照她丈夫身上就是一下。

“老爺，他真是有病呀！”

“叭嘎！”面目猙獰的日本兵，搶上來打了她兩個耳光，指着炕上痛苦呻吟的陸德喝道：“你的不修河堤的，死啦死啦的有！”

兩個偽警察用刺刀挑開破羊皮，猛力把陸德拉下炕來。陸德經這一折騰，哇哇地嘔吐起來，黃酸的苦水濺了日本兵滿臉。日本兵慌忙用毛巾擦着臉，惊慌地叫着：“快快的開路開路，危險的太大的！”偽警們跟着日本兵一溜煙跑了。

她把丈夫摟到炕上，丈夫的眼睛已經發直，望着她，有氣無力地說：

“我……我不中用了，讓孩子們永遠……永遠記住，是誰殺害了他們的阿……阿爸！你……你的命真……”

他眼神一散，就斷氣了。

她瞪大眼睛望着丈夫蒼白的臉，怔在那里。在這一瞬間，她仿佛覺得自己是从大河的底层往上掙扎，当她拚命地泅到

河面，刚刚抓住一片木板，突然，迎头又一个通天的巨浪，汹涌地向她呼啸着扑来，她惊恐地惨叫一声，便绝望地扑到丈夫尸体上，放声痛哭起来……

她老了，背驼了，纤细而蓬松的头发苍白了，冽风酷霜在她前额上刻下了三道波浪式的深细纹线。两道浓黑的眉毛中间，竖着两道短小的纹痕，像把小锁似地，紧锁着她的欢笑，使她常常陷入近于迟钝的沉思中。水灵灵的眼睛从此失去了光泽，只剩下迟钝、苦涩的微光。她像一头老牛，载负着半生的血泪仇恨，低着头，默默地迈动着沉重的步子。在那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生活能给她安排什么路呢？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一天深夜，李金孝突然带着伪警闯进了她的家。

“你家老三哪儿去啦？”

“他不是在你家放马吗？”

“别装糊涂！他带着我家三匹马去投共产党、八路军啦，你他妈的能不知道？”李金孝用手枪点着她的脑门吼道。

“共——产——党？八——路——军？”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叨着这两个新鲜的名词，惊疑地望着李金孝。

“他妈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我就和你要人要马，你要是不给我交出来，我就……”李金孝暴跳如雷，哗啦一声顶上子弹，枪口对准她的心窝，食指勾住扳机。

这时，她倒镇静了下来。她慢慢地把两鬓的白发理了理，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轻蔑地望着李金孝，说：

“说不知道，就不知道！”

李金孝举起枪上的通条狠狠地照她额上打了一下，殷红

的鮮血立刻順着她左鬢的白发流下來。

“打死我，也是不知道！”

李金孝把手一揚，皮鞭子和槍通條雨點似地向她抽下來……

這一場毒打，使她躺了四個月才能下炕。一天，深更夜靜，她听着窗外蝸蝸的叫聲，翻來復去，怎么也睡不着。一連串的問題在她心里翻騰：兒子為啥要去投奔共產黨、八路軍呢？共產黨、八路軍是干啥的呢？莫非這就是三塔常說的那條生路嗎？李金孝提起共產黨、八路軍，為啥咬着牙根恨呢？莫非是共產黨、八路軍和他們前世結下了冤仇？……她正在胡思亂想，忽听得有人在外面輕輕地敲窗戶。她驚恐地坐起來，低聲問：

“誰呀？”

“阿媽，是我，三塔。快開門！”

兒子的聲音雖然很低，但她已經听得清清楚楚了。她急忙披上衣裳，燈也沒顧得點，就給兒子開了門。她驚喜地望着站在面前的三塔，激動得什麼話也說不上來。

“阿媽，你受委屈了。”

“孩子，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來，阿媽我也就放心啦！”她皺紋縱橫的臉上，流滿了淚水。

三塔閃身進來，輕輕地門好門，坐在她身邊，興奮地悄聲說：

“阿媽，我已經參加八路軍啦！”

“孩子，共產黨、八路軍是干啥的呀？”

“毛主席、共产党就是领导咱们奴隶翻身的。八路军就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来解放咱们奴隶的啊！”三塔兴奋地說。

“翻——身？解——放？……”

“解放，就是咱们奴隶翻身做主人，就是讓咱们奴隶团结起来，清算王公贵族和恶霸地主欠下咱们的血债！就是把他们的牛羊、土地、财产通通分給咱们奴隶。”

“哎呀，孩子呀，你这不是要造反嗎？”她惊愕地望着儿子叫道。

“就是要造反，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来个大翻个！”三塔的语气是那样坚决、自信。

“能行嗎，孩子？”她半信半疑地瞅着儿子的脸。

“只要咱们奴隶团结起来斗争，就能行！”

三塔把在部队里四个月所学到的革命道理，和听到解放区人民闹翻身、斗地主的情形，一五一十地给她学說了一遍。最后，三塔站起来，小心地拉开門，警惕地向外张望了一眼，仰头看看天色，見湛蓝的夜空上，三星已經正南了，轉身說：

“阿媽呀，耐心地等着吧，日本鬼子快完蛋了。咱们的救星毛主席、共产党，就要来救咱们奴隶啦！”

“走吧，孩子，按你的路走吧，我不拦你，我不拦你……”

她倚在門上，默默地望着儿子去的方向，满怀希望地祈求着：

“救星呵，你快来救救我們奴隶吧！”

奴隶的救星、劳苦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終

于来了！

一九四七年春天，她的三塔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背着枪，骑着马，领着一队骑兵来到了西归力。她惊喜地迎上去抱住了儿子，激动得热泪滚滚。

不久，她的大儿子宝鲁楚鲁和二儿子查干楚鲁赶着马车来接她去参加斗争大会。原来，宝鲁楚鲁自从那年被包家卖去当劳工，在索伦做了两年苦工，逃回来后，又被包家捉去做奴隶了。现在，他已经被选为南坨子奴隶翻身委员会的主任了。

她跟宝鲁楚鲁和查干楚鲁来到南坨子，一迈进包家的大门，第一眼就望见了院里那棵枫树，她的心一沉，积压在心中的五十年的血泪和仇恨汹涌翻腾起来。她仿佛又看见了老母狼、老烟鬼和包少爷那些猙獰的面孔、鋼錐、黑鞭、压在宝鲁楚鲁头上的石磨，耳旁似乎又震响起那呼呼的撕肉的鞭声，英格的惨叫声……一股仇恨的洪流在她血液里奔腾，复仇的火焰在她心中猛烈地燃烧。她昂起头，大踏步地向斗争包家的会场走去。

.....

一谈起解放后的生活，葡萄老人又兴奋起来。她擦去泪水，眼睛显得异常明亮，眼神里充满了幸福的光芒。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宝鲁楚鲁一九四八年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生产队长，身边有两个姑娘。二儿子查干楚鲁是队里的积极分子。三儿子三塔也是党员，现在海南岛×部任大尉副营长。四儿子陆军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现在是

小学教师。小女儿陆桂兰刚刚出嫁。全家人个个获得了幸福。

她望着围在身边的儿孙們，万分感叹地说：

“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这个奴隶还能有今天！”

黎明，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射下万道灿烂的金光，辽阔的科尔沁田野，显得分外明朗、瑰丽。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深夜于呼和浩特

官布插图

馴馬手的故事

[蒙古族]达克巴家史

波·特古斯 赫·烏力吉图

初秋，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們搭上套四匹馬的大車，去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彥塔拉公社。

太阳刚从东坨崗那边升上来，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一片金黄；凉爽、柔和、潤湿的草原气息，沁人肺腑。

赶車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同志，名叫达克巴，有一张典型的蒙古人的黄褐色面孔，顴骨凸出，一对机灵的小眼睛，中等身材，背有点駝。从他那风尘仆仆的外表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勤劳、純朴、机智的蒙族农民。看来，他在使唤牲口上是很有几手的。你瞧，那几匹号称“旱地蛟龙”的科尔沁烈馬，随着他手中大鞭的揮动，撒开粗壮的四腿，沿着西拉木伦河岸的平坦公路，拖着新出厂的“紅旗”牌胶輪車，得得地向前奔馳的情景；簡直就像孩子們手里玩的木馬玩具那么馴服听话。

蓝湛湛的天空，黄灿灿的田野，置身在疾馳如飞的大車上，有如明湖蕩舟，渾身舒泰。

車过西拉木伦河，进入巴彥塔拉公社境内。巴彥塔拉真

是名副其实^①，今年又是丰收在望。一片片金浪翻滾的谷田，一块块紅珊瑚般的高粱地，一坡坡銀白的荞麦花……从車外飞过，叫人应接不暇，目悅心醉。公社的姑娘們一边拔着麦子，一边放开銀鈴般的歌喉，歌唱着新的生活。歌声追逐着馬蹄，送到我們耳畔：

西拉木伦河呀，弯又弯，
西拉木伦河是我的家乡，
淙淙不息的流水呀，
歌唱着幸福的今天。

西拉木伦河呀，长又长，
西拉木伦河两岸是好地方，
滾滾翻騰的麦浪呀，
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面对着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們自然而然地从贊美科尔沁的現在談到它的更加美好的未来，从未来又回溯到它的过去。达克巴也不时笑咪咪地和我們一起描繪着美丽的前景，手里的鞭子揮得更带劲，馬儿也跑得更欢快。可是当我們的話題刚刚轉到过去的生活时，他立刻收斂起笑容，對我們說：

“你們別看这儿的土地这么辽阔，这么肥沃，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領導我們鬧翻身，哪有我們穷人立脚的地方！在旧

^① 巴彥塔拉是富饒的句子的意思。

社会,这儿都是‘王土封地’,王公贵族们把这些土地摆着,不让穷人开垦一壠,却交给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屯垦军开垦!穷人没法,只好编几支歌解解闷气。让我唱一支你们听听吧:

猛虎是兽中之王,
达尔罕王爷是一旗之主;
信着达尔罕王爷呀哟哟,
把哺育我们的科尔沁给出卖了!

怪狐是兽中之精,
温都尔王爷是一旗之长;
信着温都尔王爷呀哟哟,
把富饶美丽的科尔沁给败掉了!

自从开了北面的高地,
两角弯弯的羊有了税;
两角弯弯的羊有了税呀哟哟,
百姓十户之上有了十家长^①!

自从开了南面的洼地,
长尾细细的牛有了税;
长尾细细的牛有了税呀哟哟,
农牧民门上有了铁片门牌!

^① 相当于解放前汉族地区的甲长。

“您不但是一位好車把式，還是一位出色的歌手啊！”車上的人們稱贊他。他听了，“嘿嘿”一笑說：

“哪里，哪里，会哼两句罢了。”

其实，这里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少都愛唱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們用压抑的歌声，打发悲痛和激憤的岁月；現在他們用欢乐的歌声，抒发內心的幸福和愉快。

大車繼續向前奔馳。忽然，路旁出現了一片廢墟，蒿草丛生，显得有些荒涼。同車的一个外地來的小伙子，看見那高大寬厚的黃土斷牆，好奇地問：

“嘿，好大一座大院！过去，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

“談起这座大院話就長了，”达克巴說，他眼里忽然迸发出仇恨的光芒，声音也变得深沉而憤懣，他“啞啞”甩响两声鞭子，接着說：“这就是刚才我唱的那支歌里說的溫都尔王爷住过的府院。他是过去达尔罕旗^①七大望門之一，是科尔沁草原的世袭王爷。特别是在日伪統治时期，他的后代楊申扎布当旗长，越发残酷地压榨老百姓，任意残害像我这样的奴隶……”

“你也当过奴隶？”外地來的小伙子沒等他說完就問。

“当过，从我祖父算起，我們家三代人都是奴隶。”

接着达克巴放松繮繩，讓馬走得慢些，然后用他家三代为奴的悲惨經歷，控訴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封建貴族階級的残忍暴戾。

① 即現在的科左中旗。

远在一百多年前，达克巴的祖父从辽阳逃荒来到科尔沁草原上的达尔罕旗落户，在这里成亲立家。他是个铁匠，做些打马掌、锯锅等铁器活儿糊口度日。他虽然是个汉族穷工匠，但是因为他为人忠厚、热情，很快就成了这一带蒙古族贫苦农牧民的“爱加”^①，大家亲热地称他“陈铁匠”。

那时，按照“王法”，人们被分成“努图克”和“照力本”^②两类。“照力本”要完的苛捐杂税比“努图克”重得多。陈铁匠每年要向温都尔王府缴纳人头税：肥猪一口，马料两石，羊草两千捆……。此外，他还得给王府无偿修制各种铁器。苛捐缴不起，劳役完不成，王府管家的账簿上一笔一笔记下来，年复一年，债上加债，利上滚利，任他卖儿卖女也无法还清，王爷一声令下，陈家一家就沦为奴隶了。从此，陈铁匠一家和他的子孙，都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

许多年过去了。到了陈铁匠的孙子辈上，庞大的温都尔王家族分家，王府子孙，个个得到什么诺颜^③、老爷的封号。王府的奴隶们却同牛羊一起，按头数被分出去。陈家一家人，分到嘎鲁老爷名下当奴隶。嘎鲁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输了钱，欠了债，就用成群的牲畜或奴隶去抵偿。有一次他赌博输了钱，将陈家一家大小给了铁木尔喇嘛。这铁木尔是个身披袈裟却专干下流勾当的家伙，他用“驱鬼治病”、“诵经祝福”等迷信手

① 最好的朋友。

② “努图克”，本地人；“照力本”，外来户。

③ 诺颜，官，大人。

段大发横财，他又是一个出名的老色鬼，经常污辱妇女。

有一次，铁木尔喇嘛在庙会上看中了贵族温吐拉呼诺颜的哈吞^①，她是个烂女人，两人一拍即合。铁木尔喇嘛为了报答哈吞的“盛情”，将陈家一家大小当作礼物送给她了。

温吐拉呼是个残忍的暴君，哈吞是个有名的刁婆。陈家一家人落入他们手中，等于出了油锅又掉进了火坑。单说哈吞给女奴隶们订立的“府规”就有三十六条，其中的头两条是：女奴隶不得直接和诺颜谈话或提出任何要求；女奴隶没有哈吞的允许，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如有违犯，轻者罚五十大板，重者处以死刑。

几年以后，陈家第三代奴隶——达克巴要出世了。哈吞的三十六条“府规”中有一条：女奴隶生孩子是件下贱的事，不得在王府中生产。因此，达克巴的母亲临产时，被哈吞的狗腿子拖出了大门。

那是一个漆黑可怕的夜晚，乌云滚滚，雷鸣电闪。她拖着虚弱的身子，忍着产前的阵痛，去找丈夫。丈夫在诺颜的地窝堡^②里，她挣扎着，趑趄地向前一步一步走着，走了好几个时辰，刚刚走进茫茫的沙窝里，一声巨雷震天价响，倾盆大雨“唰——”地下来，她惨叫一声老佛爷，就倒了下去……

就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达克巴出世了。达克巴的父亲同一些男奴隶一起，常年住在地窝堡里，每天在管家的皮鞭下劳动，根本无法照看达克巴。达克巴的阿妈清早起来就得

① 夫人。

② 奴隶和穷人在地里干活儿时住的茅草小屋。

去挤牛奶，給哈吞送洗脸水，倒尿盆，洗鍋涮碗，喂猪喂狗，推碾拉磨，晚上还得到上房給哈吞洗脚。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一不小心，还要挨管家婆的毒打。只有到了半夜时分，小达克巴才能睡在阿媽的怀里，吃一点阿媽的乳汁。

阿媽生下达克巴沒过一百天，哈吞要生孩子了。王府里上上下下忙得一塌糊涂，临产前几天，就从各地請来了好几个喇嘛念經，好几个接生婆等候着小諾顏的出世，連鉄木尔喇嘛也赶来誦經，替哈吞的安全分娩祈禱。哈吞“哼哼唧唧”了几天，小諾顏终于敲开了來人間作威作福的門路，降生在紅緞褥墊上。小諾顏生下来后“哇哇”哭个不停，吃了多少仙丹妙药都无效，直到把人奶掺了人参精灌下去，他才不哭了。尽管哈吞成天生活在酒池肉林中，偏偏她的奶水不足。哈吞下命令，要达克巴的阿媽每天挤三次奶供养小諾顏。小諾顏长得又白又胖，小达克巴瘦得皮包骨头。阿媽流着眼泪給他灌点米湯，維持着他的脆弱生命。

路旁的草，任車軋馬踐也要生长，被拋在人间地獄里的小达克巴，任諾顏和哈吞百般虐待，终于活下来了。九岁时，諾顏讓他放牛犢。夏天，酷热的阳光烧着光秃秃的坨崗沙陵，达克巴在句子上放牛犢，身上沒有一块布条，瘦骨棱棱的躯体，几乎晒得冒出油来，他只好拔一把青草、折几根树枝，頂在头上遮挡酷热的阳光。

有一天，溫吐拉呼諾顏騎着高头大馬，率領十多个打手，出来巡視地窩堡和牧草場，經過牧場，不見达克巴，生气地吼道：

“小奴才！不好好看管牛犢，哪里玩去啦？”

达克巴因为中午的阳光太毒，躲进蒿草丛中呆着，沒有看見諾顏的到來，忽听叫他，便慌忙从草丛里跑出来，高声应道：

“嘸，我在这里，諾顏……”小达克巴的突然出现，惊得諾顏的坐騎驀然一閃，差一点把諾顏摔下来。諾顏勃然大怒，命令小达克巴跪在馬前，用蟒鞭子在他赤裸的身上狠狠地抽起来……

这里离地窩壘不远，达克巴的阿爸正在地里鋤高粱，忽听一陣哭叫声，抬头望見諾顏毒打他的儿子，赶忙跑来給諾顏叩头，哀求饒恕他不懂事的儿子。狠心的諾顏根本不理睬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揮舞蟒鞭。这时，小达克巴忽然喊了一声：“阿爸，救命啊！”一下投入阿爸怀里，阿爸急忙用自己的身躯掩护儿子。諾顏的黑皮鞭子像毒蛇般的纏住了阿爸干枯的脊背。汗衫抽破了，肌肉撕裂了，他仍然紧紧抱着儿子。父子俩的鮮血凝結在一块儿，染紅了牧場上的青草。溫吐拉呼非要打死小达克巴不可，命令打手們将达克巴的阿爸拖到一旁，繼續毒打达克巴。

阿爸气憤已极，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霍然撿起身旁的鋤头，喊道：“豁出我这条老命，跟你这条灰狼拚了！”說着就照諾顏的天灵盖一鋤头砍下去。諾顏吓得抱头躲閃，侥幸逃过这一鋤。

“快，快給我捆起来！打！快！”諾顏暴跳如雷地吼叫着，命令打手們将达克巴的父亲捆绑起来，十多条蟒鞭、藤棍沒头沒脑地落下来……

一位好心腸的老奴隸，看見达克巴父子挨打的慘狀，偷偷地跑去告訴正在廚房刷碗的达克巴的阿媽。她一听丈夫和兒子快被打死，再也顧不得哈吞的“府規”，邊喊邊哭，一口氣跑到諾顏的面前，苦苦求饒：“求求諾顏，留他這條命，積積陰德吧……”

這時，她丈夫已經倒在血泊里，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他在昏迷中隱約聽到妻子的呼喊聲，掙扎着對她說：

“我…我不……不行了，告訴孩子……他阿爸是怎樣死的……”說完沒過多久就死了。溫吐拉呼諾顏見老奴隸已死，這才領着他的打手們揚長而去。达克巴的阿媽撲倒在血肉模糊的丈夫屍體上，放聲痛哭……

夜幕降臨。滿天的星斗在晚風里微微顫抖，蒼白的月亮懶洋洋地移動着。千牧歸宿，百鳥俱寂，唯有村頭大榆樹底下，老爺爺的馬頭琴還在喑啞、淒切地訴說着人間的不幸，

茫茫的草原縱然再遼闊，
終將能夠走到那邊；
災難深重的蒙古族奴隸啊，
何時才能劈斷鎖鏈？

沉沉的黑夜縱然再漫長，
終將能夠熬到黎明；
受苦受難的科爾沁兒女啊，
何時才能見到陽光？

达克巴的阿媽用黃沙和青草將丈夫的屍體掩埋好後，抱

起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儿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月光走回来。

哈吞听说达克巴的阿妈披头散发地跑去找诺颜，替她丈夫和儿子求饒，认为这简直是“婆娘的袜子上佛龕”，褻瀆神灵，违抗“府規”，岂肯輕輕饒过，从此，她百般刁难达克巴的阿妈，借故折磨她。

一天早晨，她要达克巴的阿妈用刚刚挤下来的鮮牛奶的“烏魯沫”^①拌炒米。这明明是办不到的事。达克巴的阿妈回答说：

“牛奶还没酸凝，哪来的烏魯沫？”

哈吞蛮不讲理地罵道：“臭奴隶，你敢违抗！”便迎头劈脸地打起来。

达克巴的阿妈被打的气极了，瞪着哈吞說：“你打死我吧！活着也不是过人的生活，死了更好！”

哈吞怪声大罵：“打死你太便宜了你，我要讓你活在这个不是人过的生活里，却不让你看見它！”于是用皮鞭子照准她的眼睛狠劲地抽，直到把她的眼睛打瞎才收住鞭子。哈吞看到她再不能给她干活儿了，就将她們母子俩赶了出去。

达克巴的阿妈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一双眼睛，扶着儿子肩头，串屯走街，討了六年的飯。科尔沁八百六十个草甸子，哪一个草甸子上沒有留下他們母子俩的足迹？达尔罕旗千里沙漠，哪一个沙窝里沒有滴下他們母子俩的眼泪？

① 牛奶皮。

阿媽遭了不幸后，在黑沙崗的土洞里病了几天，拋下可怜的儿子死去了。达克巴扑倒在阿媽的尸体上，整整哭了一天一夜，最后搜来一堆枫树叶，盖住阿媽的尸体，跪在“坟”前，欲哭无泪，呆呆地望着茫茫的草原……

达克巴在离村庄很远的坨崗上挖了个洞，一个人住下来，每天挖点甘草根，挑到郑家屯去卖几个錢，买回点吃的度日。有一天，他挑着甘草根进城，冤家路窄，偏巧遇見了溫吐拉呼諾顏的管家。这家伙眼賊，一下認出来七年前被赶出府院的达克巴，开口問道：

“喂，你不是我們溫吐拉呼諾顏的奴才达克巴嗎？我今天倒認出你这个臭奴隶，你却不認人了？走，跟我走！”

达克巴理直气壮地冲着管家說：“你們的諾顏打死了我阿爸，哈吞打瞎了我阿媽的眼睛，赶出了我們母子，我阿媽死在野外，現下只剩我一个人，你还想讓我再回去当牛做馬？办不到！”

“你活着是諾顏的奴隶，死了也是諾顏的鬼，为啥不找你回去？”

“不去，你能怎样？”达克巴說完扭身就走了。

管家气势汹汹地說：“好，你今天不去，看你明天去不去？休想逃出諾顏的手心……”

溫吐拉呼諾顏和哈吞赶出达克巴母子两个以后，原以为他們不是冻死、餓死，就是被狼吃掉了。現在听管家稟报，說达克巴还活着，而且长成个大人了，諾顏便对管家命令道：

“奴隶不管他走多远，长多大，总归还是我家的奴隶，快带

人去抓回来！”

哈吞这只狐狸比她丈夫更狡黠，她在一旁插嘴說：

“我的諾顏，你先慢着点，奴隶总归是我們家的，可是，他还記着杀父之仇啊，把他抓回来留在府中，是一条祸根，不如卖了他，賺几个‘老头’^①！”

这样，他們便决定把达克巴卖给有錢有势的貝子爷了。

貝子爷是溫都尔王爷的嫡系，对待奴隶更凶狠，他手下不但有一大群打手，还有旗兵，無論有什么本領的奴隶也逃不出他的魔掌。沒过几天，达克巴就被貝子府抓来了。

貝子府的外院有一幢“口袋房”^②，是奴隶和猎狗住的地方。貝子府养了几十条猎狗，正如俗語所說的那樣：“狗仗人势”，这些狗神气十足，整天爬在热炕上，奴隶們吃飯时，它們从飯碗里搶着吃。有一次，貝子爷最喜爱的一条細狗，两条前腿搭在达克巴的肩头上，搶吃他碗里的热粥，把碗弄翻了，滾热的稀粥燙了他的大腿。他忍无可忍，抓住它的两只耳朵，把它高高地拎起来，扔了出去。这畜牲“哽嘎、哽嘎”地滿院嚎叫。貝子府的大管家勿力吉仓聞声跑来，一对烏鴉眼睛不住地眨巴着，厉声喝問：

“是誰把不懂話的狗打成这个样子？他媽的！沒有良心的奴才！”

达克巴气鼓了肚子，理直气壯地說：“是我把它扔出去的！难道懂話的諾顏欺負人不够，还叫不懂話的狗来欺負人嗎？”

① 指鑄有人头像的銀元。

② 一头开門的长方形的房子。

同达克巴在一起吃饭的奴隶們也都放下了碗筷，忽的都站了起来。管家听到达克巴竟敢說出这样侮辱諾顏的話，跳起三尺高，一步跨进“口袋房”，举起蟒鞭，正要抽下去，一看全屋的奴隶都站立起来，攥紧大拳，目光一齐射在他身上，举鞭的手不由地軟了下来，說了一句“奴才羔子，咱們走着瞧吧……”便悻悻地走出去了。奴隶們一方面为达克巴的胜利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暗暗地担心他遭到报复。

几天后，扎魯特特旗^①的一个王爷，給貝子爷送来了一群烈馬。其中有一匹特別野的菊花青烈馬。这匹馬沒上过籠头，前蹬后踢，不讓人接近它，要馴服它，非得牺牲几条奴隶的性命不可！管家認為报复的机会来了，有意将它交給达克巴馴服，并且限令他在五天之內将烈馬馴服下来。达克巴在貝子府里練就了一手馴馬的本領，就是蛟龙，他也能治服。可是在短短的五天時間內，要馴出这样一匹疯狂的烈馬，却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套馬杆子刚一伸出去，菊花青的后蹄着地，前蹄登天，吱吱嘶叫，飞也似地一头鑽进群馬中間，又窜到曠闊的草地上去了。馴馬手达克巴光着背，輪換骑了三匹最快的駿馬，整整追了它一天，才把它套住。他拍鞍滾下坐騎，一个箭步搶上去，攀住菊花青的馬脖子，抓住它的銀鬃，这畜牲沒想到竟有人胆敢冒犯它，便縱身高高跳起，猛力一甩，达克巴虽然两脚悬空，但沒有放松抓住銀鬃的两手，飞身跨到馬背上，狠狠抽了两鞭，这畜牲也着了魔似地撒起野来，一連尅

① 現在哲里木盟的一个旗。



了几十个蹶子，在空曠的草地上橫沖直闖地奔跑、咆哮。達克巴緊貼在馬背上，任它百般撒野狂奔，始終沒有掉下來……

五天的限期到了。管家勿力吉倉手拎皮鞭來了，一見五天之前的那匹野馬，現在已變成了溜溜轉的走馬，他傲慢地喝道：

“牽過來！我騎了它走得更快、更穩……”說着就從達克巴的手里搶過繮繩，想在眾人面前露一手。當他剛爬上馬背，馬立刻豎起鬃毛，剪着兩耳，嗷嗷嘶鳴，猛一尥蹶子，早把這位“牛皮匠”像只牛毛球一樣，甩出一丈多遠。這家伙被摔下來，噲了一口泥，小瓜皮帽不知飛到哪裡去了。他咬着牙爬起來，指着達克巴大罵：

“看，你這奴才真可恨，好好的一匹馬馴成這個樣兒，幸亏是我，要是貝子爺騎了，不就完了嗎？”他叫來打手，將達克巴按倒，重重地打了他五十大板屁股。

達克巴為了在五天之內馴出這匹烈馬，已經累得吐過幾次血，再加這五十大板，身體受了很大的損傷，一天天衰弱下來。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依舊是放馬、馴馬，含冤吞淚，度日如年的活着……

達克巴度過了無數災難深重的日日夜夜，終於熬到了解放。從此，雲綻天開，火紅的太陽射出萬道霞光，奴隸們永遠擺脫了悲苦的命运。飽受凌辱的三代奴隸達克巴翻身做了主人……

講到這裡，大車已經來到巴彥塔拉公社黨委門前。我們

和达克巴握手告别后，目送他駕着車向車棚駛去。我們的心沉浸在他的往事中，久久不能平靜。直到他的身影隱沒在一座房屋的背后，我們才轉身向公社党委办公室走去。

一九六四年春于通辽

官 布 插图

千万不要忘記过去

[維吾尔族]阿尤甫家史

吐尔逊 买木提明 鄯光讓 赵学文

我們乡間有句俗語：“地主的庄园，穷人的地獄”。我家祖祖輩輩都是在这座地獄里过的。我爷爷、爸爸生下来就是奴隶，我也戴着奴隶的鎖鏈过了六十三年。回想起那些日子，眼泪禁不住往下流，心啊，像刀絞似的疼痛。那苦难的岁月，那血泪的仇恨，我怎么能忘記啊！

地主的心 蝎子的針

七十七年前，我一生下来就受罪，吃不飽、穿不暖。好容易长到八岁，地主姆瑪吉見我能下地帮大人干活了，就硬把我要去当小长工。爷爷、爸爸和我三代人一起給他当长工，日夜劳累，每天只給我們一人一块高粱饅。那些日子，我們餓了就到坎儿井旁去喝冷水，啃几口干饅，从来没有吃过一頓飽飯。

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十四岁那年，爷爷帶上爸爸和我，离开吐魯番县牙尔湖村，逃到达坂城，給回族大地主赵嘉(譯音)扛活。有一年冬初，活儿特別重，我們整天为地

主打場，拉麥子，干到天黑才收工。每晚躺下不久，就听到鸡叫，接着被地主赶起来干活。可是，套上車走出二三十里路，天还不見亮。我們都怀疑，怎么天天鸡叫得这样早？一天，先听到外面鸡飞狗跑的声音，接着公鸡打起鳴来，这时地主拄着拐杖来喊道：“鸡都叫半天了，还不快上工？”我跑出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地主的狗腿子披个袷裯^①，打着一双赤脚，偷偷地蹲在一棵桑树下用拐杖哄几只公鸡打鳴。

有一年冬天，我赶車从南山拉木料回来。馬車刚刚翻上冰达坂，車重路滑，人飢馬乏，在一处弯路上，翻了車，我顧不得自己，赶快去救压在轅下的馬。結果，右腿被軋伤。我想：“胡大保佑吧，馬要是死了，我也就活不成了！”我拚命把馬扶起来，馬猛一蹦，冲出去，車轅子压到我嘴巴上，两个門牙当时被打得活动了，滿嘴是血。車轅子又軋伤了我的左腿，我疼得昏过去了。幸好遇上了几个哈薩克兄弟，他們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来，替我包扎腿伤，又帮我把軋伤的馬寄存在别人家里，另借給一匹好馬套上車，讓我回家。回家后，地主一听说馬軋伤了，立即瞪着眼睛大罵：“你这个狗崽子！你把我的馬腿压断了，我要打断你的腿！”說着就用棍子把我一陣毒打。以后，不等我把腿伤养好，他又逼我去套車干活。軋伤的那匹馬养了一个时期，腿上的伤好了，牵回来还干了一个多月活。后来馬得了别的病，地主硬說这病是那次运木料摔的。他把馬宰了，馬肉、馬皮全都卖了，得的錢归他，但却給我們記了一

① 維吾尔族男子穿的外衣，长到膝盖以下。

笔债，要我們賠馬。天哪！这笔冤枉债哪年才能还得清啊！

数不清血泪仇 还不完奴隶债

在这里实在没法过下去，家里媽媽弟妹又无依无靠，我們爷三个又逃回吐魯番，給地主玉素甫干活，还跟他伙种了八亩薄地，他出地，我們出种子和全部劳力，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不久，达坂城的地主就来要债。我爸爸向地主玉素甫哀求支些工钱来还债，这一匹马的债，像一座大山一般压到头上。

我和表妹买米尔汗成亲时，没钱办婚事，爸爸向地主玉素甫去借债。他咧嘴伪善地笑着说：“儿子娶媳妇是好事，要用多少钱尽管说！”我爸爸哪里敢多借，只要了十三吊铜钱，这就欠下了地主第二笔债。

为了还这两笔债，我和爸爸给地主日夜下苦工。爷爷已经九十多岁了，还要给地主看羊割草，干零活。我妈妈我媳妇也在地主家里当佣人，洗衣服，带孩子，烤饅。有一天，地主讓我們爷三个从场上往仓库背麦子。爷爷有肺病，干轻活还要气喘，怎能背得动麦子？我就向地主哀求说：“巴依老爷，让我多背几趟，替我爷爷干吧！”地主阴笑着说：“我出的是三个人的工钱，都得给我干去！”爷爷没办法，只好去背，结果，被沉重的麦袋压倒，抬到家里不几天就死了。按照我们维吾尔族的习惯，人死以后，不用棺材，而用白色的大布裹尸埋葬。可怜，爷爷死后竟连块裹尸的大布也没有。我们又向地主哀求，借了两块大布，才埋葬了爷爷。可是，这又欠下了一笔债。旧债



未了，又添新債，哪年哪月才能还清？

我們給玉素甫干活不光是挨餓受苦，還要受種種壓迫和欺侮。地主的大兒子坎地爾，見我妻子年輕，乘我出外干活的時候調戲她、污辱她。有時坎地爾還故意把我支使到戈壁灘去放羊，一去三五天。我每次回家，妻子就整夜地哭，向我訴苦。我實在受不了這個氣，就到地主那裏去算帳：“我不干了！”地主一邊罵，一邊撥算盤珠：“你吃我的糧，住我的房，你老婆是我給娶的，你家死人是我給葬的……”算來算去，我一家人為他干了整整九年，到頭來還欠他一筆一輩子都還不清的債。

後來，我又帶着妻兒逃到吐魯番牙爾湖。在地主阿不列孜阿吉家裏扛了三年活兒，這三年真是人間地獄的生活。我的孩子、妻子都活活地死在這個地獄里。

那時，我的小女兒帕提瑪已經六歲了，長的大眼睛，小臉蛋，一笑一雙大酒窩，十分招人愛。可惜她從小吃不到飽飯，長的疲弱多病，這就更使做父母的憐愛。有一次，她生了病，兩、三天盡喝些高粱糊糊。孩子哭喊：“媽媽呀！要吃饅啊！”“爸呀，我餓呀！”我聽着，心疼得什麼似的。貪心的地主嫌我干活時不夠賣命，一連過了幾天，不給我飯吃。大人能經住餓，病了的小女兒怎麼能受得了！在一天夜里，她餓得直哭了半夜，到天快亮時，哭聲停了，她死了。這時她張着小嘴巴，小肚子餓得癢癢的。我妻子看到小女兒這樣活活地餓死，一時哭得死去活來。

小女兒死了不久，我妻子去給地主烤饅。這時她已有九

个月的身孕，要从屋里把装面的大木盆搬出去，她哪能搬得动！只好去求地主老婆派个人帮忙，地主老婆却骂道：“一个毛驴一个馱子，你不搬誰搬！”妻子只得咬紧牙端起这只沉重的面盆。不料刚走几步，她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身子晃了几晃就栽倒了。装面的盆正压在她的肚子上，疼得她呼天喊地，手腿乱蹬，不多时胎儿流产了，地上留下一大片血！誰看了这情景都伤心地落泪，可是地主老婆来到跟前，把头巾往下拉了拉，吐了几口唾沫就走了。真是狼的心腸呀！当天，妻子也就惨死了。吃人的旧社会，害死了我的爷爷、爸爸、媽媽，现在又夺去我的妻子。这样的苦难，这样的仇恨，我永世难忘！

两个苹果 两条生命

从阿不列孜阿吉地主家里出来，我又带着孩子先后到沙他尔卡里、比赛尔、吐木尔乡約、阿不来特等几个地主家扛活。地主阿不来特家有一个果园子，里面的果树都是我一手給他栽培起来的，但是結的果子，我却不能动一顆。有一年，苹果快熟的季节，我在地里干活，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六岁，丢在家里，沒人照看，家里要茶沒茶，要饑沒饑，孩子們餓得直哭。沒法，哥哥領着弟弟来到果园子里，看到地上有一些被风吹落的烂果子，哥哥拣了两个小的递給弟弟充飢。地主看見了，操起棍子便打，直打得兄弟二人口里都流出血来！我晚上下工回来时，两个孩子已不省人事了。叫了半天，才睜开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我气得去找地主阿不来特，問他凭什么这样打孩子？还未等我說完，他就像条疯狗一样扑过来，用脚

狠狠地踢我，把我赶了出来。第二天孩子的伤更重了，有生命危险，我急的在屋子里直打轉轉，就去找地主哀求說：“孩子快死了，行行好事，借些錢治治吧！”地主怒罵道：“你在我这里存了多少錢，我哪有錢給狗崽子看病？”就这样，我眼睜睜的，又看着这两个孩子死去了！

打碎奴隶鎖鏈 开始新的生活

解放了，来了解放軍，我們这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五一年，我們村来了减租工作队，发动我們貧雇农訴苦，向地主斗爭。在斗爭恶霸地主阿不来特和阿不列孜阿吉的大会上，我跑到台上指着他們的鼻子問：“你的地誰給开的？你的房子誰給盖的？你欠下我家多少血泪債！”如今我們穷人翻了身，又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撑腰，我才把在心里积了几十年的苦水全倒出来了。我在台上訴苦，穷朋友們在下面哭，地主們被我們問得理屈詞穷，个个低头无言。

减租反霸中，我被选为农会主任。不久又开始了土改。有一天，被我們斗倒了的地主阿不来特凑到我的身边，把烟递給我說：“阿尤甫阿哥，抽一支烟吧！”我把他的手推过去，說道：“誰是你的阿哥！”又有一天，他說是家里有些事，要請我办一办。我刚走到他門口的石阶上，就聞到屋里飘出抓飯包子的香味，知道有点不对劲儿，就問他：“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他假惺惺地笑着說：“你給我干了这么多年活，老交情了，到家里吃个飯，有什么話都好說！”这个阶级敌人竟想来收买我！我气得大声罵起来：“真是瞎了眼，看錯人了！赶快滾

开,滚!”

土改中,大家都說我过去受苦最深,把地主原来住的高房大屋給我分了三間,把最好的地也分給了我。分地那天早晨,我早早地就跑到地里去。在田里插上了一块木牌,上面用紅笔写着:“分給阿尤甫哥一等地一十五亩”。工作組的干部問我:“阿尤甫哥,这地你看怎样?”我感动得哭了,伏下身去,連連亲着我的土地。我說:“我要謝謝共产党,謝謝毛主席!”这一天,我还分到一匹馬,一輛馱車和一些农具衣物。夜里,我說啥也睡不着。我六十多年的生活中,常常是忧愁使我睡不着,現在是第一次幸福和兴奋使我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我就同儿子在这块地上掄起坎土鍤,开始了新的生活。

步步跟着毛主席 一心奔上幸福路

我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照片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在老人家照片前,躬身問候:“撒拉姆!”向他老人家致敬。从此,毛泽东这个光輝的名字就沒离开我的心窝。后来,我在家里也挂上了毛主席像。一天进出几次,就向他問候几次。有时連作梦我也梦見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就像来过我們的村子,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說的話,就好像都同我們商量过,句句都說到我們的心坎上。我听他的話,一步步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毛主席号召我們成立互助組,我就积极报名参加;毛主席号召我們組織合作社,我就加入了我們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毛

主席又号召我們組織高級社，我們的五星社就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說：“人民公社好！”我听了，心呀都乐得快跳出来了，立刻入了公社，当了飼養員。

一提起公社，我的心就像有一盆炭火那样热，人一刻也閑不住，总想为公社多做点事。一九五九年春天，队长牵来三匹有重病的騾馬。他問我：“阿尤甫哥，你看还能养好吗？”我又气愤又心疼地說：“誰把牲口使成这个样子，真該死！”我把馬留下，并且搬到馬圈来睡，不管白天黑夜都不离开这三匹騾馬。我老婆（解放前夕又結婚的）走来劝我說：“你黑明都不歇会儿，現在馬好些了，你該上炕好好睡一覺了。”我对她說：“睡覺，什么时候不能睡？馬要看不好，可对得起誰呢？”就这样照看着，三匹騾馬的病都漸漸好了。第二年，三匹馬下了三个小馬駒。为这事，公社还表揚了我，記者来訪問我，还为我拍了照片，登上了报纸。

这两年，队里看我年紀大了，照顧我，讓我带上几个老人看果园子，平时出些主意指划指划。今年队里有个果园子，樹里行間有不少空地，白白閑着。于是我同五个老人，一面看园子經管果樹，一面忙里偷閑給队里开了四亩菜地，种了辣子、茄子和菜葫蘆。为生产队增加一些收入。

千万不要忘記过去

前些天队里开了个新旧生活展覽会，我把一些旧的破烂东西和新添的东西都送去展覽。上面摆的是我那双穿了五年、沒了底的烂鞋，一件穿得掉了膀子的衫子，一条破棉褲，半

床烂被子，三个黑泥碗，一个木头灯。下面摆的新东西是两条新地毯，两只新箱子，一条三丈长的花墙帷子，一条新条絨衿裤，三床緞被子，三块新毡子，两件皮大衣，三双皮鞋，一双皮靴，还有一只鬧鐘，一架留声机。你們看，我的新旧生活差得多么远呀！現在，我家住的是高房，晚上睡的是木床，可是从前我哪睡过床！一年到头冬天睡在馬圈里，夏天睡在树底下。現下我家十口人，四个人劳动，一年收入上千元，家里有一头毛驴，六只山羊，生活过得很美好。公社化以来，我受到七次奖励和表揚，年年被評为“五好”社員，还被选为公社貧下中农委员会副主任。从前的老长工，如今和县长坐在一起研究大事了。我儿子利提甫被选为副生产队长，是“五好”干部。儿媳妇热比汗是小组长，也是“五好”社員。毛主席給了我幸福，也給了我荣誉。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却不敢有一刻忘記过去。我把过去的一些破旧物件都收藏起来，常常拿出来讓孩子們看。去年，来了几位北京客人到我家訪問我，我又把一些破旧东西拿給他們看，儿媳妇热比汗笑着說：“爸爸，咱家吃穿不缺，銀行里还有存款，人家那么远来的客人，你还硬把些破鞋烂帽子往外摆，你讓我們脸上不发烧嗎？”我說：“孩子，这是我們的老本啊！日后我死了，沒有人常給你們說說过去，就讓这些破旧的传家宝来給你們說話。無論我們过到了多好的日子，也不能忘記咱們苦难的过去！”

平 原 插 图

苦苗新花

[藏族]索郎卓瑪家史

单 超

你們說我健壯又漂亮，你們說我有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是的，大家都是这么說的。我呀，是在苦水里泡大、甜土里长成人的。大家所以这么說我，那是因为：苦苗得到了温暖的阳光和丰富的养料的结果。

我是由西藏地方干部学校送到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来学习的学员。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我见到了中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一天，我听说真的要见毛主席了，一直高兴得坐卧不安。当我看见毛主席微笑着走向我们时，我不禁高兴得哭出声来。要是没有毛主席，没有中国共产党，我能活这么大吗？我能生活得这样幸福吗？我能觉得我有用不完的劲，立下把我的一切贡献给亲爱的祖国的雄心壮志吗？

苦难像影子一样纏着

我家住在哪里呢？我有家又没有家。妈妈原来是林芝地区一家农奴的女儿。林芝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那里的农奴

却和别处的农奴一样苦。媽媽实在受不了数不清的烏拉差役的折磨，便偷偷跟一个赶騾帮的佣人逃到了拉薩。那时候，我們西藏人都把有大寺庙的地方当成福地，認為到了拉薩便有好日子过。媽媽和爸爸費了好大劲，摆了个摊子作小生意为生。那时候，藏兵、坏喇嘛、流氓、土匪充滿了拉薩城，他們买东西不給錢，一不如意就打人。不久，生意作不下去了，媽媽把破烂东西卖掉，还了債，和爸爸商量着，到山南去租地种。

山南是西藏的粮仓，有些地方，种一克^①种籽能收几十克粮食。媽媽和爸爸，赶着一头毛驢，馱着两三年的我，要着飯到了山南。在一个庄园里，千求万求，庄园主人还是不給地种，只叫給他家作长工。因为沒有别的办法，媽媽和爸爸便答应了。后来，主人見媽媽在干活时用糌粑喂我，便勒令媽媽不准要我，否則便不再收留。媽媽舍不得把我扔掉，也舍不得把我送人，便偷偷把我装在柴筐里，藏在麦草堆里，只在主人看不见的时候，或者趁夜間，才能把仅有的一口糌粑拿来喂我。就这样偷偷摸摸的，把我养到七岁。

这时候，爸爸忽然病倒了，媽媽急慌了，跑到老远的山坡上的庙里，去求喇嘛念經。喇嘛說是中了魔，得买“仙丹”才能治好爸爸的病。媽媽听說要用“仙丹”治病，回到家变卖完所有的东西，又到庙里去买“仙丹”。

“仙丹”买回来了，媽媽高兴得脸上冒汗，张着大口喘气，爸爸也喜得支着身子想坐起来，准备吃“仙丹”。我听媽媽說

① 一克合二十八斤左右。

“仙丹”如何如何寶貴，心里好奇，便趁媽媽去找水的時候，偷偷把包着“仙丹”的紙包打開，用手指頭沾了一點尝尝，天呀，一股臭味，差點把我弄得連肚子裏的清水都吐出來，原來是喇嘛的大便！

媽媽回來，見我吃了她費盡心血弄來的“仙丹”，啪啪打了我几下，罵我不該亂動。我說是大便，臭死人！媽又打了我几下，說我不該亂說，得罪了佛爺，爸爸的病好不了，一家人都不得好的！我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爸爸吃了“仙丹”後，病不但沒好，反而越來越重，不幾天，就死了。爸爸死的時候，望着我和媽媽流着淚，好像他很對不起我們苦命的母女！

主人聽說爸爸死了，氣沖沖地跑來說：“你們得罪了佛爺，所以不得好死，趕快搬走吧，別把災難留在这里！”

媽媽哭求了半天不頂事，便背起爸爸的屍體，牽着我的手，離開了主人的莊園。抬頭看，到處是起伏的山巒；低頭想，眼前浮現着望不到邊的苦難！媽媽走一步，哭一聲，越哭越沒有力氣。到傍晚時候，走到一條小河旁，媽媽把爸爸的屍體扔到河水里^①後，抓住我，一下子哭昏了過去。

生 离 死 別

第二天，媽帶着我艱難地走到一個莊園上，求莊園主收留下作奴隸。莊園主鼓了鼓肥大嘴唇說：“你在这里可以，你的

^① 這是西藏人民喪葬死者的一種習俗，叫做水葬。

女儿还不能干活，我不能白养活她！”

媽拉我跪下苦求道：“我只有这一个苦命的女儿，求你积积德，一齐收下吧！”

主人冷笑了下說：“我倒有个办法。看来这孩子也该会放羊了，西边村上，有个小头人，正找放羊的孩子，叫她到那里去就行了。”

媽还想說什么，只听主人又說：“到了我的地面，一切听我的，就这么办吧！”媽是被吓怕了的，等主人走后，对我說：“孩子，你就到西村上去吧，会給你吃得飽穿得暖，比跟着媽受罪强。好孩子，听媽的話，媽一有空就去看你！”

我爱媽，也信媽的話，就到西村去了。我走了老远老远，回头看媽时，媽正用袖子捂着鼻子哭着哩。我又奔回媽怀里，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一陣，媽才狠了狠心，讓我走了。

脚上长石子

到了西村主人家后，主人叫我放几十只綿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当被子盖的一张老羊皮披在身上，就算是衣服了。临上山前，主人給我一木杓用炒熟的草籽磨成的糲粑；到山上就着山澗水下肚。傍晚赶羊回来后，給一小木碗清得能照見影子的“图巴”^①，喝过后，便睡在羊圈外面。那地方，山上树林子里狼很多，主人叫我睡在羊圈外边，是为了狼来后，吃不了他的羊，用我代替羊。

① 用糲粑煮的稀粥。

夏天还好过，顶多淋湿，第二天又能晒干。到了冬天，可就难过了。雪压在身上，风吹进肉里，可我不敢换地方，因为主人的皮鞭的味道，比大风大雪还厉害，早使我一想起来就全身发抖。

主人见我能动水桶了，又规定我每天早上起来，先背过水才能上山；晚上回来，先背过水才能喝“图巴”。冬天，河水都结了冰，我要打开冰才能背水。我的光脚板，踩在冰棱上，划开了口子，血流在冰上，染成一片片红色，疼得我使劲咬着牙，眼里含着泪。当我的脚走到河边上后，碎石子很快沾在伤口上，冻上了。我用手一挖，粘掉一块肉，比长在上边还疼，也就不敢挖了。主人见我走路一跛一跛的，用鞭子抽我，说我装病。

这时候，我多想妈呀！我想妈又怨妈，不该叫我到这里来。

过了很久很久，妈终于来看我了。妈一见我脚上长了石子，哇拉一声抱着我哭起来，我不懂事，还埋怨妈道：

“妈妈呀，你不说这里能吃饱、不受罪吗？妈呀，你为什么骗我呀！”

妈听到这里，哭得更凶了，呜呜咽咽地说：“都怪妈不好，孩子，妈的命怎么这样苦呀！”

我和妈一齐哭了一阵，也没有别的办法，妈只好劝我先熬着点，她说：

“听说林芝那边，解放军在修公路了，你现在已经有了个继父，我们两个人准备到那边修公路去，解放军管吃管穿，还



給茶叶和大洋！”媽叫我等她的信，帶信來我再去，因為她不知解放軍叫不叫帶小孩子去修公路。

我答應了。

我成了孤兒

我知道媽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也就更想媽了。我常在夢中看見媽，見媽背着大包的糶粑來接我，我常常在夢中笑醒。因此，對於目前的苦日子，似乎覺着好過了些。這時候，我已經九歲了。

年齡長了兩歲，主人不給增加吃的，只叫多背水。那地方，山上夏天有蘑菇，我見有人用牛糞火燒着吃，也學着燒蘑菇吃。後來，我在一棵草叢中用石頭打死了一隻野兔，便用火燒熟吃。我把好肉留下來，舍不得吃掉。心想：“等我見了媽後，把兔肉給她吃，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媽好久沒吃過肉了呀！”

有一天，我正在山上放羊的時候，見一個騎馬的人來了，他穿着破舊的喇嘛衣服，自稱是我的爸爸，說媽在林芝一個村莊上，正在生弟弟，是專門來接我去見媽的。

我把羊交給一塊放羊的一個老爺爺幫我趕回去還給主人，就跟繼父走了。幾天以後，當我見到媽媽時，媽正躺在村邊一間破房子里，哼叫着，我一下子跪在媽面前，把兔肉拿給她吃，媽只能含着淚點頭，把我的頭摟在她胸前，她不會說話了。我哭着說：“媽呀，你叫我不來，怎麼不和我說話呀！”媽聽後哭得更凶了！

不大会，來了個惡狠狠的人，自稱是本地頭人，說媽中了

魔，得赶紧离开村子，免得給村子带来灾难。媽連話也不会說了，哪有力气走开呢？那人見媽不起来，伸手抓起一根木棍，照媽肚子上乱搗起来。我扑在媽身上哭昏了过去。

醒来以后，見媽生了个小弟弟。小弟弟刚生下来就死了，媽也死了，我又哭昏了过去。

繼父叫我不再哭了，他背着媽的尸体，叫我抱着弟弟的尸体，一齐扔到河里去了。

繼父对我說：“咱們走吧，我也不去修路了，咱到拉薩去謀活路去。”

我跟着繼父走了一天，走到一个叫娘古楚的村子上，繼父叫我在村外等着，他說他到村子里討点吃的。过了一会，繼父来了，把我領到庄园主人家。主人上下打量了我一陣，拍了拍我的肩膀，向女主人望了望，女主人点了点头，进屋里去拿了一包什么东西交給了繼父。繼父千恩万謝的收下了。

繼父把我拉到一边說：

“索郎卓瑪，你也不小了，能自己謀生活了，我要到外国去作生意，你就在这里吧，等我赚了錢，再来找你！”

繼父走了，把我留了下来。

“小 偷 眼”

在娘古楚的日子，并不比放羊的日子好过些。主人家的各种杂活，白天晚上不睡覺也干不完。烧火、作飯、背水、扫地、端茶、送酒、挤奶、捻綫、給女主人的孩子洗糞洗尿，所有一切杂活，都叫我干。主人睡了，我还在干活；主人还没醒，我早

已忙了半天。夏天到河边上背水或者洗东西，还比较好过；冬天，冻的手像掉了一样。洗着脏东西时，想用热气哈哈手，常把粪尿带到嘴里。冬天脚上长石子，夏天伤口变成疮流脓。一年四季，两只脚没有个好时候。稍一不如主人的意，便用湿竹子往身上抽，打的身上到处流血。

因为吃不饱饭，我有一次拿了点死羊肉，被主人发现后，打了个半死。然后，他们全家把酒肉摆好，大吃大嚼着叫我看。我不敢不看，只得低着头看他们。女主人又打着我說：“你这对眼睛，像个‘小偷眼’！”他全家在一旁哈哈大笑。

从那次以后，我更不敢正眼看他们，他们也就更得意地叫我“小偷眼”了。女主人还命令所有的人，不准叫我的名字，都叫我“小偷眼”。每当听到这样的叫声时，就好像一把刀子刺进我心里。可我一句话也不敢說，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不准和狗睡在一起

那年冬天，北风卷着大雪，把土地冻出一条条裂缝。我睡在房檐下，头枕一块土坯，下铺一张羊皮，上面只盖着一件破毯子外衣。我用劲蹬缩着身子，恨不能把身子缩成一个小疙瘩放在嘴里含着。可是，嘴里也没有热气呀，连舌头根都是冰凉的！我像掉在冰河一样。这时，我见主人的大狗，很舒服地睡在狗窝里，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冷。我一下子想到：狗吃的比我好，睡的也比我好；我天天喂它，和它已经熟了，和它睡在一起不是暖和些吗？它不会咬我的。想到这里，听听主人早已打起响鼻来了，我便悄悄向狗窝挪去。当时我多欢喜呀，大

狗果然沒咬我，讓我靠在它旁邊，很快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明后，主人在房檐下不見了我，我因為睡暖和了，也醒晚了。等主人見我從狗窩里爬出來后，立刻大发雷霆道：“這個賤東西，你睡到哪里去了，你也不看看你身上有多少虱子，想把虱子傳到我的狗身上去？”罵罷，不容我分說，和女主人一起，沒命的打起我來。從那以后，我再冷也不敢到狗窩里去睡了。我常常在睡不着的時候想：“媽呀，你这么早就丟下我不管了，你沒告訴我，我們就不如主人的一條狗嗎？”想到這里，便禁不住偷偷哭了起來。我不敢大聲哭，怕主人聽見又要挨打！

第十三次逃跑

后来听人傳說，拉薩来了很多新漢人，跑的飞快的汽車開到了拉薩，人坐在上边还可以唱歌，可以捻羊毛綫哩！新漢人心腸好，給穷孩大饅頭吃，給衣服穿，还办了学校叫念書……

我决心逃跑了。在半夜里，順着一條山路，不分东西南北地跑去。到了天明，跑到一个城市里，一間人家，人家說是澤当，不是拉薩。我向人家要了些吃的东西后，見很多人在場子里唱歌跳舞，便围过去看。正看着，觉着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主人的管家！我立刻像掉了魂，跟着管家走到城外，管家把我拴在馬尾巴上，往主人家跑去。

我起初还能跟上小跑着的馬，后来便栽倒地上。管家仍然打馬跑着，我的背在石头地上拉着，衣服拉破了，肉拉破了，我觉得像掉在滾油鍋里。后来，我昏过去了。

等我覺着一陣發涼，醒來以後，管家正用冷水往我頭上澆。

主人在一旁冷笑道：“我花十三個大洋買來的，你想跑，沒那麼容易！你這個下賤的孤兒，再跑我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狼！”

後來我才知道，繼父是個流氓喇嘛，到處念念經騙人吃飯的。我又埋怨起媽來，不該上了這個壞蛋的當！

一次跑不了，我跑第二次，接二連三，一直到第十二次，每次都被抓回來，打個半死。但是我沒有死心，一定要逃到拉薩去。

有一天，村上來了一群趕驢幫的人，就住在主人家門口。主人叫我給他們燒水送茶，我和他們熟了。我聽說他們要在半夜動身到拉薩去，便決定求他們帶我一同去。

好容易等主人睡着了，我去哀求趕驢幫的佣人們。他們起初不肯，我跪下來哭道：

“好心腸的叔叔伯伯們，你們看我身上還有一塊好肉沒有！……”接着，我把我的苦難遭遇，照實講了一遍。有個年輕的人生氣地說：“咱們窮人的日子真是沒法過下去，我看帶她一起走吧！”

有個人說：“到了拉薩，咱們也沒個家呀，把她怎麼辦？”

我連忙又跪下求道：“我會燒茶做飯，也會放馬背水，我到拉薩就不用您管了，路上我會侍候你們的！”

那個年輕人拉我起來說：“別說啦，你不幫我們干活，我們也帶你去，準備一下吧！”

我千恩万謝的爬起来，忙着替他們收拾东西。临走时，那年轻人还对着主人院子招呼一声說：“謝謝你啦，看你們少了什么东西沒有？”只有管家在院子里含糊答应了一声，我們便出发了。

这次很順利，沒有人管，沒有人問，我跟他們到了拉薩。我装作好像有地方去似的，謝过他們，便走开了。

初升的太阳

起初，我白天在大街上流浪，要着吃，在垃圾里找点剩骨头啃；晚上就睡在墙角下，有时和野狗睡在一起。有一天，我要了点吃的以后，看見一些小孩子到小学校去，忽然想起傳說中新汉人办学校的事。我跟在几个小孩子后面，往拉薩小学走去。到了学校門口，我就不敢进去了，听他們朗朗的念書声，心里羡慕极了。就那样，一次两次三次，有几个常見我的小姑娘注意起我来了。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問我：

“你想上学嗎，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不敢一下子說出我的名字来，因为主人不准任何人叫我的名字，只准叫我“小偷眼”。我說：“我看你們上学真好！”胖姑娘拉着我說：“走，走吧，給老师說說去，你也可以上学呀！”

“我？”我想道：“我連飯也沒得吃的，能和別人一样上学嗎？天呀！会有这样的事嗎？”

胖姑娘見我欲走又停，拉着我便往学校里走去。她看見一位女教师，便喊老师，說我想上学。

那位女教师很温和地走过来，我却直往后退，因为女主人有时也微笑着向我走来，却忽然会打起我来。老师抓住我手，我吓得直打哆嗦，却听到问：

“孩子，你想上学吗？”

我不知不觉中点了点头。那个胖姑娘和别的孩子们，微笑着望着我，似乎想帮我说话。

女老师又问：

“你家住在哪里？你爸爸妈妈同意你来上学吗？”

这一下子我可慌了。因为按西藏人民过去的风俗，孤儿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孩子！我想照实说，又怕老师不收我上学，还会被孩子们耻笑。我看见那老师亲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话，越发心慌意乱，便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答道：

“妈妈爸爸都愿意叫我上学，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女老师笑了：

“那就好。你才来，就上一年级吧！”

就那样，安着玻璃窗的教室里，有了我的桌子和凳子，老师在我的本本上写上四个字，告诉我这是：“索郎卓玛”。呵，索郎卓玛！我叫索郎卓玛，不再被人叫“小偷眼”了！我的心里比饱饱地喝了一顿牛奶还好受！

为了表示我真的有“家”，不让老师和同学知道我是个孤儿，别人放学回家吃饭，我也跟着走出校门，避开同学去要饭。别人放学回家睡觉，我仍然去睡在大街上。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时，我觉着太阳特别好看，忙要点饭吃了去上学。

有一天放学后，老师把我喊到面前问：

“索郎卓瑪，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这一下可把我吓慌了，眼泪也急了出来。老师见我很难过，便說：

“你不用瞞着我們了，听小朋友說，你是在大街上睡，要飯吃的。为什么不告訴我們你是个孤儿呢！咱們学校里，已經有十几个孤儿了，他們在这里上学、吃飯、睡覺，学校就是他們的家。毛主席最关心孤儿了，是毛主席叫我們这样办学校的。你知道毛主席嗎？”

十几天来，我已經知道毛主席是穷人的救命恩人了。听到这里，我一头栽到老师怀里，嗚嗚大哭起来。老师用他洁白的手帕，擦着我好久沒洗的脸。我觉着有一股暖乎乎、甜蜜蜜的东西流遍了我全身，不知道我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生活里了！

开飯了，小朋友拿給我两个冒着热气的馒头，我擦了擦手，小心地接了过来，眼泪刷刷地滴在我第一次捧在手里的又大又白的馒头上。我轉身跑回寢室里，那里有我舒适垫子鋪的床。我坐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一只手輕輕地拉我起来，我抬头一看，是我那比爸媽还亲的老师。

赵友萍 插图

他自己搞下了泥佛

[藏族]拉周家史

赵亦吾

啊嘍，你問草原有多寬嗎？我今年已經七十八岁了，七十八年中，我還沒能走遍這片草原呵！你問我們藏族人民在旧社会里受過多少苦嗎？讓我打个比喻吧，我們民族遭遇到苦難，就好像牦牛身上的毛一樣，算不清，也數不完哪！

噉——噉——。同志，你看那漫山遍野的牛羊，急馳如飛的烈馬，你看那金色的草山，清清的都台泉水，這一切的一切，今天，都是我們青海興海縣上游公社，我們勞動牧民自己的了。

實話，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呵！我拉周老漢磕了大半輩子頭，信了大半輩子神佛，也受了大半輩子折磨……唉，想起那些年月，孽障的狠哩！

.....

向你們談些什麼呢？談談我現在的生活嗎？吃的、穿的、用的，這些你們都親眼看到了。談談我思想的变化嗎？這可真難談。其實，你們這些工作同志要談起我的思想，准比我自已談得還清楚。我呀，我是一個提心吊膽過了大半輩子的人，

我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受了惊吓的人。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誰，只知道我的阿媽是个女奴隶。就連我阿媽的事儿，我还是听老輩人告訴我的。那还是在清朝的时候……

一年秋末，草原上金光閃閃，高山頂上已經在飄洒着雪花，天气漸漸冷了。果洛草原的大牧主，帶着他数不清的牛羊和好几十个奴隶，到阿曲乎来进冬窝子^①。在那些奴隶中，有一半是女奴隶。女奴隶中有一个专门替奴隶主背水的女人，大約有二十多岁，据说还长得相当漂亮。她就是我的阿媽。阿媽怀孕了，还是照样天天背水，只能多不能少。阿媽临产了，她肚子疼得不行。狠心的牧主見到她咬着牙，忍受疼痛的光景，双眉一皺，吆喝說：“这是个沒有父亲的孩子，在帐房里生，会把我的財气冲走。你要生孩子，赶快到外边生去！”阿媽只好忍着疼走出了帐房。

天上，烏云压頂。地下，滴水成冰。北风像凶恶的狼群，在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飞奔、呼嘯。阿媽拖着笨重的身子，一步一步向前移动，想找个避风的地方生孩子。走了好久，她找到了一个別人搭过帐房的地方，那里还留下一个破鍋台。阿媽就在破鍋台边生了我。我生下地后，阿媽把我抱回帐房，亲我吻我，用她流不尽的泪水洗我的脸，用一张破旧的老羊皮把我包起来。她沒有奶水，就每天喂我“打拉水”喝。“打拉水”是牛奶經過几次提炼后剩下的清水，是牧主家的狗都不

^① 冬窝子是冬天羊群聚集的地方。

吃的食啊！

沒过几天，阿媽的“主人”又說話了：“你是整天照看孩子啊，还是要給我干活？我不能白养你！赶快給我把这野孩子送走，不許野孩子留在我的帳房里！”“主人”說了話，阿媽怎敢不服从？她流着泪抱起我，含恨把我又送到那个生我的破鍋台上。她守着我，望着我，吻着我，亲着我。她走开了，又跑回来，跑回来，又走开去。她心里像乱刀子扎：“在这茫茫的草原上，有誰会来抱走这孤儿呢？在这北风呼嘯的寒天里，有誰能收留下这苦命的弃嬰呢？孩子呵，你可別冻死了。孩子呵，你可別讓狼給叼走了。”她跪在草原上对蒼天禱告：“神佛保佑，善良的人呵，你快快来抱走这孤儿吧！”最后，她狠下心，默默地走了。我，一个刚刚生下几天的嬰兒，又冻又餓，在那里沒命地“哇哇”哭叫。

被踩过的青草，会重新生长；被抛弃的孤儿，也还要生活。也許是草原舍不得我这条小生命吧。阿媽把我放在破鍋台上不久，有一个人从那里經過，听見我的哭声，急忙上来将我抱起，用他的老羊皮袄把我围了起来，拥在胸前，嘴里暗暗地咒罵：“哪个狠心的女人，竟把孩子扔到这寒天荒野之下？”一抬头，他望見远远的有一个女人在擦眼泪，他刚要追上去，那女人一轉身，跑得无影无踪了。可怜阿媽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听說，在第二年的春天，她随着“主人”回果洛草原去了，以后永远再沒有回来。

撫养我的这戶人家，也是穷人，他名叫公丈。他自己无儿无女，把我当做亲儿子一般疼爱。我在养父养母的照看下，活

下来了。小时候，我跟着养父放羊、放牛。养父常常向我說，“我們只要能养更多的牛羊，就能住更大的帐房，把生活扭轉过来。”我照着他的話做，用心照看牛羊，可是怎么也不成，生活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我那养父养母沒有等到好日子到来，就被貧病压死了。

我二十四岁那年，結了婚，后来还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丫头。为了生活，我們一家人拚命干活，省吃俭用，从这个部落轉移到那个部落。我的家曾两次混到有近百只羊、十几头牛的光景，我那时也滿心滿意指望該有好日子过了，可是两次我都破了产。一次是因为部落和部落打冤家，头人派捐要款买枪枝，把我的牛羊要光了。另一次，是官府要捐派稅，又把我的牛羊要完了。不久，在一次大瘟疫中，我的老婆和大儿子病死了。我嫁了女儿，带着我小儿子到处流浪，一心想把我这唯一的亲人养大，好再組成一个家庭。

在那个社会里，穷人要想过好日子，真是睜着眼做梦！怎么办呢？富人說我們穷人命苦，我也只有認命了，我求神拜佛，把希望寄托給来世。

說起求神拜佛，不怕同志們笑話，我倒想請你們看一件“宝贝”：是啥“宝贝”呢？是一个泥佛。这个泥佛的来头可大着哩！我三十八岁那年，大千戶^①要我跟他去一趟西藏。来回得花半年多，沒有工錢，还要自己帶口粮，我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一路上，千戶騎着高大的騾子，我們十七个人跟在后

^① 在草原上統治着几个部落的大头人。

边跑。到了拉薩，我請一个喇嘛吃了一頓千戶的糌粑，那个喇嘛临走的时候，从怀里取出这个泥佛，告訴我：“把这佛爷带在身上吧，它能消灾除病，保佑你发家发财。”从那以后，我把这泥佛挂在胸前，挂了将近四十年。这四十年它是怎样保佑我的呢？

那时，我那唯一的孩子已經十四岁了，別看他岁数小，长得倒像小牛犢子一样强壮。我心想：現在有了帮手，又从西藏請来了佛爷，我們的日子往后該好起来了。誰曾料到，幸福的大門老把我們穷人关在門外，灾难却像虱子一样死死纏住我們穷人不放。

牧民沒有牲畜，等于沒有一切。我和我儿子，就是沒有一切的人。但是，官家對我們还是照样派捐要款。出不起？出不起可不成。出不起就要支“烏拉”差項捐。最远的一次“烏拉”是往玉树結古寺运送粮食。动身的时候，正是阴历九月。我們这地方，一到九月就是冰天雪地。多漫长、多难走的險路啊！

我們一块去的歇戶，每人管十头牛，每二十头牛編成一队，由一个持枪騎馬的衙役押送。衙役對我們簡直跟对待囚徒一般。白天，我們一个人要看好十头牛，走慢一点，掉了队，鞭子馬上抽到头上；走快一点，把后尾的牛群抛远了点，棍子又打在身上。夜晚，我們这些“烏拉”要照管好牛队，拾牛粪，烧茶，做飯，伺候官府的衙役。衙役随叫随应，連个安穩觉也睡不成。

有一天，大雪紛飞，山好高，路好难走，山坡那么陡，連牦

牛也累得气喘吁吁，肚皮一撮一撮的。我和一个老汉一块儿管二十头牛。我們两人身上穿的是老羊皮袄，赤着两只脚，在风雪里走。狂风吹卷着滚滚的雪团，迎面打来，噎得人喘不上气来。我們又餓又累，实在拖不动两条腿了。那老汉停住脚，搖搖晃晃靠在我身上，上气不接下气，对着我的耳朵低低地說：“拉周，我再也走不动了，你照顧点我的牛吧……給我家里……”我手里紧紧捏住挂在胸前的泥佛，安慰老人：“挺住吧，神佛会保佑我們……”我的話沒說完，衙役赶上来，不問青紅皂白，劈头盖脸狠狠抽了我們一頓馬鞭。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我用自己身子挡住老汉，一面向官府人家討饒。一个狠心的衙役对我吆喝道：“怎么，你骨头硬啊？好，我来讓你尝尝滋味！”說完，他們剝光了我的衣服，一陣乱鞭子把我打得人事不知。我醒来时，已經被同伴們抬进了帳房。我問：“那个老汉怎样了？”同伴們含着眼泪告訴我：“他挺不住，死了。”我听了，用力地捏住我胸前的泥佛，暗暗地禱告：“佛爷呀，这些你都亲眼看到了，保佑保佑我們这些苦命的人吧！”

第二天清晨，我們几个同伴，用手刨开一个雪坑，把老人盖住。我又忍着痛，咽着泪，繼續赶着牦牛，踏着雪地，走上那走不完的路程。我們藏族人民中有一首歌曲，唱的就是“烏拉”的不幸，同志，我唱給你們听听吧：

可怜的小馬，

可怜的小馬，

可怜可怜真可怜。

背上鞍，帶上轡，

后有馬鞭，不斷抽打，
不走不行，不跑怎麼辦？

可憐的“烏拉”

可憐的“烏拉”

可憐可憐真可憐。

身無衣，肚無糧，

牛馬還能任意吃水草，

“烏拉”呀——

得不到一碗炒面。

那一次當“烏拉”回來，我病了好幾個月。在我的病稍微好一點的時候，“烏拉”又接二連三地派到了我的頭上，一下去果洛，一下去西寧。那時，我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他的脾氣倔，是個直來直往的人，喜歡把肚子裏的話擺在桌面上，遇事總好講個理。在那個世道上，這樣的人總是要吃虧的。

我兒子看到“烏拉”總是派到我的頭上，實在氣不過，就去找千戶講理。他見了千戶沒有行禮，就大聲地嚷了起來：“不要把羊毛吞在肚子裏捻繩，有話就在眾人面前講清。你們看我阿爸老實，好欺負啊！一次又一次的支差，都攤派到他的頭上，這還有窮人的活路嗎？……窮人只有一條命，要命可以，要支差再也不去了！”千戶見我兒子氣勢汹汹，怕惹惱了他，引起更多窮人的反抗，就暫時壓住火氣，對我兒子說：“這事情好辦，咱們都在一塊草原上生長，喝一條溝水長大的，這些小事

犯不着动气。你回去吧，以后支差再不派你家。”

那天我在家可真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晚上，我儿子笑嘻嘻的奔到我面前，说：“千户答应了，以后再不派你支差了。”我听了这话，半信半疑。我手抚摸着胸前的泥佛，诚心诚意地默祷……

我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我苦熬苦累地干活，希望挣下些牛羊，制一顶新帐房，给我已经满了二十岁的儿子成个家。谁料到，灾难又落到我这苦命人的身上……

我家里有一头奶牛和一头黄牛。那条奶牛可真好瞧，个子长得大，奶子挤得多。它是我们卖命挣来的仅有的财产。富人家见不得穷人家有朵好牛。我家的奶牛又被千户家看上了。有一天，千户派小头人才郎加到我家来，一进帐房就皮笑肉不笑地说：“官家的捐税派下来了，这次由你家出一头牛。”我能说什么呢？只好认命！我让才郎加牵走了黄牛。我以为没有事了，谁知第二天才郎加又闯进我家帐房，故作惊惶地说：“不得了呀，你的黄牛昨天夜里，在路上被狼群围住吃掉了，险些把我的性命也搭上了。……这是佛爷的旨意，命里注定，你再出一头牛吧！”这明明是存心坑人，想夺走我那头奶牛嘛！针再小，也难吞下去，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和我儿子拉扯着才郎加去找千户评理，想保住我的奶牛。狼和狗住在一个窝里，它们是一条心；千户和头人，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早已串通好了的。千户见了我们，理也不理，只对才郎加说了一句：“牛牵来了吗？”才郎加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牛倒是

牵来了，可半路上又被狼給吃了。”千戶听了，这才扭头对我们父子說：“那真可惜了。这么办吧，才郎加把你的牛丢了，你向才郎加要，由才郎加賠你那条黄牛。官家的捐还是要交的，你現在就回去把你那条奶牛交来！”

我儿子一听这话，脸气得煞白，高声叫道：“你们是狗狠一个心，存心害人。黄牛刚让你们牵走，你们又来要奶牛，难道让我们穷人吃草啊！”

千戶猛地跳起来，指着我们父子的脸說：“你们要抗捐？那好，我把你们交给官家，公事公办。”

我是个怕惹事的人，我想，再好的馬，上了馬絆子，总归是跑不动的。像我们这些脑門子上沒油的人①，怎么惹得起千戶和官家呢？于是，我当着千戶的面，把儿子訓了一頓，硬把他拉回家去了。随后，我背着他偷偷地把奶牛給千戶送去了。儿子发现奶牛沒有了，和我吵，和我鬧，哭着說：“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和千戶拚命去！”我拦住了他。从那以后，他一句話也不和我說，整日磨他的刀子。我怕儿子闖出祸事来，一天到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儿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話沒有了，活儿也不干了，有时一个人默默地喝酒，喝醉了就哭、就鬧、就罵。我忍受着，忍受着，只图保护住我这唯一的亲人，唯一的儿子。我还祈求什么呢？我只有禱告神佛，保佑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吧！

我的儿子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像草原上的烈馬一样，跑

① 天生沒有福气的人。

起来是停不住的。过了很久很久，他看到只要有我在，絕不会让他去和千户拚命。有一天夜里，他对我說：“阿爸，这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們搬到黄河南岸另寻出路去吧！”我劝解他說：“孩子，南岸北岸还不都是一样，哪里都是千户、头人的世界！羊脖子沒有駱駝的长，也还照样吃草，咱們就忍住这口气吧……”我儿子沒听完我的話，連連摇头，坚决要离开这片草原，另找出路。我看实在劝不住他，只好答应他一个人走，我年紀大了，故土难离，就一个人留下。我儿子見我答应放他走了，連日上山打猎，給我打了两只草狐，五只黄羊留下。第三天清早，喝了早茶，帶上炒面，我送他出了家門。过了一道崗，又是一座坡，我們走到了黄河边上。黄河的水好急呵，对岸的山好陡呵！我的心像嘩嘩流着的黄河水似的翻滾；儿子今后的生活道路，比对岸的高山还要险恶！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說：“孩子，你別走了吧。”儿子撫着我的肩膀，搖了搖頭。我們在黄河边上站了很久很久，儿子才劝解我說：“阿爸，你回去吧！你送得越远，我心里越是难受。多热的火也烧不化真金，多恶劣的环境也拆不散我們。我到了那边，能混下好日子，一定来接你。”听他这样說，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哭了，儿子也哭了。我仰头望着青天，天像要塌下来似的；我远望对岸的高山，山像要倒下来似的……

我的儿子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走了。我孤单单的站在河边，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心里默念着一首祝願的歌：

你是空中的大鵬，
高飞远走了；



留下我这只老雁，
何处是归宿！

你是最好的骏马，
扬蹄远奔了；
留下我这头老牛，
有谁来照应！

你们不是问过我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吗？我儿子在离开我的第二年，由于贫困交加，加上对于亲人、故土的思念，在一场大病中，孤孤单单地死在异乡了。按照我们藏族人民的习惯，死了的人，是再不提到他的名字的。但是，在这里我要向你提起另一个也是死去了的人的名字，他就是现在依然在草原上兴风作浪的大千户切本加的父亲李尔加本。李尔加本虽然已经死了许多年，我还是要诅咒他，诅咒他的灵魂，让他永远升不了天。你看，我又讲起迷信来了，真是……。我的意思是要控诉他的罪恶。

啊，对，还是向你们谈谈我五十岁以后的生活吧！

自从我唯一的亲人离开了我，我又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我想：我的脑门子上没油，是天生注定的孤苦命，只有多念念经文，修修来生吧！可是怎样维持生活呢？我给富人当长工，做杂活；打黄羊，抓哈拉^①……有一年，我帮一家富人宰杀了一只有炭疽病的羊。炭疽病是一种很厉害的病，传给了人，就

^① 哈拉是草原上的旱獭，与老鼠同穴，能传染鼠疫。

有生命的危險，可是为了混口飯吃，我也顧不得这些了。結果我大病了一場，多亏几个穷朋友的照看，才沒有送命。以后，誰家有炭疽病的牛羊，都来找我宰杀，我也就以此为生。好多人都說：“別看拉周命苦，可是人家命长。”我听了一笑，也說：“就是哩，世上还是得有老实人活着，那才叫世道。”那些年，我还給一些富人家做零活，比如，誰家殯葬死人，我就去帮工做飯、煮茶；这在旧社会里也是公認為最低賤的活儿。

在我六十二岁那年，有一次我在外边做杂活回来，因为好多天沒吃过飽飯，再加上天寒地冻，我蹶了一跤，跌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經躺在自己的破帳房里。我的穷朋友兰木周老汉握着我的手說：“拉周，你年紀这么大了，再一个人这样生活是不行了。”听了兰木周的話，我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怪自己的命不好，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命啊，改变不了啦！兰木周看到我那样子，同情地对我說：“我有三个儿子，活像三只雄鹰。我二儿子才日杰，胆大心細，我把他送給你，你以后的生活就由他来照顧，怎么样？”我听了兰木周的話，紧紧閉上两眼，想把眼泪噙住，可是眼泪还是簌簌地流下来了。我能說什么呢？我知道才日杰是兰木周最心爱的一个儿子。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送给了我这孤苦的老头子，我还能說什么呢？想着想着，我不禁痛哭起来……。

从此，我又有了亲人了，生活又有了依靠。

現在，我这过繼来的儿子，是我們公社的支部書記。他是一九五八年入党的。

在我七十八年的岁月中，有六十四年是泡在苦水里的。

过去,我相信命运,相信神,以为只要听天由命,多多敬神,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解放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共产党又那么亲切地开导我,我才慢慢明白穷人“命苦”的原因,清除了旧社会那些官府、“红保”^①在我心上烙下这颗迷信的烙印。什么命运啦,什么神佛啦,原来都是牧主、头人、佛爷、千户们为了欺骗我们穷人想出来的花招。要不然,共产党来了,我的命怎么就好了呢?现在,我再也不信神了。你们看,我自己摘下了这个无用的泥佛,我再不戴它了。

啊,我的好同志啊!你们看,天多么蓝!草原多么辽阔!在旧社会里,在这蓝天下,在这辽阔的草原上,我们穷人想找一块立足之地都不容易啊。今天,这蓝天,这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了。让我老汉唱一只颂歌,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吧:

风暴再狂,
也吹不动高山;
乌云再密,
也遮不住太阳。
共产党
是贫苦牧民的靠山,
毛主席
是贫苦牧民的太阳。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深夜

金立德 黄启荣 插图

^①“红保”是青海藏族人民对部落统治者的总称。

从喇嘛到战士

[藏族]格东家史

赵淮青

黄河的上游,有两个美丽的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它们像一对传说中的玉环,拴住波涛滚滚、万里浩荡的黄河。

在黄河源头的辽阔草原上,如今建起一座崭新的城市——“玛多”。就在这草原新城的街头,我遇到中共玛多县委党校的学员,九十岁的藏族老人格东。他步履敏捷地向我走来,那满头的银发,黑红的脸膛,显得英武异常。

他是我五年前的老相识,没料想能在这儿遇到他。我跑过去跟他握手。“是您呵,来开会吗?”

他回答道:“不,我是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几年当队委委员,没搞出什么成绩,再不学就叫青年人拉下了。”

我说:“您来这儿一趟可真不容易,光骑马就够您受的。”

他嘿嘿一笑,提高了嗓门说:“怎么,我耳不聋,眼不花,要论骑马,你可得输给我,我还要活它十年,凑够一百岁,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来他个越活越有滋味!”

我长久地望着他那苍白的须发,黑红的脸膛,一股崇敬之

情涌上心头。

五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正在这河源一带进行采访。一个风雪的夜晚，扎陵湖公社党委書記披着滿身白雪，走进我的帐房，眉宇間流露着喜气，劈头就說：“今晚支部会上要討論一个老牧民入党，你不去看看么？”

“討論誰？”

“八十五岁的格东老人。”

一句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跟着公社党委書記，走进一頂寬敞的黑牛毛帐房。这时，帐房四周已經坐滿人，只見人头攢动，烟气氤氳，那盞搖搖晃晃的玻璃馬灯，散出昏黄的光。

會議已經开始，看不清講話人的面孔，然而，伴随着帐房外风雪的嘶吼，我听到一种极其低沉，又极其宏亮的声音……

“你們問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說起来話就长了，你們年輕人不知道从前的格东……

“从我記事起，我的祖父、父亲就守着几只討飯的碗，住在一頂睡覺时腿要伸到外头去的小帐房，門前从来沒拴过自己的牛羊。我有九个兄弟，一个被人誣告是賊，杀了头；三个叫馬步芳匪軍抓去当兵，一去不回头；还有四个是流浪汉，死在外乡。每一次改朝换代，当官的、头人、牧主都把好話說尽，他們說人話不屙人屎，穷人的日子，在泪海血河中找不到岸边……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好心的爹娘沒法养活我，他們不忍心活活餓死我，七岁就送进喇嘛寺院当完德^①，这是当时穷

① 地位最低的小喇嘛。

人仅有的一条活路。进了这座人間地獄，我才懂得，穷人是该不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呀！我还没有寺院的鍋台高，就給他們拉风廂，拾柴，背水，送飯。十冬腊月，从寺院到河边，打着赤脚，走在陡峭的山路上，河里的冰粘去脚板的肉，带血的脚印把山石、枯草染紅，望着那山崖上紅極林里挂着失脚踏落的伙伴們的尸体，怎不惊心动魄？

“寺院的鐘声一响，念經的时候到了，声声震碎我的心，吓破我的胆，因为背不熟那厚本的經書，他們用烟火燙我的手心，用針釵扎我的臉腮，用鉄絲穿我的筋骨……我要逃！我把这个想法告訴跟我最亲热的师兄，半夜里，我看不清他的舌头伸得多长，反正他攔住我的头，用胸膛堵住了我的嘴，我听見他的心跳得怦怦响。可是他终于答应救我，想了一条‘妙計’。第二天他偷偷宰了一只羊，对管家說羊是我宰的，还說我人小不懂事，不懂出家人的清規戒律，希望管家饒恕我，把我撵出寺院了事。好家伙，佛門圣地杀了生，这还了得，管家当即下令打了我一百蘸水皮鞭，赶出庙門。

“我掙扎着皮开肉綻的身子，被管家推出寺院的硃紅大門。外边像鍋底一样漆黑，我忍着鑽心刮骨的疼痛，連滾帶爬，溜下那陡峭的山坡，面前是黑蒼蒼的大草原。到那儿去呢？去找我那討飯的阿爸嗎？得罪了天地神灵，阿爸也不会輕饒我，少不了又是一場毒打……

“那一夜，气候也像今晚这样，又是风又是雪。我不知走了多少路，腿像一截羊腸，再也直不起来，就在一块避风的山石后坐下来。那身单薄的紫色袈裟，到这时，真好比一张薄

紙。开头，身上火烧火燎还觉不出怎样冷，到后来真冻得招架不住了，就围着石头跑。忽然，一只什么野生动物被我惊动了，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不知是病了，还是冻坏了？我毫不费力地把它逮住，原来是只红狐。我把它按在怀里，像只火爐。这一夜我总算熬过来了，想不到，红狐救了我一条命，红狐也把我送上另一条苦难的路……

“后来，我用这只红狐换到两只小羊，作为我给父亲的礼物，父亲才没有治我‘杀生之罪’。他对我说：‘娃呀，你命里注定，以后就当个猎手吧。’从此，我就跟上老猎人，给他们背枪，喂狗，学着辨认兽踪，观察风向。二十岁上，我成为远近闻名的好猎手，半里以外的野物，不管它怎样乱蹦乱跳，说打它的脑袋，决不会打在胸膛上。

“满心想就这么混日子，谁知在那样的年月，穷人是安生不了的。有钱有势的人硬是要敲詐你，坑害你，不叫你活命。走到哪里，只要枪一响，牧主的狗腿子就像牛虻闻到生味，跑来向你摊派皮张，摊派野味，辛苦一场，到头来，还不够他们要的税；你不交，山封为神山，地封为神地，把你的猎狗打死，把你的枪没收，把你的饭碗砸啦！

“那时节，我还年轻，性子火爆，实在忍无可忍时，就跟他们拚。一次，果洛草原的牧主日赫落，派出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家丁把我包围起来，我仗着自己年轻力大、枪法好，和他们枪对枪，刀对刀地干起来。野兔再猛，架不住虎狼成群，战斗持续了大半天，我力尽弹绝，正要跳崖，叫他们从背后抄上来逮住啦。他们缴了我的枪，没收了我的马，又把我捆起来，往嘴里

塞牛糞，然後吊上兩丈多高的木頭柱子，腳上墜了盤磨青稞的石磨，四五條壯漢子手執皮鞭一齊打，我不知昏過去多少次，血順着脊梁、胳膊、雙腿流下來，染紅了木柱底下那片坑坑洼洼的土地。……當時我真盼望着死呵，可他們覺得那是便宜了我，狠心的牧主把我送給了馬步芳匪幫……

“這以後，我給馬步芳匪幫當苦差，把他們從藏族人民那兒壓榨的血汗，大批的羊毛、皮張、牛絨、鹿茸、麝香，由果洛草原運到省城西寧。數不清的白天黑夜，冰雪里滾，風雨里爬，走快了走慢了都有刺刀、槍托等着你。當兵的偷了羊毛，加上石頭頂份量；人家偷牛我背黑鍋，到了地方，又是一場可怕的災難，在那個社會，還有什麼是是非曲直！於是，我又第二次逃走了。

“回到家，我拾起阿爸為我留下的唯一財產——一根滿是牙窩窩的打狗棍，沿着他老人家的腳印討了幾年飯。五十二歲上，一個比我还老的女人嫁了我。可是我有了老婆成不了家，我們老兩口原打算去給牧主當長工，沒料想人家不收留我們，說什麼不讓受凍的人生火，不讓挨餓的人作飯，不准我們住在他的帳圈里。在牧主眼里，我們這些‘老麻拉將’^①，是世界上最下賤的人！天哪，這麼一片大草原，就沒有我格東站腳的地方。女人對我說：‘進山吧，熊嘴狼舌是咱們的家。’

“她勸我走，自己卻沒有跟我走。女人家經不起折磨，撒手撒下了我……

^① 叫化子。



“好啦，我要去宿熊嘴，要去碰狼牙，我单身只影走进深山老林。沒有枪，也沒有馬，只有猎狗‘回勒’跟我相依为命。山里狼成群，豹成队，我却不敢同它們照面，怕它們把我‘猎’了。就連那些狐狸、旱獭、野兔等小野物，也仿佛故意欺負我年老，知道我肚里沒飯跑不动，在我面前搖来摆去，翘尾巴。說实在的，我确是常常餓得头昏眼花，跌倒半天爬不起来，不等接近它們，自己先跌倒了。

“年輕的同志們，我們今天在場的每个人，都穿着粗糙大衣，布面老羊皮袄，腰纏彩色的緞帶，脚蹬从貿易公司买回来的又結实又好看的皮靴……你們也許觉得这都很平常。你們实在想不到我那时穿的是什么？那能叫作衣服嗎？打了野物把皮一剥就披在身上，布？在旧社会我身上沒有貼过半寸布！脚上的靴子，分不清哪是靴帮，哪是鞋底，不过是兽皮卷起来的皮筒筒。夜晚无处躲藏，以兽皮作帐，以兽骨当杆，撑起‘帐房’。遇到刮风下雪，常常把我压在雪底下，全身冻僵，只有心口窝是热的。……过去那本苦賬呀，永远記在我心上。”

講到这里，格东老人从帐房的角落里站起来，在昏黃的灯光下，我看到他那涌泉似的热泪，順着布滿皺紋的两腿流下来。他激动万分地摊开双手，面向大家，声音颤抖而宏亮，“乡亲们，同志們，旧社会我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人家只晓得我叫‘老麻拉将’。我阿爸阿媽生了我，仿佛就是为了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是誰把我这已經冷冰了的心暖过来，又叫它跳起来，是誰叫我認識了这个世界，叫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是党，是党呵！党才是我真正的亲爹娘，我永生永世也不

离开她，我这口气是为党喘的！”

接着他谈了他自己接近党、认识党的过程。

一九四九年秋天，馬步芳匪帮像豺狼遇见猎人，缩头藏脑的逃了。就在这时，格东老人跑遍了玉树、果洛的山山水水，回到了家乡。刚到家，一阵妖风吹得他睁不开眼。草原上的人们说，馬步芳歹毒，共产党比馬步芳还歹毒，要不，馬步芳怎么会被赶跑了呢？头人牧主们更是借机造谣，说外地人好比老虎大虫，不管是山上的，平原的，都吃人。话传到格东老人的耳朵，他想：葬身熊狼肚也比叫汉人逮住折磨死强，山林才是我的老家。他一横心又走了。

但是没有过多久，山里又传来一阵风声，不，这是一阵唤醒劳苦人民心灵的钟声！老人听说，新来的汉人和过去的馬匪完全不一样。到底是熟土难离呵，终于，他最后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人民政府的干部听说格东老人回来了，立刻带上炒面、酥油、茶叶、人民币去看他。过去他见到当官的、头人、牧主，脱帽鞠躬吐舌头^①，老远就迎出去，人家高仰着头，眼珠瞅着云彩。可是今天，这位汉族“官人”，却对他那么尊敬，那么亲热，没有挨打受骂已经够使他惊讶了，还带了那么多吃的、用的。格东老人第一次尝到人间的温暖，暖得他心里热呼呼的。

奇怪的是，那一晚，头人拉布才也来了。他惊慌失措，一双绿闪闪的狼眼盯住酥油灯，猛然抓住格东的手，像嚼生肉一

^① 这是藏族人民过去见到统治者时的一种礼节。

样咬牙切齿說：“以后不准你靠近共产党，汉人給你一块肉是为了拉你一头牛，共产党的錢是燙手的！往后定把你这糟老头子送到内地去喂驃馬，做苦工，提尿壶。”他劝格东把帐房搬到他那儿，以后定会有好日子过。他万万想不到格东会这样回答他：“狼在打什么主意，猎人最先知道，我要是幻想蚊子对我开恩，除非我身上沒有血了。”一听这话，头人吐了一口唾沫，走出了帐房。

那年年底，人民政府又救济了格东五头牛，三十多只羊，而且帮助他成了家。快八十的人了，第一次生活有了着落，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第三年春天，老伴和小女儿得了一种可怕的病，要在以前，就别想活下来。可是，人民政府从百里以外为她们請来了医生，一个錢也不要，硬是把他那看来沒有指望的亲人救活了。

格东老人就是这样从一些具体事实中認識了党。是的，他非常朴素而明确地懂得了，七十多年的苦水已經熬到了头，永远跟着党，就会走上幸福的金桥。以后，他冲破头人三番五次的阻挠，带头加入了互助組，合作社，后来又参加了人民公社。

那一天夜里，格东老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队伍里增添了一名老而不衰，志大心雄，八十五岁的老战士。

第二天，我到格东老人的家里去看望他。

老远老远，我看見那頂嶄新的黑牛毛帐房在阳光下閃光，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家庭，人是新的，一切家什物件都是这几年来从无到有添置起来的。我

和老人家坐在灶前的毛氈上，他為我斟滿了一杯滾燙的奶茶，話題就從這兒開始了。他告訴我，藏族人民的生​​活是離不開茯茶的，就像離不開咸鹽一樣。然而解放前，格東活了七十多歲，只吃到二十多包茯茶，但解放十多年來，他家就吃了一百多包茯茶。說到這里，格東轉過身去指着帳房四周堆着的那許多青稞袋，說他以前吃野牲肉，把胃吃壞了，那時候吃青稞炒面要從幾百里以外運來，窮人是沒有份兒的。如今呢，他們天天都吃酥油、奶子、炒面合拌的糌粑，去年他家分到的糧食今年還沒吃完，今年分到的糧食又原封不動地擺在那兒了。

當我們說話的時候，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在笑咪咪地望着我們，她們身着黑色的羊毛氈氈大衣，黑邊衬着紅的、淡綠色的布內衣，這種生活，難道是格東老人以前夢想到的嗎？這種家庭的溫暖難道是他夢想到的嗎？

五年過去了，五年後格東作為縣委黨校的學員，在黨校的宿舍里，神彩奕奕地坐在我的面前。

過去的五年，對他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他曾經到蘭州去開過會，他興致勃勃地談到那次的見聞。

“同志，火車真是個了不起的玩意兒，比起草原上的駿馬，又快又穩當。坐在上邊，喝茶，吃飯，解溲，就像在家里一樣。我一到蘭州，首長們親自到車站來迎接，親自攙扶我上樓，每頓飯都來問我想吃什麼。在這個城市里，我大開了眼界，參觀了毛紡織廠，皮毛加工廠，我万万沒想到我們牧民家的出產會有這麼大用場！”

和格东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小伙子，跟我談了許多关于这位年老的共产党员热爱党，热爱集体的一些事情。

格东和老伴給生产队包放了一群羊，总共有三百来只，到了产羔季节，白天他和年輕人一样，翻山爬坡，跟群放牧。路上，小羊刚产下走起来还不灵便，有时掉了群，他就用接羔袋把它們装起来背在身上，常常一背就是几只，汗水湿了皮袄他也不忍心放下。

晚上他怕把小羊冻坏或遇上狼害，夜夜守圈接羔。在大忙季节，他腰带不解，靴子不脫，一有响动即刻起来招护。他把刚产下的羊羔一只只抱进帐房，擦抹干净，然后拿自己的皮袄給它們盖上。

队长見他年紀太大，工作太辛苦，常常劝他休息，他跟队长說：“这点苦和旧社会还能比呀！旧社会我想放羊，自己沒有，牧主信不过我，这如今放的是自己的羊，集体的羊，心里痛快，我一点不觉得累，反倒觉得是种享受哩。”队长又說：“你的生产經驗多，动动嘴就行啦。”他回答道：“咱們共产党员光动嘴能服人？我身子骨还結实，能叫大伙白养我嗎？”

一次，有个年輕人赶着社里的牛外出运粮，不小心丢了牛鞍下边的毡片，把牛的脊背磨破了。老人发现了这件事，心痛得很，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帐房里的地毡拿来补上。年輕人第二次赶牛外出，心里納悶的不行，也感动的不行，路上再不敢大意，特別加小心。当他从外边回来弄清这件事以后，当晚就去向老人作了检讨。

有一年秋天(那时候的草原不像現在这样平靜)，青壮年

都走圈放牧去了，只有格东老人带领几个妇女在定居点上守家。一天傍晚，忽然从山那边跑来两匹马，马上的人衣帽不整，肩荷长枪，自称是县上的牧马员，因迷失了路到这儿歇歇脚，吃顿饭。

格东老人认识县上的牧马员，而站在他面前的两人却从未见过，知道其中必有蹊跷。老人不动声色地和他們寒暄，端来野牲肉請他們吃，注意察顏观色。

这两个来路不明的人，只顧大嚼大咽，活像餓狼逮住了羊羔。格东发现，他們一边吃，一边趁自己轉身回头的功夫，偷偷地把肉塞到怀里去，格东老人断定这两个家伙决不会是好入。心里盘算着怎样麻痹敌人，以便待机而动。

老人有意暗示他們：这个地方偏僻，政府的干部很少来，并高声张罗女人們拿来新酥油，把茶熬得浓一些，又再三挽留他們宿在这儿，明早吃过飯再上路。

他的心計果然生效。开始，那两个家伙还恶狠狠地瞪着他，一举一动都加意戒备，等到飯后却已滿脸堆笑，得意忘形，甚至松开腰带，把长枪从肩上摘下来，放在地上。老人对这些都仿佛全不在意，只管和他們交談。还不停地給他們斟茶，递肉。终于，老人趁他們不留意，把两杆枪从帐房底下推到外头去，霎眼功夫，几个剽悍粗大的妇女已經持枪站在門口，只听得大喊一声：“不許动！”接着又进来几个妇女把两个坏蛋捆了起来。不出老人所料，这两个“牧马员”果然是两个漏网的反革命分子。

老格东赤手空拳机智擒土匪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草原。

領導上嘉獎了他，並從他繳獲的兩支長槍中選一支送他。從此，格東又多了個“老民兵”的稱號，周圍幾百里，一提起九十歲的老民兵，人們都尊敬地翹起大拇指。

黃昏，我向格東老人告辭，他要到附近一個生產隊去，我們在縣委黨校的門前分手。這時，夕陽灑遍了黃河源頭的草原，黃河像銀色的緞帶飄拂在我們的眼前。

這是多么好的一個地方呵！但在過去，它受盡歷代統治者的蹂躪，荒涼孤寂得可怕。而今天，它回到了人民的懷抱，短短的幾年功夫，就變得如此熱鬧而又美麗，一座新的城鎮在草原上聳立起來。我回過頭去望着格東老人穿過筆直的瑪多長街，威武而矯捷地向前走去。他的前面，是遼闊無垠的草原，蔚藍明淨的天空。

楊永青 插圖

达 吉

[彝族]达吉家史

树青 陈犀

一

一九四五年农历冬月初八清晨。

阳糯雪山上的积雪，被刺骨的山风一刮，漫天盖地地飞卷下来。从瓦岩乡到越西县城的崎岖小路，经过几场暴风雪，路面结满了溜滑的冰凌，行人走在上边，已经十分艰难，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又与人作对，没头没脑的往下投掷冰块，更叫人寸步难移。

只见风雪路上，模模糊糊地出现了几个人影。走在最前面的壮年汉子，挑着一付篾条籬筐。前头，一堆烂麻布片上，坐着个刚满五岁的圆盘脸、塌鼻子的女娃；后头，籬筐里睡着一个不到三岁的男孩，被一团烂棉絮裹着。棉絮下面是一口破铁锅，里面装了一二十斤包谷。扁担上还挂了两把鋤头和几把打石头用的凿子、鑽子。一个青年妇女走在中间，怀里抱着个不满百日的婴儿，背后背着一个破背兜，里面装着几十斤

洋芋和一些破布片、烂棉花、几个缺了口的土碗。最后边，跟着个老奶奶，她拄着一根青杠棒，艰难地挪动着步子。

任国清一家六口，冒着雪，顶着风，从瓦岩乡朝越西县城走去。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襤褸，手膀上，大腿上，都冻起了紫褐色的斑痕。

这一带地方，每到冰雪封冻的季节，也就是黑彝奴隶主最猖獗的时节。为了防范突然袭来的灾祸，小路两旁坡坎上稀疏的烂草房，全都是关门闭户，一片死寂。

在这个时候，任国清全家为什么要冒咄大风险进县城呢？说来也是不得已的事情。眼下，瓦岩乡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今年（一九四五年）秋收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征收了五次田赋税（预征到民国五十八年，即一九六九年）。老百姓除了缴不完的租税钱粮，连生命也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军队经常到这儿来“剿灭彝蛮”，不仅枪杀、抢劫彝胞，连汉族劳动人民也难幸免。他们随便给人安上一个“私通彝蛮”的罪名，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所以，任国清早就打算离开这是非之地。他想，隔官府近一点，凭劳力吃饭，省得耽惊受怕。可是，老奶奶总说“熟土难移”，舍不得离开。前天，甲长通知任国清预缴民国五十九年（即一九七〇年）的田赋粮。昨天夜里，奴隶主又带人抢了附近的村子，打死五个老人，抢走七个小孩。被逼得没法了，老奶奶才应允了儿子的主张，大清早，顶着风雪向县城逃“难”。

谁知，任国清一家六口，才逃出狼窝，又钻进了虎窟。

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好手艺，开山打石，做各种农家需用的

石器。但人地生疏，找不到活干。一家老小只得在城北一个破庙子里安身，挨門乞討过日子。

这时候，住在县城北街的大恶霸地主，全县总舵把子^①张作村的儿媳妇生了个小孩，要找奶母，看中了任国清的妻子。任国清虽然明知张作村是个一手遮天的魔鬼，儿子是县团防总局局长，杀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但为了活命，还是讓妻子丢下不滿百日的嬰兒，去喂张家小少爷的奶。他自己也起早睡晚，成天給张家挑水扫地，做牛做馬。連五岁的小勤勤，也要供少爷小姐戏耍打罵。……有一次，不知为甚么，勤勤把小少爷逗哭了，张作村竟用銅烟袋在她后脑勺上狠狠地打了几下，直打得鮮血长流。勤勤不敢哭，紧咬着嘴唇。任国清用一点草木灰敷在她的伤口上。勤勤直楞楞地盯着爹爹，两只瘦削的小手捏得紧紧地，爹爹一句話也不說，摟着女儿，額头上突起青筋……

一个多月后，勤勤的后脑勺上留下一个比銅元还大的伤疤……

他們在张家苦苦地熬了一年，把小少爷喂大了，养肥了，自己的孩子却瘦得皮包骨。年底一結賬，任国清竟倒欠张家五块钱！张作村逼着任国清还“債”，任国清又怎能还得起这笔冤枉債。张作村一张两指寬的帖子送到衙門，就把两夫妇丢进了越西县的大牢。

老奶奶牵着勤勤，背着长生，来到东門城垣边的县监外，

^① 解放前四川盛行封建帮会“袍哥”組織，他們勾結官府，欺压人民。总舵把子即該地区的袍哥头子。



苦苦乞求獄卒、警察，准他們进去看看亲人。獄卒、警察白眼一翻，两手一伸：“拿来！”老奶奶連一枚刮痧的小銅錢都沒有，哭瞎了眼睛，也进不去。那一堵高高的泥牆，就把这一家人活活地隔开了。

小勤勤虽然还不懂人事，但她想念父母，經常一个人偷偷地跑到監獄外面去看。她想：我来看爹爹媽媽，爹爹媽媽是曉得的，一次两次見不到，十次八次总要見到的，見到了，我們就跑，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这天傍晚，天色昏暗渾濁，风虽不大，却一个劲往人骨头里刺。小勤勤扑打着光脚板，在烂泥夹着冰屑的路上，朝东門監獄跑去。刚一到，就有个人伸手抓住她那根短短的辮子，故意放低声音說：

“小妹妹，媽媽在越西河边等你。”

“媽媽出来啦？爹爹呢？妹妹呢？”

“不要多說！”不等勤勤再說什么，这家伙就把她塞进一个大背兜里带走了。

六岁多的小勤勤，从此落到奴隶主的手里，开始了自己苦难的历程。

一年時間，勤勤如同牲畜一样，被奴隶主們折騰轉卖了五次。最后，上普雄支共阿莫山的一戶富裕人家用四十砵銀子将她收买下来。勤勤在这儿，过了整整八年牛馬的生活，尝尽了人世間的艰辛苦难。……

二

勤勤跪坐在主人家瓦板房的門边上，眼珠儿忽閃忽閃的四处打量。

女主人过足了鴉片烟癮，走出門来，她那肥胖高大的身躯，差点把門框都給挤散了。

女主人見了勤勤，板起面孔說：

“小‘刷馬’^①，一天背十桶水，撿三背兜糞，砍两背兜柴，給你吃七个洋芋。”

她在坝子上轉了一圈，接連打了几个呵欠，进屋时，指着一个背兜說：

“达吉，拿去撿糞！”

从此，勤勤改名为达吉。她像一只用鉄鍊鎖住的小羊羔，任凭別人摧殘蹂躪。

七岁的小达吉上山去撿糞，遍坡找，滿山寻，撿了大半天还撿不滿一背兜；人小力薄，又怎么背得起。她想喊爹爹和媽媽，爹媽被张大老爷关在大牢里。她想喊奶奶，奶奶在哪里呢？她坐在山坡上，越想越伤心，把眼睛都哭肿了，也沒人答理。

达吉沒撿滿一背兜糞，女主人只給她两个比核桃还小的洋芋，叫她跟牛睡。

牛圈里，有好多牛。牛皮又厚又硬，一挨着，凉得人打哆

① “刷馬”是对女奴隶的賤称。

噤。达吉不敢和牛睡在一起，靠在土墙边上。牛粪味，烂草味，憋得她喘不过气来，怎么也睡不着。小小的年纪，却想了很多事情。她不懂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凶恶的人？爹爹妈妈为什么要被关进大牢？人为什么要和牛在一起睡？想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又想一阵。就是哭，也不敢出声，用两只已经磨得跟牛皮一样厚的小手，紧紧捂着嘴巴，滚圆滚圆的黑眼珠，直盯着牛圈外阴晦的天空。

早上，达吉去背水。水桶比她人还高，用一根粗草绳系着，勒在胸口上，赤着脚，在长满刺筰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地拖着走。上山、下沟；下沟、上山，脚板心的鲜血顺着石头流，汗水顺着背脊梁往下淌。像蜗牛驮大山一样，七岁多点的孩子，背着比自己重得多的水，一天到晚，在山坡上爬上爬下。

背够了十桶水，女主人才像喂狗一样，丢给她四个小洋芋，准她和羊子一起睡。羊子虽然有一股腥味，但又老实又暖和，比跟牛睡好多了。

达吉每天捡粪回来，女主人都要查看满不满兜。满了，点点头；没满，顺手拿根青杠棒子就没头没脑地乱打一通：

“吃饭像只牛，做活路像只猪，不满一背兜，少吃两个洋芋！”

挨了打，挨了骂，只能偷偷地哭。

附近的奴隶看到这小小的孩子，遭受着非人的苦难，都怀着深厚的阶级同情心，轻声地叹息着，暗地里帮助她，安慰她。

果基家的女奴隶阿布姆待她就如同亲人一样。

达吉挨了打，她挨着达吉，给她擦眼泪，替她包扎脚上的

伤痕，說几句安慰的話：“小妹妹，莫哭……”这个果基家的女奴隶，三十多岁了，和达吉的妈妈一样大。达吉见了她，倒在她怀里，哭得更凶了。

达吉認識了阿布姆，如同有了自己的亲人。背水时，阿布姆帮她背到主人家的屋子附近；撿粪时，阿布姆把自己撿到的干粪装在她的背兜里（干粪要輕得多）。达吉身上披的烂羊皮破了，阿布姆帮她补；达吉不会說彝話，阿布姆比着手势，一句一句地教；达吉不認得各种可以吃的野草、野菜、野果子，阿布姆領着她一样一样地辨認。好心腸的阿布姆啊，还經常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几个小洋芋，悄悄地送給达吉吃。

有一次，果基家派阿布姆去做別的事情，达吉一个人下坡去背水。她走一路望一路，盼望阿布姆来帮忙。可是，阿布姆沒有来。达吉背不够十桶水，女主人連一个小洋芋也不給她，还要她去撿粪。达吉餓着肚子，爬坡上坎撿牛羊粪。撿一背兜，脚焮手軟；撿两背兜，头昏眼花；撿完三背兜，餓得躺在坡上不能动了。为了活命，她像羊子一样，吞食路边的野草；像猪儿一样，挖食地里的草根。忽然，她挖到一个粉紅色的“小洋芋”。她高高兴兴地咬了一口，还没嚼，只觉得又麻又苦，像无数鋼針在嘴里乱刺。幸亏她吐得快，連口水也沒咽。但就这样，她的口腔烂了，舌头肿了。她把两只小手伸到嘴里乱掏，恨不得把舌头扯断丢掉。

果基家离达吉的主人家只隔一个小山坡，阿布姆办完事，就到往常背水撿粪的地方来看达吉。她看見达吉痛苦地在地上打滾，急忙把她抱起来：“达吉，怎么了？”

达吉不能說話，只是流淚。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地上被咬爛的“紅洋芋”。

阿布姆大吃一驚，忙問：“咽下去沒有？”

达吉搖了搖頭。

“天菩薩保佑！”阿布姆虔誠地說，用手抓了一把濕土，教达吉含在嘴里：“這是‘三步倒’，吃下去走三步路就要死的。泥土涼性，含着要好些。”

阿布姆把达吉背回羊圈，又把糞背回來。

女主人知道了，吼叫道：

“你這個小‘刷馬’，人小肚子大，一天要吃我三桶糶水①，還像個老母猪，到地里拱食吃。今天不給我砍兩背兜柴，我要燒你的腿，烤你的皮！”

光罵還不解氣，她提着达吉的一條腿，把她從羊圈里拖出來，順手抓過幾根箭竹，狠命地抽打达吉。

“樹子長不高，要整枝；娃子不做活，要剝皮！”

达吉被打得周身紅腫，背上和腿上扎滿箭竹刺。阿布姆流着淚把她抱到山坡上，找了許多樹葉子墊在地上，讓她躺下，想幫她把箭竹刺挑出來。可是，她連一根針也沒有！窮人只有窮辦法，削尖竹籤，做成竹針，輕輕地給达吉挑身上的刺。

挑一根刺，流幾滴血，一会儿，达吉全身都給血浸透了，阿布姆也哭成淚人兒了。

① 喂豬的泔水。

挑完刺，阿布姆又撿来許多松子，研成細粉，抹在达吉身上。松子油滋潤皮膚，多少減輕了点疼痛。但是，無論怎样，也无法減輕她們心灵上的劇痛。

“虎狼伤人遭枪打，恶人害人該天杀！”阿布姆輕声地詛咒着，过了一会，又問达吉：

“家里还有人嗎？”

“有。”

“是阿爸阿媽？”

一句話触发了达吉的伤心事。卖进来三年了，爹爹媽媽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她禁不住倒在阿布姆怀里，嗚咽地說：

“阿爸阿媽沒有了，阿布姆，你就是我的阿媽！”

“达吉，我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姐姐妹妹。”按照一般的情况，阿布姆当然可以生出达吉这样大的孩子。但是，奴隶主掌握了她的命运，三十多岁了，还不准她結婚。她紅着脸說：“达吉，喊我姐姐吧。”

這句話給达吉很大的安慰，她輕輕地喊了声：“姐姐。”

达吉滿十岁了，离开爹媽四年了。几年来她跟着阿布姆，学会了不少本事。

主人不給吃的，就自己想办法。放羊子时，摘些野灯芯草編成小籠头，籠住羊羔的嘴叫它們沒法吃奶，然后把母羊按倒，吃羊奶充飢。有时候，她們找一块薄薄的石板，周围敷上泥巴，像一口平底鍋，把挤出来的羊奶倒在里边，架起火烧开，

再放点“卡多”^①，攪拌一下，就变成“羊奶豆花”了。

放牧牲畜时，人没法休息，也想了些办法。放马，马跑得快，又不听人招呼，她们就在领头的马头上拴一块石头，马一跑，石头便在马头上重重地砸一下。这样，马就只得老老实实地吃草了。她们一年虽然只能吃到三次盐巴（主人家一年喂羊子三次盐，每次喂羊子时，才给奴隶们一点），但是，大家都把盐巴省下来，放羊子时，弄点水把盐化开，抹在石头上，让羊子老是舔石头，不乱跑，她们就可以在山坡上晒晒太阳，睡上一觉。

有时候，得守着锅灶给主人做饭，她们便趁此机会出口恶气。煮肉时，偷偷地抓几把草木灰丢在锅里，使奴隶主吃后，神魂颠倒，大惊失色，以为出了“鬼”……

这些反抗虽然是比较软弱的，但也说明了奴隶们毕竟不是听任宰割的羔羊。

就在这年冬天，善良的阿布姆的灾难来了。过去，奴隶主不准她嫁人，现在，果基家竟要把她配给一个六十多岁跛脚的“老莫苏”^②。阿布姆不答应，这就触犯了奴隶主的法规，剥光她的衣服，吊在树上，用成把的荨麻，朝她身上抽打，直打得她死去活来，一个多月不能动弹。等她伤势稍好一点，奴隶主就把她卖到别处去了。

达吉再也见不到阿布姆，再也见不到姐姐了。

① 一种带苦酸味的野草。

② 老年人。

三

北风嚎叫，大雪滿天飄。……

女主人躲在屋里烤火，喝酒，抽鴉片。达吉一个人，穿着一件用两块老羊皮縫起来的褂褂，胳膊和大腿露在外面，赤着像水牛皮一样粗糙的脚板，顶着支其阿莫山上的狂风暴雪，到沟底去背水。

十岁的孩子，背着满满一桶冰水，慢慢地在雪地里爬行。她的手冻麻了，腿冻紫了，脚冻木了，連嘴唇都咬出血来，也爬不回去。

山坡上的小路結滿了冰凌，滑滑溜溜，一步沒踩穩，“咚”一声，順着山坡，滾到沟底。

等她硬撑着爬起来，水桶跌散了，羊皮褂褂上沾滿了薄冰，原来冻起的大血泡碰破了，流出一道道紫血。

达吉已經懂事多了。她知道，人跌伤了，还会慢慢长好；水桶砸坏了，主人是不会輕易饒她的。她顧不得周身疼痛，把撞散的木片撿在一起，想箍，又不会。阿布姆也許会箍，但不知她眼下在哪里。想到女主人凶恶的面孔，她的心比冰还冷。

有誰能搭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达吉悲慟地哭啊，哭这万恶的世界竟这样无情！

这时，从沟那边过来了一个“老莫苏”，白雪似的头发披下来，快遮住耳朵，漆黑的脸上，布满了老桑树皮一样的皺紋。上身披一件破旧的黑色的“擦尔瓦”①，穿一条粗糙的麻布褲

子，又脏又烂，裂縫处用許多谷草拴着。他的背已經駝了，挂根樺树棒棒，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他走到达吉面前，站下来，眯起渾浊而又善良的眼睛看了看达吉：

“‘阿依’^②，桶打烂了？莫哭，莫哭。”他扶起达吉，脫下自己的烂“擦尔瓦”，把她裹住，怜悯地說：“唉，冻得像冰块了。”

达吉惊喜地瞧着这个又矮又瘦的“老莫苏”。老年人对她微微地笑了笑，张开缺了两顆牙齿的嘴，在手上呵了几口热气，搓搓手，开始帮达吉箍桶。

“你是誰家的娃子？”达吉告訴他主人的名字后，馬赫接着說：“我們都是一个主人家的奴隶。这只恶狼还没死！这样冷的天，叫孩子出来背水，真沒一点人性！”天气太冷了，老年人又向手上呵了两口热气：“你叫什么？达吉。我？我叫馬赫，和你一样，也是‘白骨頭’^③。”

馬赫遇到达吉，話也多起来了。不一会，就把水桶箍好，逗达吉說：

“你看，水桶又长好了。”

說罢，在沟里打了滿滿一桶水，一手挂着樺树棒，一手搀着达吉，慢慢地爬上坡頂，来到主人家屋側的核桃树下，他說：

“达吉，把水背回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他們俩就这样輪換着背完了女主人規定的十桶水。

① 披毡。

② 小孩子。

③ 指白癩，即奴隶。



女主人扔給达吉一块苦荞和苦蒿枝干做的粑粑。她拿着粑粑，跑到核桃树下，遞給馬赫，感激地說：

“‘老莫苏’，吃。”

馬赫推讓着：“‘阿依’，你吃吧，我不餓。”

达吉把粑粑掰成兩半，遞給馬赫，硬要他吃。

他們吃着粑粑，达吉突然問：“‘老莫苏’，你到哪里去？”

“唉，树叶枯了，落在樹根下；人老了，該死在出生的地方，”馬赫感嘆地說。“我就在这里了。”

“你是这里的人？”达吉詫异地問。

“离开支其阿莫五年了，我在这里的时候，你还没有来。”

“家里还有人嗎？”

馬赫不回答，沉痛地搖了搖頭。

“‘阿依’也沒有？”

馬赫把达吉拉在自己怀里，用手輕輕地摸着她那冻得冰冷的小臉，忍不住，簌簌的掉下几顆老泪。停了一会，他擦去泪水，喑哑地說：

“小妞妞也是像你这么大，就被賣到喜德去了。”

“快把她找回来，奴隶主要把她打死的！”

馬赫把达吉抱得更紧，老泪像断綫珍珠，一顆顆地落在她蜡黃的小臉上。望着达吉，馬赫又想起了自己的妞妞。如果她还在人世，已經二十多岁了。二十多岁的“阿米子”^①，会替阿爸种地，会替阿媽烧飯了。可是，她在哪里呢？馬赫到喜德

① 姑娘。

去找过(主人答应他出去找女儿,有一个苛刻的条件,女儿找回来,还得给她家当奴隶)。能够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在深山老林,零散的村落,整整找了五年,也没见到妞妞的踪影。现在,他老了,走不动了,只得又回到埋葬老伴的地方,把这把老骨头和老伴埋在一起,免得她孤零零的四处飘荡,找不到自己的亲人……

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哭诉着共同的不幸的命运。为了不讓达吉过于伤心,馬赫勉强克制住自己,悲切地说:

“达吉,你没有阿爹阿妈,我没有儿女亲人,我們都是一样的!”

四

馬赫回到支其阿莫山,又給主人家做牛做馬。女主人貌似仁慈地说,馬赫老了,不要做重活,天天編背兜,背夹子,織羊毛“擦尔瓦”,推磨,舂臼……

达吉每天要放牧九十只羊子,三十头牛,七匹馬和四十多头猪。天刚蒙蒙亮,馬赫就帮她把牲畜赶到布黑日山的草坝上,晚上,牲畜要回圈了,馬赫又到长滿刺芭林林的小路边接她。

馬赫把自己份内少得可怜的洋芋留点給达吉吃,达吉不肯吃,他就像哄自己的妞妞似的,说:“我老了,吃不多,达吉,你快吃,多吃点,长得高,长得快。”

达吉放牧时,也时常摘些野楊梅、野芹菜、野葱野蒜,装在那个用碎羊皮縫的小兜里,带回来,一捧一捧地递給馬赫吃。

馬赫在达吉身上找回了女儿的慰藉，达吉在馬赫身上获得了父亲的温存。十冬腊月，睡在一个羊圈里，互相用自己身上的微温，温暖彼此的心。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使他們相依为命。

秋天来了，树叶子都枯黄了，暴虐的山风，把瓦板房頂上压住木块的卵石都吹得滚了下来。乍寒乍热，达吉病倒了，接连打了二十多场摆子。

达吉生病，馬赫心痛。他穷得连一根鸡毛都没有，哪能请得起巫师送鬼。只好天天祈求天菩薩保佑达吉，上山采些苦蒿，挖些草根给达吉治病。

达吉睡在羊圈里，一会儿，发高烧，眼睛烧红了，嘴唇烧焦了，鼻子里朝外冒血泡；一会儿，又发冷，像掉在冰窟窿里，周身起鸡皮疙瘩，恨不得一下跳进火塘。

达吉的眼睛陷下去了，颧骨突出来了，瘦得只剩一层皮，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

女主人大骂：“臭娃子，死在羊圈里，弄脏我的羊子，要死，死到外面去！”

話刚出口，就卷起袖子拖达吉。

小达吉只剩一口气了，一拖，会把气拖断的；小达吉只有一张皮了，一拖，会把骨头拖散的。不能拖！馬赫走上前去，向女主人求情。

在她的眼里，奴隶們比猪狗还不如，猪狗病了，可以请巫师念经送鬼。如今，达吉病了，她說：“猪死了，吃不到肥肉；狗死了，不能咬贼娃子；娃子死了，可以花銀子再买！”

馬赫把眼淚咽在肚里，咬了咬牙，在“擦尔瓦”下邊的穗子上狠狠地拴了个死疙瘩。在心里記下这一笔仇恨。

他把达吉抱到支其阿莫山边的岩洞里，守在她身旁。

好心的奴隶，偷着給馬赫送点洋芋和山泉水来。馬赫把洋芋嚼烂，一口一口地喂到达吉嘴里，把山泉水一滴一滴地滴在达吉嘴里。奴隶們都偷偷地来看望达吉，給她带来几把治病的草药。他們在一起叹息，流泪，咒罵主人……

馬赫守护了九天九夜，终于挽回了达吉垂死的生命。

达吉微微地睜开眼睛，撐起身子，看見馬赫光着脊梁坐在她身边，渾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心里一陣絞痛，一下子扑倒在馬赫怀里，抖落了馬赫裹着她的那件烂“擦尔瓦”，顫抖地說了一句只有馬赫才能听見的話：

“阿爸，你是我的亲阿爸！”

馬赫热泪盈眶，激动地紧抱着达吉：

“莫哭，莫哭……阿爸老了，阿爸还能干活，以后阿爸有了銀子，一定把你的骨头贖回来！”

达吉的病刚好，瘦得风都吹得倒。残暴的女主人却横睜着糍子眼，冲着达吉吼道：

“老鹰生来是吃小鸡的，豹子生来是吃羊子的，主人生来是享福的，‘刷’^①生来是受苦的，‘刷馬’达吉，快給我放羊子去！”

① 奴隶的賤称。

不去放羊子不成，违反了主人的意志，性命也难保。达吉拿起赶羊的竹杆子，开圈放羊，羊子跳得她满眼金花；达吉跟在羊子后面拚命地跑，两条腿像拖着两个大磨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十月的布黑日山，寒风刺骨，冷气飕飕，山风吹得她浑身打颤。她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山坡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等达吉醒来时，连一只羊子都不见了。她吓得想喊，却喊不出声来；想哭，又哭不出眼泪。她呆呆地坐在布黑日山上，不知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找羊子，羊子满山乱跑，到哪儿找去？找阿布姆姐姐和阿爸帮忙，这又不是吃了“三步倒”、害了摆子病，谁也救不了自己。如果只丢了一两只羊子，咬咬牙，挨一顿打，可能就没事了，但这是一大群羊子，女主人会活活地打死她的。

怎么办呢？达吉知道，逃跑是不可能的，凭她那瘦弱的身体，没翻过布黑日山，就会被逮回来，割断脚筋。

怎么办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一条死路！可是，怎么死呢？十三岁的孩子，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死！

达吉想呵，想呵，想起阿布姆姐姐三年前上过吊，听说，用绳子上吊，可以把人勒死，但是绳子在哪里？又怎么个“吊”法？她不知道。

达吉想呵，想呵，想起三年前自己曾经吃过的“三步倒”，但找也找不着。她想，总有一种是有毒的。但是吃遍了最苦、最麻、最涩的野草、野果子，还是没有死！

怎样才能死呢？

可怜的达吉才刚满十三岁，还没有学会死；想死都不可能呵！……

其实，傍晚时分，羊子已经自动地跑回圈里去了。

馬赫没见达吉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夜深人静时，他不顾天黑风大，拄着桦树棒，一颠一簸地爬上布黑日山。

他走一步，喊一声：

“达吉！——羊子回家了，——不要害怕了——”

“达吉！——回——来——吧！——山上有豹子啊！”

达吉病刚好，又冷又饿，又害怕豹子、野狼来吃，早就昏迷过去了。她怎么能听见阿爸的喊声呢！

“达吉！——你在哪里啊！——答应阿爸吧！——”

“达——吉——！阿爸——在——等——你——”

馬赫的眼泪洒在布黑日山上，馬赫的呼声响在布黑日山的峡谷里。这声音悠长、持久、苍劲、凄厉、愤懑不平！

达吉昏昏沉沉的，忽然听到半空中悠悠地飘过来一个声音。

“达——吉——啊——，快——答应——阿——爸——”

达吉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听出这是阿爸的喊声，她想回答，可是唇干舌焦，发不出一丝儿声响。她用尽全身的气力，张开小嘴，吐出两个细微得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字：“阿——爸！”便又昏迷过去了。

最后，馬赫在野棠梨树下找到奄奄一息的达吉。原来，黄

昏时女主人不见达吉回来，就带着人到山上，找到达吉，把她打了个半死，丢在这棵树下。

馬赫急忙把达吉抱起来，用他 那 件 黑 色 的 烂“擦尔瓦”包着，让她斜躺在自己怀里。

“达吉，醒醒，达吉，醒醒吧，阿爸在这里……”

达吉微微地颤动了下眼皮。

馬赫一直不住声的喊着：“达吉，达吉，快醒醒，看看阿爸……”

达吉终于醒过来了。她困难地睁开眼，仰望着阿爸沾满冰屑的脸。阿爸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更瘦了，头发也更白了。他眼睛虽是浑浊的，却有一道慈祥的微光，射在达吉心上。达吉挣扎着站起来，扶着阿爸的肩膀，踉踉跄跄地走到野棠梨树跟前，用力折断一根枯干的小树枝，狠狠地在上面咬一道缺口，放在自己腰间碎羊皮缝的小兜里，对馬赫说：

“阿爸，我都记得！”

“对，我们都不能忘记！”他又狠狠地在“擦尔瓦”的穗子上拴了一个死疙瘩。

昨天晚上，女主人喝醉了酒。今天早晨，一醒来就去查看羊子，数了又数，点了又点，少了两只小羊羔。碰巧，这时，馬赫领着达吉回来了。她二话没说，一手把达吉从馬赫怀里夺过来，摔在地上，走到屋边扯了一把荨麻，朝达吉身上打来。达吉要避开毒打，硬撑着精神，赤着脚，在雪地上跑。女主人跟在后面追，拖在地上一两尺长的百褶裙，扫起了一坩子雪粉。

眼看达吉就要遭受这场灭绝人性的酷刑，马赫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护着达吉的身子，让毒打落到自己衰老的躯体上。

这触犯了主人家的法规。女主人发狂了。眉毛直竖起来，宽脸盘上的肥肉变成了紫酱色，大张着嘴巴直喘粗气。

打一阵，又把马赫丢在凝着薄冰的水塘里泡一阵。毒麻打在身上，像火燎似的疼痛；放在冰水里一浸，更是痛彻骨髓！

达吉跟在阿爸身边转，想遮着阿爸挡住女主人的毒打，而阿爸却又紧紧地拉着女儿，不叫她吃一点苦。

女主人把毒麻打断了一把又一把，水塘里的冰水都染得殷红，要不是她的鸦片瘾发作，太阳落山，也不会住手。临走时，她对几个奴隶说：

“树老了，砍柴烧；娃子老了，该喂狗；打死这两个‘刷’，省下糌水，喂两只肥猪！把他们丢远点，不要臭了我的地方。”

奴隶们等女主人进屋后，把他们父女背到岩洞里。

在岩洞里，达吉学阿布姆姐姐样，削了一根尖尖的竹针，给阿爸挑去身上的毒麻刺。

几个好心肠的奴隶，从山坳里挖了许多白泥巴送过来，小声地对达吉说：“给阿爸敷。”

达吉接过白泥巴，轻轻地抹在阿爸身上。马赫睁开昏花的眼睛，悲切地说：

“孩子，你敷吧，你挨了打，皮子薄，要多敷点……”

在好心的奴隶们的照顾下，父女俩的伤痛逐渐减轻了。达吉向阿爸诉说自己在布黑日山上寻死的经过，阿爸听了，许

久許久才說：

“雪山高，有到頭的時候，海子寬，有靠岸的地方，总有一天，你的親阿爸會到支其阿莫來找你的，千萬不能死！”

他們在岩洞里呆了三天。女主人聽說馬赫沒有死，第四天早上，像一只專吃小雞的黃鼠狼，溜到岩洞邊，斜眼看了一眼，惡聲惡氣地說：

“是牛要犁田，是狗要看家，是‘刷’要做活，馬赫，去舂米！”

馬赫扶着岩壁站起來，達吉用纖弱的身體讓阿爸靠着，摻着他的手，又回到了主人家。

馬赫腳踩石杵給主人家舂米，達吉坐在石臼旁邊，等阿爸把米舂好了，再慢慢地把米扒出來。

父女倆一直從早晨舂到晌午。

女主人過足烟癮，出來看馬赫舂米。一見達吉在幫着扒米，伸出肥大的手，一把把馬赫拉下來，噼哩叭啦打了几巴掌：

“狗不能捉老鼠，貓不能看家，我喊你舂米，沒有喊達吉！”

馬赫被打倒在地，石杵的一頭就失去了重心，“咔嚓”一聲落下來，達吉正在石臼里扒米，來不及縮回手，石杵就重重地打在她的右手上。

可憐的小達吉啊，她的右手手背被砸爛了，小拇指被砸碎了。十指連心啊，達吉痛得當時就昏倒了。

狠心的女主人吐了一泡口水，厭惡地說：“該死的臭‘刷馬’，弄脏了我一臼白米！”

馬赫顫抖着抱起達吉，在身上扯下一塊爛麻布片，把那只糊滿鮮血的手包紮起來。

达吉在昏迷中喃喃地說：“阿爸，掰根棒棒来……”

达吉那个用碎羊皮縫的小兜，装滿了一根根带着齿痕的树棒棒。但这又怎能装得下奴隶們的血海深仇啊！

奴隶們遭受的苦难，用千大小凉山海子裏的水，也書写不完！

五

支其阿莫山的奴隶們紛紛传说：当年攻打“烏拖尔枯”^①的紅軍回来了。

有一天，女主人笑嘻嘻地对达吉說：“雀儿有个窠，羊儿有个圈，你一无亲人二无家，我就是你的亲阿媽。等你长大了，我給你一块大田，替你安个家。”

达吉听着不答腔，晚上睡在羊圈里，悄悄地把女主人的話跟阿爸学說了一遍。她不懂，女主人咋个突然变了。

馬赫說：“她不会有好心，要过好日子，只有等紅軍。”

达吉不懂什么是紅軍，睜着一对圓溜溜的眼睛，疑惑地看着阿爸。阿爸接着說：“紅軍也是受苦人，和我們娃子一条心。那一年，紅軍打开‘烏拖尔枯’，发粮食，发衣服給受苦人……”

达吉听了阿爸的話，每天放羊子，都站在布黑日山頂上瞭望，盼望紅軍早点来。

工作队来了，来到“果目尔可”^②，上普雄^③，支其阿莫山

① 即越西县。

② 即越西县中普雄区。

③ 即依洛乡。

一带，給奴隶們送来粮食、盐巴、針綫和布匹。

馬赫領到一斗白米，一丈多布，还有盐巴、針綫和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馬赫把領袖像藏在烂“擦尔瓦”的夹縫里，把大米、布匹、針綫塞在羊圈里的烂草底下。他想和达吉一起，煮一頓白米飯吃，但是，刚刚放好，女主人就都搶走了，只有毛主席的像还紧紧地貼在馬赫的心坎上。

支其阿莫山离上普雄不到十里路，工作队一走，奴隶主的謠言就传开了。

“这是汉人的高利貸，一斤盐巴要收十砣銀子，一尺布要收十条肥猪。”

“工作队是来搶娃子的。”

“汉人要和彝家打冤家了！”

馬赫悄悄地向达吉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奴隶主不会說人話。工作队就是紅軍，只有紅軍才能救我們奴隶。”他小心地从怀里摸出毛主席像递給达吉：“孩子，你拿着它去找紅軍。”

达吉跑了，才跑到半路上，就被女主人抓了回来，狠狠地打一頓，說：“再跑，割断你的脚筋！”

不久，女主人把許多娃子都逼上毛姑山，还假惺惺地說：“他們要把你們弄去熬油，我舍不得。”但是，奴隶們說：“我們要想当人，只有找工作队，只有找共产党。”

馬赫和达吉的怒火已无法抑制，他們要打断奴隶制度的枷鎖，他們要求解放！

在一个狂风怒吼，暴雪横飞的夜晚，他們乘女主人正蹣

縮在火堆边烤火喝酒的时候，越过主人設下的警戒，冲下毛姑山，找到上普雄工作队的驻地。

馬赫双手拉着工作队的謝云岐队长，激动地說：“雀博^①，我是达吉的阿爸，达吉要参加自卫队……”

謝队长紧攥着馬赫的手，露出滿脸真挚的笑容。

馬赫以为謝队长笑自己太老了，不会有这样小的女儿，連忙說：

“雀博，达吉是你們汉人的女儿，是被卖来的，她没有阿爸阿媽，收下她吧，雀博，你就是她阿爸。”馬赫把达吉拉过来，又說：“达吉，快，喊雀博阿爸。”

“阿——爸！”达吉眼泪涌到眼边，輕輕地喊了一声。

謝队长見达吉披着一件磨光了毛的烂羊皮褂褂，胳膊腿都露在外边，和牛皮一样粗糙的皮肤，在风雪里冻了一夜，已經发紫了，人瘦伶伶的，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像一株缺少阳光雨露滋润的小松树。

看着达吉这个样儿，謝队长心里一陣酸痛，赶紧叫人領达吉去換衣服。

达吉穿了一身专为被解放出来的奴隶做的棉衣棉褲，热气透进心窝，不知怎的，竟一头倒在謝队长怀里，大声痛哭起来。

从此，达吉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个汉族“阿爸”。

一九五六年，达吉十六岁。她在大小凉山以废除奴隶制

^① 同志。

度、解放奴隶、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始终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

一部分反动奴隶主，妄想扭转历史车轮，纠集了一股叛匪，隐藏在毛姑山上，经常向工作队和翻身奴隶偷袭。为了消灭叛匪，确保翻身奴隶的安全，达吉主动到毛姑山侦察叛匪情况，连夜带领自卫队员活捉了七个叛匪，有三个企图顽抗，被当场打死。

她带领自卫队员和翻身奴隶，到奴隶主家里清仓查粮、分配土地、耕牛和农具。

在党的领导下，大小凉山数十万奴隶团结一起，以惊天动地、不可阻挡的威力，终于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得到了做人的权利。

为了培养凉山民族工作干部，党曾先后派达吉到西昌、昭觉、成都等地参观学习。她像一棵茁壮的小松树，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很快地成长起来。民主改革运动胜利结束不久，她就参加了共青团，一年以后，又成为党的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

六

上普雄有二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翻了身的奴隶，工作队帮他们安家。盖房子，发放耕牛、农具、生产资金，经过学习讨论，建立了第一个依洛彝汉联合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吉当选为社长。

达吉领导社员搞生产、选种、捡粪、下种、栽秧，样样走在

社員前头，每次訂生产計劃，安排劳动力，她都和大家商量，使每件工作都落实到社員心上。因此，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吸引更多的人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时候，汉族地区許多过去被奴隶主搶走儿女的劳动人民，都进入凉山，寻找自己的孩子。不到半年，他們社里无家可归的社員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他們的亲人認領回去。达吉每次遇到这种事，就想起自己的亲人。

馬赫經常下支其阿莫山来看她，每次都問她：“达吉，你的阿爸来找你沒有？”

达吉听了，心里很难过，但怕惹得阿爸伤心，反而淡淡地笑了笑說：“阿爸，你不是来了嗎？你就是我的亲阿爸。”

謝队长也像父亲一样地关心达吉，有一次开完会，他把达吉留下来，詢問她父母的情况。但是，达吉只記得父亲姓任，关在县城的大牢里，此外，什么也不知道了。謝队长安慰她：“只要你父母还在，我們一定帮助你找到。”

达吉叹息了一声，摇摇头說：“那时我太小了，什么也記不得，恐怕很难找到了。”

謝队长叫文書給越西县邮局写了一封信，請他們代为查詢城里有沒有姓任的老乡，十多年前丢失了女儿？

越西县城姓任的沒有一家丢失过女儿。

那么，达吉的父亲任国清在哪里？还在不在人世上呢？

一九四六年冬天，任国清和妻子从越西县的監獄里出来，才知道女儿被卖了。卖到哪里？誰也不知道。

在县城里再也住不下去了，无可奈何，他带着一家老小，逃到离县城很远的西河乡帮人。他想，西河乡离彝族聚居区很近，也好打听打听女儿的下落。谁知，在这儿还没住上半年，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奴隶主进村来抢人，又把他一家人给拆散了。

老奶奶年纪大了，经不住这场惊吓，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妻子、儿子、小女儿被卖到哪里去了，没有下落。

任国清被卖给下呷罗的奴隶主底耳子。底耳子像只猎犬，白天扛着枪守住任国清干活，晚上把他关在猪圈里睡。

在这里，任国清当了五年奴隶。五年来他一天也没忘了亲人，干活时，总是四处张望，梦想着骨肉团圆。五年来，他一直和猪睡在一起。猪爱拱土，竟把后墙拱了个大洞，任国清便乘机鑽洞逃出来了。

逃到大河乡时，这里已变成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

大河乡的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任国清在大河乡分得了房屋和土地……

土改结束后，任国清自动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运输队，走遍了毛古拉达、司果庄、拉吉琪子、果目尔枯、依洛乡……在这些地方，他都没有见到亲人的踪影。那时候广大奴隶群众都仍然处在奴隶主的羁绊之下，没有人身自由。何况时隔数年，即使萍水相逢，来去匆匆，哪有相认的机缘呢！

七

一九五八年冬天，大跃进的号角响遍大小凉山。达吉带领全凉山兴修水利的红旗组；十三姐妹爆破组（曾经得到全国妇联的表扬）在果目尔枯劈石开山，修建引水渠。

汉族地区很多熟练的石工，都到这里来，支援彝族兄弟兴修水利，任国清也来到水利工地。他想，工地上人多，也许能找到亲人……

任国清是个老石工，工地指挥部分配他在山顶上打石头，他的工段紧挨着十三姐妹爆破组。

上工的第一天，他把工段附近所有的年轻人都仔细地看了一遍。工地上人太多了，有解放军，有工作干部，有汉族工人，更多的是披着“擦尔瓦”和穿着百褶裙的彝族青年男女。乍一看，好像都是一个样儿，但仔细一瞧，各人又都有各人的长相，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哪个。

十三姐妹爆破组有一个矮胖矮胖的姑娘最引人注目。她像一只燕子，跑上跑下，不歇气地干活。一会儿扛炸药，一会儿打二锤，一会儿点引线，一会儿清除碎石。短头发用根絨繩扎着，满头大汗揩都不揩一下。

任国清使劲地捶着石头，偶尔掉过头去看她一眼。多看几眼，他楞住了。这大姐圆脸上微微下塌的鼻梁，多么像小勤勤，但低着头仔细一想，普天下生成矮鼻梁的人何止千万，怎么能凭这个断定她是自己的女儿？！

有了心事，任国清干活就不如先前那么来劲了，时不时扭

过头去看一眼。达吉见这“老莫苏”干活不卖劲，老是东张西望，心里有点不满意。

中午休息时，任国清走过去，坐在达吉身边，试探地问：

“大姐，你叫甚么名字？”

达吉看了看他，像往常一样简单地回答道：“达吉。”

“你是彝族？汉族？”

自从解放以后，达吉很少向别人说自己 是汉族。一则她不願再提起那段伤心事；二则她和馬赫相依为命地过了这么多年，他們之間早已建立起如同亲父女一样的感情。一想到馬赫为了救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出这两个字：

“彝族。”

这两个字，使任国清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眼睛模糊了，腿软了，走开去，坐在一块石头上，一个劲地抽兰花烟。

下午上工后，任国清仍忍不住一再看望达吉，不住长吁短叹：“唉，可惜孩子的媽不在，要是在，和她商量一下多好。”过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不想算了。”抡起大锤，狠狠地敲打石头。一休息，就坐在石头上，叭嗒兰花烟，死死盯着达吉……

吃罢晚饭，民工們都围着火堆，烤火聊天。任国清又慢慢走过来挨着达吉，轻声地问：

“大姐，你家在哪里？”

“依洛乡。”

“家里还有啥子人？”

“阿爸。”

“他……”任国清不敢問，但又不能不問，他声音顫抖地問道：“他叫什么？”

“馬赫。”

任国清只觉得头昏眼花，耳鳴心跳，无力地低下了头，慢慢擦去眼角的泪水。

夜里，任国清睡在地鋪上想，大姐有自己的父亲……

白天，任国清拚命地捶石头，想在紧张的劳动中排除心灵上的伤痛，但他又总是忍不住不看一眼达吉，达吉是他的女儿，或者不是，他都还不敢断定。

有一天，工地指揮部謝主任（原来的工作队队长）来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十三姐妹爆破組里的姑娘們老远就尖着嗓子喊开了：

“达吉，你阿爸来了。”

任国清的心一陣紧悸。他只見达吉迎上去，高高兴兴地喊了一声“阿爸”，便拉着謝主任到爆破工段去了。

任国清給弄糊涂了，他簡直不能理解，达吉明明說她的阿爸叫馬赫，怎么又多了个謝主任？

当謝主任从爆破工段走过来时，任国清放下二錘，迎着他問道：“謝主任，你是达吉的阿爸？”

謝主任笑着点了点头。

“不，不对。”任国清迟疑的說：“她說，她的阿爸叫馬赫……”

“哦，”謝主任以为这个老石匠是出于一种对达吉身世的关心，便饒有风趣地說：“馬赫是她的彝族阿爸，我，”他用手摸

了摸刚刮过胡子的光下巴，笑着說：“我是她的汉族阿爸。”

任国清听着，攪得更糊涂了，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阿爸？他睜大眼睛，偏着头，直盯着謝主任。

謝主任見他那付疑惑的样子，又补充說：“她是被奴隶主从汉区买来的，直到現在，還沒找着自己的父亲，我們，”他又摸了摸光下巴，“我們汉族‘老莫苏’，都是她的阿爸。”

任国清不声不响地听入了神。

謝主任的一席話，点醒了任国清，可以肯定，达吉是汉族，是被奴隶主买来的，这就有可能是自己的女儿……

有了希望，任国清干活来劲了，只見他二錘飞舞，打得火花四濺。

下午休息时，他又走到达吉跟前，决心把事情問清楚。怎么問呢？他叭嗒着兰花烟，想了許久，才輕輕地問道：

“大姐，你的阿媽呢？”

达吉看着这个爱和自己接近的老石工，心想，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說話千万不要伤了他的心。因此，只短短地答了一句：

“不在了。”

“怎么不在的？”

“不晓得。”

“……”任国清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問題，一个劲地抽烟。忽然，他发现达吉右手背上有个大伤疤，小拇指也折断了半节，于是，他又小声地問：“大姐，你的手是咋个烂的？”

“給主人打的。”

“唉，造孽啊。……”任国清心里一阵剧痛，說不下去了。

达吉看着任国清，觉得他真是一个好心腸的老人，便笑着說：“‘老莫苏’，現在好了，欺压我們的人早被打倒了。”

任国清也勉强笑了笑，点着头說：“是的，是的，現在好了。”

这天夜里，任国清怎么也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漆黑的工棚，翻来复去地想，达吉的圓脸盘、塌鼻子、大酒窝、汉族、很多年前被奴隶主买来，这些，都是以証明达吉可能是他的小勤勤，但是，总得把事情說明白。那又怎么說呢？

第二天清早，民工們都围着火堆烤包谷粑吃，任国清也拿着两个粑粑，挤到达吉身边坐下。他把粑粑放在火上烤了一阵，說：

“大姐，你很像一个人。”

“像哪个？”达吉有点紧张了，而在紧张中，好像还有点渴望什么的感觉。

“唉！”任国清叹了一口气，照着昨夜想好的說：“越西县城里有一个姓任的，他有一个女儿，勤勤，和你一样大，最聪明了，很小就会帮媽媽烧火，带弟弟妹妹耍，……可惜，十二年前被卖给奴隶主了。唉，她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啊！”达吉惊叫了一声，心跳得喘不过气来。越西县城、姓任的、小勤勤、……达吉都还隱約的有点影子。她忍不住打断任国清的話，焦急地問道：“‘老莫苏’，他現在在哪里？”

“他跑遍了凉山，到处寻找亲人，”任国清又看了看达吉，悲痛地說：“唉，凉山太大了，像在海子里找針，孩子那时太小

了，她認不到自己的爹爹了……”說到这里，任国清的喉嚨哽住了，再也說不下去。

达吉强忍住不讓眼泪流出来。团轉的民工們也都改变了往日喧鬧的气氛，鴉雀无声地听任国清講述：

“姓任的托我到处打听孩子的下落。唉，大姐，我看你和他那姑娘一个模样，不知你肯不肯認他？”

达吉自从解放以来，一天到晚，笑容从沒离开过脸，姑娘們在一起，数她的笑声最高，人家說她尽是笑，她說：“解放了，自由了，不再受压迫了，咋个不笑呢！”但是，今天，任国清說得这样真切，这样誠摯，和自己記得的一鱗半爪完全吻合，一下子触动了她的伤心事，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哇”的一声，眼泪像急雨似地洒落下来：

“爹爹在哪里？爹爹在哪里？我要認他……”

任国清泣不成声地伸出手来，想把达吉拉到自己怀里，

“勤勤，我是你爹爹，我是你爹爹……”

这太突然了！达吉手足无措地大睜着一双泪眼，看着任国清，突然惊叫一声，哭得說不出話来。

这时，謝主任也来了，姑娘們七嘴八舌地把刚才发生的事，給謝主任說了一遍。謝主任撫摸着达吉的肩膀，安慰她說：“达吉，莫哭，这是喜事，这是大喜事！”

这时，达吉突然站起来，走到任国清面前，問道：“你記得大老爷嗎？”

“大老爷？”任家祖祖輩輩都是受苦人，哪有什么“大老爷”呢？



“大老爷你知道吗？”达吉急切地想听到任国清的回答，好断定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爹爹。

“大老爷？”任国清喃喃自语，用力思索孩子被卖进来以前，曾经接触过哪一个大老爷。他一下子想到恶霸地主张作村，对，那时人们都喊张作村大老爷，他试探地问，“是张大老爷吗？”

达吉没有回答。

“他住在越西城里北街。”张作村害得自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往事，任国清怎能忘掉，但几句话也说不清楚。在追索往事时，他想起达吉后脑勺曾被张作村用铜烟袋头儿打伤，留下一个大伤疤，忙说：“你摸一下，头上有没有一块伤疤？”任国清一面说，一面伸出手来，想摸一下达吉的头：“那就是张作村打的。……”

手还没挨着，达吉便一头倒在他怀里，哭着喊了一声：“爹——爹——啊！”

任国清紧紧抱着达吉，老泪纵横，断断续续地说：

“勤勤，勤勤，莫哭……”

八

今天，工地休假，这是达吉和爹爹见面后的第一个假日。

十三姐妹穿起百褶裙，顶着绣花头帕，一个个打扮得鲜花似的。她们邀邀约约，拉着达吉和任国清，一路上说说笑笑，去“果目尔枯”。她们要在城里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庆贺任国清父女团圆。

任国清很兴奋，穿得整整齐齐。头上缠着青布帕子，身上穿的老蓝布棉衣，肩上披的黑羊毛“擦尔瓦”，都是新崭崭的。昨晚，他还专门找工地理发员给他刮了胡子，理了发。冬天清晨的阳光照着他，显得年轻多了，好像背也不驼了。

进了城，任国清在民族贸易公司给达吉买了一串珊瑚珠子的项圈，达吉给爹爹买了一双深统雨靴。父女俩又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四寸的合影。任国清说：“事事如意，二天一定能找到勤勤的妈妈和弟妹。”

十三姐妹跑来跑去，买了些白酒、熟菜和糖果点心，熙熙攘攘地把父女俩拉到跃进门外的草坪上，围着坐下来。这个敬酒，那个夹菜，弄得他俩简直招架不住。

达吉和姑娘们嘻哈打闹着互相劝酒，大家都沉浸在一片喜悦的气氛里。

这时，马赫从街口上慢慢走过来。他听说，工地上今天放假，便从贡其阿莫山下来，看看达吉，顺便买点盐巴、火柴。老远，他就听见达吉的笑声。眯着眼睛望去，只见达吉正朝碗里倒酒，他高兴地喊道：“达吉！”

达吉在一片欢笑声中，没有听见阿爸的喊声。她倒了满满一碗酒，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爹爹……

两个姑娘发现了马赫，忙向任国清说：“达吉的阿爸来了。”

马赫乐呵呵地走拢来，几个姑娘又小声地对他讲：“那是达吉的爹爹。”

马赫咧开微红的嘴笑了，这意外的喜讯，使他一时找不到

恰当的话說，只是用和善的目光看着任国清。

两个老人第一次見面，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互相注視着……

达吉給爹爹作了介紹后，多年积压在心底的对主人的仇恨，像烈火在胸中燃烧，使她无法冷靜，她咬着牙，訴說起自己离开亲爹后所受到的种种苦难和馬赫对她的恩情来。

两个老人和姑娘們听着达吉的話，个个声泪俱下。

任国清望着达吉那只断了小拇指的右手，一字一泪地說，“勤勤，你受苦了……”

达吉哭得更厉害，

“爹，要是沒有阿爸救我，我早就死了！”

馬赫見达吉哭得十分悲慟，竭力止住自己的眼泪，“达吉，莫哭，見了亲爹要欢喜……”

达吉找到了亲爹，不管怎样，馬赫还是很高兴，就像他找到了自己的妞妞。特别是那天从“果目尔枯”回家，达吉送了他七八里路，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工地，这更使他感到极大的安慰。

回家后的第三天，馬赫背了大半口袋核桃，提了一只闖鸡，从支其阿莫山来到工地指揮部十三姐妹爆破組的住处。一进门，就喊：

“达吉，快来吃核桃。‘阿米子’，来，都来吃核桃。”

他倒提着口袋底，把核桃倒在地上。

姑娘們高兴得你爭我夺地搶着、鬧着、吃着。

馬赫見姑娘們吃得很香很甜，心里甜滋滋的，仿佛这些“阿米子”都是他的女儿，咧开嘴笑着说：“莫搶，莫搶，屋头还多得很，二天我再背来。……达吉，主人家那棵大核桃树，你还記得不？过去，碰都不敢碰，現在是我們自己的了。今年結得最多，‘阿依’吃的不算，我还撿了十几背兜……”

正說着，任国清进来了。

三天前，馬赫和任国清第一次見面，因为达吉的一番哭訴，把他們带到了悲慘的过去，沒顧得上傾訴团圆后的心情。現在，馬赫二次見到任国清，立刻站起来，正想补說几句恭喜的話，但还未开口，任国清已走到他跟前，双手抱拳，一躬到地，不住声地說：

“‘老莫苏’，你是好心人，达吉幸亏遇到了你，……你受累了，你是达吉的好阿爸，謝謝你啦……”

馬赫連忙說：“你的女儿，我的女儿，一样的，一样的……”

两位老人和达吉高兴得什么似的，十三姐妹也兴高采烈，忙着和达吉杀鸡沽酒，大家在一起喝团圆酒。

两个老人手拉着手，肩挨着肩地并坐在一起，幸福地看着达吉飞快跑去的背影。

任国清感激地說：“早知有你这个好阿爸，我也不心焦了。”

馬赫滿意地說：“孩子大了，能給人民办事情了，我們都不心焦啦。”

两个老人正推心置腹地說着話，达吉和姑娘們把热气騰騰的烧鸡、嫩肉和白酒端来摆好了。

任国清和馬赫被推讓在上首坐好，达吉拿起酒瓶，恭恭敬敬地給他們倒滿兩碗酒。

任国清站立起來，雙手捧着酒碗，說：“老莫苏，你受苦受累，把孩子經佑大了，這碗酒該請你先喝。”

馬赫忙站起推讓道：“你們父女團圓，這碗酒該你先吃。”

他們互相推讓一陣，誰也不肯先吃這碗酒。

达吉激動地站起來說：“汉族的爹爹生了我，彝族的阿爸養了我，沒有共产党來解放彝族和汉族，我們永遠都是娃子！”

人們都同時站立起來，雙手捧着酒碗，虔誠地走到毛主席像前，輕聲地說：“毛主席啊，是您掃除了人間的魔難，給奴隸們帶來歡樂和幸福！”

我們訪問达吉時，她已在黨的培养教育下，成長為一個有覺悟的、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黨的工作幹部，擔任越西县下普雄區區婦聯主任。現在，黨為了進一步培养达吉，又把她調到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政治班學習，以便將來更好地為涼山彝族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涼山出力。

任国清今年四十六歲，是越西县中所區大河鄉西河彝漢民族聯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去年，他一個人就做了三千多個工分，分得口糧七百多斤；他那一套祖傳的好手藝——石匠活路，為農業社做磨子，修碾子，打石條……成為大家不可缺少的手藝人。

任国清找到达吉不久，又在政府和彝族弟兄的幫助下，找到二兒子長生（彝族姓名是克吉木基）。我們去他家訪問時，

长生正在犁田，身旁有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的姑娘在鏟田坎。达吉悄声告訴我們：“他們是今年春节結的婚。”我們連忙走上前去，向他們道喜。新姑娘忙用双手捂着臉，羞澀地笑了。

今年春节前夕，达吉写信告訴我們，她亲生的母亲也找到了，在冕宁县沙坝公社迎丰大队六生产队当社員。組織上已給她假期，去探望分別、失散了二十年的母亲。如果是在旧社会，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这种奇迹的出現又怎么可能呢！

可惜的是，我們沒能見到达吉善良的彝族阿爸馬赫。六十多岁的馬赫不幸于一九六一年八月病故了。达吉帶領我們爬了八十多里的山路，到支其阿莫山凭吊馬赫。达吉告訴我們：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当奴隶的苦难；我常常梦到阿爸为了救我，遭主人的毒打；我永远都不离开凉山彝族人民，終身為建設大小凉山忘我劳动！”

一九六二年六月于越西初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于成都改定

夏書玉 插图

牛圈旧恨

[景頗族]小早都家史片断

楊 苏

以前，我們景頗族有些人常說，景頗人都是一个阿公阿祖传下来的，有飯一碗大家吃，有酒一瓶大家喝。还說有錢人是村里穷人的大柱子，是我們的裝米桶。要沒有他們，我們沒有米下鍋时，連个找借处都沒有！我們村里的剝削分子丁劳哄更常常講，他从来沒有剝削过人，倒是好多穷人还剝削了他，在他家做长工打短工的，都是自己找上門，不是他去請的。活沒有做什么，飯倒吃了不少！好长一段时候，我認為这些道理一点也不錯，我曾想过：要不是有丁劳哄，我这个早就死了娘的孤儿，不是就要餓死了嗎？現在，我明白了，那些旧道理都錯了，只有共产党的新道理才是对的，这些新道理是斧子头也凿不掉的。就以我自己來說，我在丁劳哄家那三年，过的是甚么日子啊！

我家有三弟兄，我是老二，十岁才刚出头，个子还没有牯子牛高，媽就死了。爹沒有法領大我們，也养不起我們，就找丁劳哄求情，幫他家放牛，答应放滿三年，給我一头小牛算工

錢。爹跟他說妥后，我就上丁勞哄家放牛，可第一天，他們叫我招呼小孩，小孩又哭又吵，我也才只是個小孩，怎麼看得了？我不干。第二天我自己跑去放牛了，他看看沒有法，才叫我放牛。丁勞哄家的牛很多，山上的牛又野，我第一天去放牛時，丁勞哄就鼓着水牛眼睛一樣的两个大眼珠，楞煞煞的瞧着我說：

“天亮就得把牛放出去，天不黑不能回家，牛飽你也飽，牛不飽你也不能飽！”

我第一天去放牛，放到挨黃昏時，看見守雀的人回去了，在凹子里做活的人也收工了，就是鳥也飛回窩里了，我都還不敢把牛趕回去。最後，我肚子實在餓得慌，看看太陽已經落山，再不回去，天要黑了。我想起大人說的這一片林子里常常有豹子來來去去，心里又怕又急，就趕着牛回家。半路上，那些牛好似欺負我是個小孩，老不攏群，東跑一個，西跑一個，好不容易才趕到村子口，這時，丁勞哄的一條短角黃牯子牛偷偷溜進林子里去了，我沒有看見。他因為不放心我，老早在村口看着了，却不出聲，等到我把牛群趕到他面前，他一面順手拔下身邊的籬笆片（那些籬笆竹都是兩指寬一指厚的竹片），一面惡狠狠地問我：

“牛都來齊了？”

我望了望，回答說：

“齊了！”

他突然大聲喝道：

“那條短角的黃牯子牛呢？”



我一看果然不見了，心里一吓，不知怎么办好；他突然揮着竹片，向我劈头劈脑抽来，我要躲也躲不及。我一面躲一面哭，他一面追一面罵：

“不找回这条牛，我就要你拿命来抵！”

那天晚上，我在林子里乱窜，总算把牛找回来了。我又累又餓，可他不給我飯吃，我很难过，想逃回家，可家里甚么也沒有呀！我裹着一床烂毯片，睡在牛圈头，想着我死去的媽媽，淌了很多眼泪。第二天，天还不亮，丁劳哄就来牛圈头用脚把我踢醒，叫我去放牛。我又困又累，但听着他那吆喝声，不敢再睡，就掙扎着起来，把牛放出去。我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把牛看好，他就不会再打我，会給我飯吃了。

白天，牛群都很規矩，沒有出甚么事，可是到要回家时，誰料丁劳哄頂喜欢的那头短角黄牯子牛，吃饱了就撒开蹄子乱蹦乱跳，一下跌进一个又深又窄的山箐^①里出不来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我用鞭子抽它，想赶它出来，可那山箐太窄太深，牛轉不过身，爬不出来。我又上前去揪它的尾巴，想帮它使把劲，可我力气太小，怎么揪得上来呀！我急出了一身大汗，看看实在沒有办法了，我在箐子边一棵树上打了記号，赶快把别的牛吆回去，打算把这件事告訴丁劳哄。

到家时，天已完全黑了，村子里飯吃得早的人家，已經熄了亮睡觉了。我一进門，見丁劳哄两口子在火塘边正吃着飯，丁劳哄一見我，头也不抬地問：

① “山箐”、“箐子”是云南人称森林密布的山沟。

“牛都回来了？”

我听了他这句话，心里一阵阵慌，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见我不出声，马上丢下碗筷，回过头来大声问：

“丢了牛了？”

我不敢瞒他，就回答说：

“那头短角黄牯子牛，跌进山箐里，我拉了半天也拉不出来！”

他一听了这话，立刻扔下饭包，马上从屋角点起火把，从墙壁上摘下大十响枪，挂上长刀，指着门对我说：

“你这狗，今天要把牛找回来，算是你的命大，牛要找不回来，你就别想活！走，跟我去找！”

他拿着火把，大步往前走去，我紧跑慢跑，勉强跟上了他，一走出村口到放牛场了，他叫我上前领着他找那个山箐。这时，我又累又冷又饿，望着丁劳哄拿着出了鞘的长刀，我心里又怕，不知他甚么时候会一刀砍下我的头，心里越怕越慌，越慌越怕，找了半天也还没有找到那个箐子。丁劳哄火了，朝我肩膀上砍了一刀背。我痛得跳了起来，真想回过头跟他拚了，他一见我转过身，就拿着长刀，凶狠狠地问：

“那条箐沟呢？在哪？是不是你把它偷了诬我！”

他越折磨我，我心里越恨他，我横了心，坐在地上不走了，让他把我砍死算了。他一见我坐下，倒发了急，恨恨地说：

“你快起来，等会豹子会把牛咬死的。好了，我不打你，你快领我去找！”

“哞——！”他正哄骗我，下面忽然传来牛叫声。我定下神

一打量，对啦，这正是牛跌下去的地方。看，这不是我打了记号的那株麻栗树吗！我赶快站起来往下跑去，他拿着火把紧跟着我，我俩到了箐子边。牛见着我，“哞——哞——”叫了两声，一双眼神可怜地瞪着我。丁劳哄一见牛，把火把递给我，用长刀把牛身边的土挖松了一些，我在前面拉，他在后面赶，终于把牛救出来了。

丁劳哄从我手中抢过火把，然后叫我走在前头，他在后面赶着牛。我没有火，上坡路又难走，老是跌跌撞撞走不快，他一点也不管，却更快地赶着牛。牛赶急了，用角抵我。我走慢了，牛就踩着我的脚后跟。我的脚被踩破了，淌满了血，丁劳哄好像看不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吆喝着，赶着。我的眼泪簌簌往下掉，我想，在丁劳哄的眼中，我还不如他的一头牛呀！

一到家，丁劳哄洗了手就坐在火塘边歇气，他老婆忙着给他端饭。饭摆好了，他也不叫我吃。我又累又难过，坐在门口不出声，他的妻子白了我一眼，根本不理睬我。这时，丁劳哄向她使了个眼色，她才从一个竹槽里拿出一包芭蕉叶包着的冷饭，扔在我面前。我看那饭包很小，饭又冷又硬，不知怎的，我鼻子一酸哭起来了。丁劳哄听我哭出声，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想着这日子怎么这样难过呀！为甚么我妈这样早就死？为甚么爹不叫我在家，要叫我出来帮丁劳哄？甚么时候我才熬得这条小牛回家呀？越想越难受，我就大声哭起来。丁劳哄一听我这么大声哭，“拍”地丢下筷子，立刻回身端起大十响枪，嘩啦推上子弹，举枪向我瞄准。我一看不好，立刻纵身跳下牛圈里。就在这一刹，枪声响了，我也随着昏倒在牛屎

堆里。

在那些年头，穷孩子真像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

有一天，我把牛放出去，那时正是冬天，天气晴朗得很，篱沟边，岭头的野櫻桃开得跟花一样红，衬着绿蔭蔭的竹林子，又惹人爱又好看。可我的心里却像冻了一层霜那么难过。正是冬天，草难找，牛只要看到一点绿颜色，就拚命去吃，看不好就会吃坏人家的庄稼，一告到丁劳哄那里，他跟人家吵了以后，又拿我出气。为了这原故，当把牛吆过公路边养护段那片菜园子地时，为了招呼好牛，我都要淌一身汗。可不巧，这一天我一路走着，一路削着一根篾片，准备做一把弓。正在这时，那条短角黄牯子牛把养护段菜园子的篱笆撞破了，想闖进去吃那些菜。这时，我心里像烧着一把冬腊月的野火，就是这头牛，使我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打，它就像主人丁劳哄一样可恶。我马上抽出身边的长刀，向它掷过去，不偏不歪，刀口刚刚砍中它的脚。牛挨了这一刀，淌着血，一颠一跛跑开去了。我怕公路养护段的人看见，急急吆着牛群走开了。

晚上一到家，丁劳哄正察看他的牛，发现短角黄牛跛着脚，他上前一看，见了血，脸色马上变了，指着这条牛恶声恶气地问：

“誰砍了牛！狗崽子，是你干的吧！”

我想，要把实话告诉他，他会打死我的，就决定对他撒谎，我回答他：

“不是我！”

他一面弯下身去察看那牛的伤口，一面气愤愤地问：

“那你說，是誰砍的？”

我还是回答說：

“不知道！”

他听这話，火了，猛地直起身來問：

“牛在哪里砍伤的，你还不知道？”

我一下沒了主意，就老老实實說：

“牛在养护段那里砍着的。”

他听了这話，二话不說，立刻拿起刀子拉着我，跟他走了出去。一到养护段那里，他就大声罵：

“你們誰砍伤了我的牛，要不說出来，哼，我就……”

这时，养护段一个坏蛋指着我說：

“你还來叫，砍坏牛的就是你旁边那个小‘山头’^①，我亲眼看見的，”

丁劳哄听了这話，回头恶狠狠地瞪我，随着就举起巴掌猛地向我打来。我見他气坏了，样子像野狼那么凶，轉过身就拚命往前跑。我一边跑一边想，这回杀死我，我也不再去他家了，就头也不回，一股劲往家跑去。

我到家，天已黑了。爹一个人在家里。他見我惊惊慌慌满头大汗跑进屋，就奇怪地問：

“小早都，出了甚么事了？”

我半天不出声，最后淌着眼泪对爹說：

“爹，丁劳哄要打死我，我受不了那份罪了。爹，不要叫我

① “山头”是过去反动統治者对景頗族的蔑称。

去他家了。你叫我做甚么我都做，爹，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说着说着，我就大哭起来。

爹开初听了，骂我说：

“打你两下有甚么关系，你是泥巴做的，会把你打坏！”

一边说，爹一边拉我在火塘边坐下，给我倒了一壶凉水。我哽哽咽咽把在丁劳哄家受的罪，一五一十给爹说了。爹听了，默默不出声气，半天了，爹才站起身来，揭开破锅给我看，里面只有半锅野菜。爹放下锅盖，对我说：

“孩子，不是爹不疼你，爹养不活你呀！你让他打两下，苦挣苦熬他三年，我们有了头小牛，爹再不去叫你受罪了。……”爹的眼眶里滴出了眼泪，说不下去了。

听了爹的话，我哭得更伤心了。不去丁劳哄家吧，爹怎么养活我？家里还望着我掙头牛回来呵。去吧，那种日子怎么熬得下去！我正伤心着，爹已挎上了筒帕^①，熄了火塘里的火，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去。这时，我的脑子里就像几百支火枪在响一样，只是乱轰轰的，甚么也不会想，双脚像两根木头似的被爹拖着走到了丁劳哄家。爹叫我在外面等着，他一个人进去对丁劳哄说了很多话，大半天，爹走出门来，对我说：

“小早都，进去吧，他答应不打你了。你以后要好好帮他家放牛啊！”

爹说罢，头也不回就急急往家走去。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想，要是我能变成一只鸟，自由地飞

① 景颇族用羊毛与棉线织成的方形背袋。

来飞去該多好。正想着,背后突然有人揪着我的头发,揪得我全身冒汗,两眼发花。我还没有清醒过来,丁劳哄就把我揪到牛圈里,一巴掌把我打在地上,又揪住我的头发,往那只短角黄牛的后腿上撞去,他一面撞我的头,一边說:

“你把它的血舔干,老子才饒得了你!”

我大声哭喊、掙扎,撕他的手,但我年紀那么小,身子那么瘦,怎么斗得过这狠心的剝削分子啊!

我在丁劳哄家三年,要把受过的罪,一桩桩一件件数出来,就是烧上十堆柴,講上九个黑夜都講不完。解放了,穷人办了合作社,日子越过越好,他不能再剝削穷人了。他見着我很巴結。丁劳哄現在好像規矩了,但我知道,他的心里像埋着一桶火药,随时想炸死我們,肚子里像藏着一团黑线,下下想纏死我們,我們可得小心,我們睡觉也得用一只眼睛看着他!

金立德 黄启荣 插图

砍开刺棵走大路

[哈尼族]罗文贵家史

陈见尧

喝过黄连水，
才喜蜜汁甜；
鑽过刺棵丛，
更爱大路宽。

这四句话，是一个哈尼族农民说的。那农民姓罗名文贵，哈尼语名沙以，共产党员，是云南省元阳县一区团结乡新广平寨第三社的社长。虽则只有四十二三岁，却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他常常对一些青年社员说：

“今天，我们有毛主席指引，有共产党领导，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路，多么宽广，多么幸福。解放前，我们在那黑漆漆的刺棵丛里鑽着的时候，曾经是多么盼望走这样的大路呵！”

这话真是语重心长，罗文贵的确是体会深切哩！

烏鴉只只黑

这罗文贵原是下广平人，五岁时死了阿爹，六岁时阿妈又

改嫁远去，只剩下一个五十多岁的瞎眼奶奶，领着他 and 那个一岁半的小弟弟。可怜见家里穷得像洗干净的坛子一样，出门背水是人家的水，进山砍柴是人家的柴，老的老、小的小，哪能有什么依靠？没多久，弟弟就死了。谁知灾星长落穷人家，八岁那年，匪兵作乱，连他们那间破破烂烂的小茅草房，也不放过，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奶奶再也无法了，一狠心，五块“半开”^①，把他卖给了麻栗寨的李成牛家，放鸭子，混饭吃。幸好被住在白胜寨的阿舅知道了，赎他回来，让他跟去拣柴放鸭。小小的罗文贵，舍不得瞎眼奶奶，三日一回，五日一转，田头地角拾个包谷棒，也要送给奶奶。亲亲的骨肉聚一起，眼泪湿透了破衣衫。

好容易熬到十二岁了。骨瘦如柴的罗文贵对奶奶说：“阿奶，我长大了，我不能尽靠阿舅收养了，我要出外卖工，挣钱养你。”

奶奶说：“沙以，你年纪还小，身体又弱，人家谁要你？要了你，你又怎么干得动呀！”

罗文贵人小有志气，拿根竹竿，就到新广平的富农马欧沙家放牛。

那马欧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恶魔，瞅住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恨不得要榨出一鱼塘子油来。他一年给三斗谷子的工钱，却要罗文贵牧养三头水牛和一头黄牛。栽秧打谷子时节，照例要让牛歇田房，就在那万块梯田中间，搭个棚子，叫罗文贵

^① “半开”是过去流行于云南边疆山区的银币，值半元。

和四条牛一起，住在里面。还没有锄头把高的罗文贵，就那样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在他宝贵的童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奉养奶奶。有一年冬天，田野笼罩着浓雾，那条调皮的黄牛，天黑还没回来。马欧沙知道了，不由分说，狠狠打了罗文贵一顿，第二天一早寻到了牛，还不住的噪罵。罗文贵奔逃回家，抱着奶奶的膝头，呜呜地痛哭着说：

“奶奶，这个索阿帕^①心黑，我不跟他干了。”

奶奶怜悯地说：“好吧，那就换一家试试吧！”

于是，他又转到下广平地主李黑努家了。

那李黑努剥削十分狠毒。日日戴着毡帽，穿着布鞋，监督着三个帮工，像牛马一样干活。每天鸡一啼，就要罗文贵起来踩米，踩完米，天才亮，又要他出田，天黑以后，还要逼他披着蓑衣，提着弯刀，去照看田水。起迟一刻，干慢一点，那李黑努就噪得比狼嚎还凶。有一年，罗文贵干到十月间，发起“摆子”来了。地主怕他干不得活，白吃了饭，硬逼他回去“休养”。过了半个多月，幸喜罗文贵渐渐好了起来，想起奶奶和自己的生话，便又撑持去了。谁料，那李黑努堵在门口，大声说：

“罗沙以，你病得歪歪倒倒的，哪能干活！不要你了，我已经请着别人了。”

罗文贵一见那凶样子，也气不过，便说：“好，不要我干算了，那你把十个月的工钱算给我。”

李黑努说：“工钱？我家的规矩你不知道？要干满一年才

^① 哈尼族过去对地主、富农的称呼。

給。”

罗文貴說：“要干你不給干，要錢你不給錢，这是什么道理？”

李黑努橫蛮地說：“就是这个道理，你不服，到新街鎮告去！”

罗文貴知道新街鎮上国民党的“老黃狗”，催款抓丁时，連穷人的半片鉄鍋都要提走，哪会給穷人說理？沒法子，只得气恨恨的回去，对奶奶說：

“阿奶，这个索阿帕心黑，我不干了。”

奶奶心中一陣酸痛，說道：“好吧，那就再換一家試試吧！”

这一下，又換到下广平另一个地主罗正科家了。

說起那罗正科，远近聞名，是个“只叫牛耕田，不放牛吃草”的刻薄鬼。深怕罗文貴和另一个帮工，来来往往費時間，就叫他們夜夜睡在田房里。又怕他們多吃飯，少干活，就想了个主意：每天早上，都叫自己的大姑娘下田房，一則送一升米来，二則指派挖哪块田，搭哪条埂，監督着干。俗話說：人是鉄，飯是鋼。罗文貴他們两个帮工，正是年輕力壯，又要干那么多、那么重的活計，吃不飽又怎么行？便提出抗議說：“两个人，一升米，吃不飽，干不动。”可那罗正科，一翻臉就噪罵道：

“嗨，你們真是些大肚花子，拿米柜子也灌不飽，給你們两个一升米，算是挺好的了，像我一样，四个人一升也够吃哩！”

罗文貴說：“那怎么能比？你連寨門都难得出几次，又是魚，又是肉，当然咽不下米飯啦！”

罗正科見說不过理，就撒起賴来了：“你叫不够吃，不是別

的原故，我知道，是你偷米喂你那瞎眼奶奶去了。”

听那地主滿嘴的胡說，又是大肚花子，又是偷米“喂”奶奶，罗文貴再也忍不住了，嚷鬧一陣，就跑回家去，跟奶奶說：

“阿奶，这个索阿帕心太黑，我不跟他干了。”

奶奶听了，流着眼泪說：“沙以，天空的烏鴉，只只是黑的，地上的索阿帕，个个心都黑阿！”

罗文貴这才像开了心窍似的，說道：“是呵！烏鴉只只都是黑的呵！阿奶，我不卖长工了，不套那个鉄枷了。地上的路有千条，人間的活上万样，我去卖短打零，砍柴割草，背盐馱罐好啦！”

可是，罗文貴不戴长工鉄枷鎖，仍然难出虎狼窝，沒过几年，却只見：

寨中来黑馬，
平地起风波。

黑馬起风波

那时候，这新广平和上、下广平几个寨子，是上广平地主李永安当保长。李永安可算得是“老虎嘴里的一颗門牙”，帮国民党和土司敲苛逼款，很是卖力。旧款刚收清，单子还没送到衙門去，他又派下新款，弄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走投无路，十分气恨。

再說那地主保长李永安的亲戚中，有个名叫朱夏洛的妹夫，也是哈尼族，在丫洛土司衙門中当团丁小队长，是个狗腿头子。耍刀弄枪，极为凶恶。

那一年，朱夏洛挂着十响枪，骑着大黑马，气势汹汹的到上广平李永安家来做客。他一住半个月，抓鸡派鸭且不說，单是那匹大黑马，就不知给人带来多少灾害哩！那馬見大人就踢，見小孩就咬，庄稼地里，乱闖乱吃。人們恨不得剝了它的皮。偏巧，这一天，那馬又在下广平地吃庄稼，天黑許久还没回去。等到它主人找着一看，可就嚷开了，原来，不知誰在它脚上好好教訓了一刀。

这一刀，虽也出了一口气，却惹来了一场祸。那李永安眼珠一轉，認定这是一个敲榨勒索的好机会，就借口伤了馬，要賠償，口口声声要一百九十块銀元。因为找不着当事人，他便叫全寨子分摊。全下广平寨五十戶人家，每家合着四块，真是无名无目，又派下一回款来了。人們肚子里都填野草，那个还出得起！可是，却又怕到老虎嘴上捋毛，不敢出气，只急得热鍋上的蚂蚁一般，不知如何是好。

这当儿，罗文貴可就气的心中噴火，想道：这些家伙真够凶狠，竟把我們穷人看得不如牛馬。牛打三鞭要頂角，馬打三鞭要蹄，难道我們穷人就打一千鞭一万鞭也不吭气么？不行！他便挺身站出来，大胆揭出地主的黑底子，說：

“保长，那馬吃了好些庄稼，你不賠。那馬踢了好些人，你不管。如今砍了一下蹄子，既沒有伤，也沒有死，又找不着当事人，怎么混叫大家賠錢？这明明是敲詐呵！”

他这句话，好像火苗跳进干柴里，“轟”的一下燃烧起来，引得大伙都鼓起勇气，一个劲儿跟地主斗开了。

那李永安理屈詞穷，哑口无言，又見那么多庄稼人，齐了

心，約了伙，当真怕把自己的脑袋敲掉，忙借风轉舵，阴阴一笑，改口說：“好吧！既沒有砍死馬，又沒有當事人，那看在大伙份上，就不要賠了吧！”

可是，李永安却暗暗地和朱夏洛商量說：“真他媽的，眼看着就要拿到手的東西，却給羅文貴那花子整脫掉了。哼，这个穷光蛋，这回不整他，以后可就难套轡头了。”

果真，約莫过了十多天，祸事就飞到羅文貴头上。那天一早，羅文貴到地主羅正科家卖零工，忽然，只見五六个保丁，扛的扛枪，提的提刀，一齐拥进院子，随即又这儿两个，那儿两个，把几道門都堵住。羅文貴見了，心里暗暗吃惊。一眨眼，又見地主保长李永安，“篤篤篤”地走上木樓来了。

那李永安叼着紙烟，像一朵黑云一样，遮着羅文貴，猙獰地笑着，問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羅文貴知道，黃鼠狼問鸡卦，准沒好事，只得答道：

“卖工唄。”

保长說：“你卖工做什么？”

羅文貴說：“沒田沒地的人，卖工討生活嘛！”

保长說：“你何消卖工？凭你那张嘴，能說会道，就够吃了呀！”

羅文貴一听，曉得是黑馬的事发了，还要答話时，沒当心后面“嘭”的一响，一把弯刀背，正正打在脊梁上了。紧跟着，李永安便叫捆起来，一边罵道：

“你他媽个穷光蛋，催捐沒有米，派款沒有錢，真个犁也犁不着你，耙也耙不着你，你却閉不住嘴，挑唆大家造反，老子这

回可要好好治你一下。”

一边捆，一边罵，一边就有保丁用枪托子打。那罗文貴就是一条鉄打的好汉，也挡不住这众多的豺狼撕扯，早已昏过去了。等到他苏醒过来时，才知道已被拴到間长^①李合以家了。只見站在面前的李永安，滿脸凶光，咬着牙在問：“死花子，以后你还敢乱說？”

罗文貴狠狠地答道：“有脚就要走路，有嘴就要說話。”

“好，你說！”李永安罵着，一个耳光刷来。就这样，打打罵罵，一直鬧到深夜，才放了他。

罗文貴拖着沉重的步子，抱着疼痛的肩膀，迎着刺骨的冷风，在浓厚的雾里走着。他眼前什么路也沒有，提起脚，踩着刺棵；伸出手，碰着刺棵；前前后后，都是刺棵呵！但是，他沒有眼泪，沒有哭泣，只不时抬起头来，注視天空；他多么盼望有顆星星照亮他，多么盼望一只有力的手来搭救他呵！正是：

刺棵丛中无出路，
穷人日夜盼紅星。

雾夜走紅河

当雾蒙蒙的黑夜，你在刺棵丛中鑽来鑽去，盼望走上一条大路的时候，突然星光一閃，照亮了你的眼睛，看見了前面的出路，那么，你会是多么激动呵！

罗文貴就是这样，他正在痛恨旧社会，却又走投无路的时

^① 土司制下的机构，約管三五个寨子。



候，突然有顆紅星一照，他猛的覺得眼明心亮了。

那是一個初春的晌午，羅文貴去趕新街的集市，跟往常一樣，他都要到那個茶鋪里坐一會，喝口水，吸筒煙，跟對心眼的人說說話。

“沙以！”

忽然，他聽得有人叫他，抬頭一看，原來是這鋪子主人蘇大爹的儿子老蘇。那人約莫三十多歲，个子雖不高大，却挺精悍，兩眼炯炯有神。他讀過幾年書，懂得很多事理，對待勞苦農民特別熱情，因而很多人都認識他，都願意來坐一坐。

當下，老蘇笑呵呵的問道：“哎，這些日子沒上街，可是出遠門去了？”

羅文貴說：“哪儿去？差點兒見不着你啦！”

“怎么回事？”

羅文貴走上几步，見周圍沒人，就把那黑馬引起的風波，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老蘇趕忙招呼他到里屋坐下，幫他解開上衣，撫摸着那青一縷、紫一塊的傷痕，不禁心中升起一股怒火，說道：“嗨，這些黑心肝的強盜，下了這種毒手呵！”

羅文貴說：“阿哥，你看，到處都是刺棵叢，我們往哪儿走呵！”

老蘇也沉重地說：“是呀，沙以，就是沒有我們窮人走的路呀！”忽然，他抓住羅文貴的手，說：“沙以，可我們窮人不是有手么？難道不能砍開刺棵，闖出一條路么！”

一句話點得羅文貴渾身長勁，說道：“對！阿哥，反正我們窮人住在刺棵叢里也是等死，何不把刺棵砍開，闖出一條路

来！这话对极了。”

“你敢砍刺棵么？”

“只要有人领个头，我什么都敢！”

“好，沙以，”老苏兴奋地说：“只要你敢干，就好了。至于领头的人，我们早就有了。”

“谁？”

老苏久久地看着罗文贵那张坚定、勇敢的脸，微笑着，半晌才说：

“领导我们穷人翻身的，你知道是谁？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罗文贵忍不住大声叫道，“在哪里？”

“全国都有！”老苏说：“就在我们这红河一带也有哩！”

“呵！”

从这以后，罗文贵心眼明亮了。他想：谁说穷人无路走？路可是人开的呵！只要大家跟着共产党，动起手来，把国民党、土司、索阿帕打垮，就会有前途哩！于是，他天天都盼望着共产党。谁料，过了几天，他再要去找老苏说话时，老苏却不在了；像星星一闪，又飞走了。他心里多么着急呵！

可好，就在这时候，罗文贵听得迤萨^①那边来的人说，元江打起仗来了，是什么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打国民党的“老黄狗”，干得可欢哩！罗文贵一听这消息，心中就像闯进个马鹿，突突跳个不住。他想着：那一定是共产党在干了！老苏也一

^① 即现今红河县城。

定到那里去了，我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对，找他们去！

这天夜里，罗文贵就悄悄的对奶奶说：“阿奶，眼下卖工没人要，闲着也没出路，我打听到了一件好事，说是从迤萨背盐巴来卖，还划得着呢。”

奶奶信以为真，便说：“那么，你就去吧！只是路上要当心呵！”

于是，罗文贵把卖柴的一点钱留下，安顿了奶奶。又叫过平日合心的侄子来，也只说是约着到迤萨背盐巴去，两个一伙好作伴儿。就这样，两个赶忙收拾背篋，披件棕衣，别把茅叶尖刀，在黑洞洞的雾夜里，向着观音山，向着红河奔去了。

罗文贵叔侄两个，一口气走了一夜又一天，爬过了观音大山。到第二天傍黑时，就听到红河波浪滚滚的响声，走到迤萨附近的一个哈尼族寨子了。哪知进了寨子刚刚又要走出寨门时，却只听有人喝道：

“哪里去？不准通行！”

罗文贵一看，吓了一跳，来的是一个“老黄狗”，恶狠狠的，那枪尖还上了刺刀，闪着寒光哩！罗文贵便说：“我们是老百姓，到迤萨去背盐巴来吃的。”

“不准去，赶快滚开！”

罗文贵还待说什么，却见那寨门口七零八落地塞满石头，断了去路，便只好转回身来。走不远，遇见一个哈尼老人，这才知道是国民党在红河那边吃了家伙，慌起来哩！眼见一下子过不去了。没法子，他望着元江那边的莽莽云山，楞了许久，才慢腾腾地往回走去，心中十分纳闷。但一转念，又有喜

色，心想：共产党到了元江，就一定会要到我们这里来的。好，听见鸡叫，快天亮了，我就准备着吧！这一来，他又劲势鼓鼓地回到家，成天打柴割草，探听共产党到来的消息。正是：

鸡鸣天快晓，

拭目看朝霞。

大開新街鎮

看看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天，罗文贵在通往牛角寨的馬帮大路旁边，一面挖着干树根，一面打量着过路的人；他总希望别人带来好消息。果然，一个赶馬的彝族阿哥，告訴他說：昨晚，白胜寨来了十多个老百姓的队伍，都穿农民衣裳，戴着有小紅星的帽子。罗文贵一拍手掌，心想：定是共产党的队伍来了，老苏也許回来了。他多高兴呵！連树根也不挖了，便跑去新街。只听街上有人紛紛議論，說是共产党的队伍来了，鎮长和他的兵，全吓跑了，穷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罗文贵越听越心欢，一口气就奔到老苏家里。进门一看，只見里面早挤了好些哈尼族和彝族的农民，認得是牛角寨、猛弄那边来的，都面露笑容。他正待打听时，只听有人叫他：“沙以，你可来啦！”

罗文贵几乎从第一个字音就听出来，是老苏回来了。跑上去，一把拉住老苏的手，說：“阿哥，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不領我去？”

老苏还是那样乐呵呵地說：“我去接队伍来啦！你看，这下不正是在找你嗎？”

罗文贵诚恳地说：“阿哥，这次我可不回去了，我跟着你走。你到哪里，我去哪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

老苏说：“我要跟着队伍，打国民党，打反动派哩！”

罗文贵说：“我也跟着去。只要你发给我一支枪，我就会打得又准又狠的。”

老苏一拍他的肩膀，说：“好！我们的队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已跟首长说过了，欢迎你们参加。”

罗文贵乐得跳起来。这天，他真个没有回去，晚上就得到批准，参加了队伍，领着一支步枪。他抱着枪，一夜没睡着，眼里湿漉漉的，想道：枪呀枪！以前就是没有你，一直都受国民党、土司和索阿帕的欺压，如今有了你，他们再敢欺人，我就不怕了！

过了几天，跟他一样的农民弟兄，很多参加了队伍，编成小队，他还当了一个小队的队长哩！那阵子，新街多热火呵！罗文贵扛着枪，第一次直起腰杆，威风凛凛地在街上走着。他感到异常兴奋。曾经被人骂过、打过、盘剥过的罗文贵，真像拨开云雾，见了青天。他回到家，把这喜事告诉了奶奶。奶奶抚摸着在苦难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孙儿，干枯的眼窝含满了泪水，颤抖着说：

“沙以，从你出世以后，阿爹没有管你，阿妈没有管你，阿奶也没有好好抚养你，使你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如今可好了，有了共产党，你算是有了真正的父母了。一块石头搁在我心上几十年，这下稳稳地放下了。”

不幸的是，没多久，奶奶就病倒去世了。罗文贵安葬了阿

奶，又很快回到队伍里来，和游击队的战士一起冲锋陷阵，打退了盘踞在猛弄土司衙门的土匪，还迎来了解放大军。当土匪围攻新街的时候，他又和解放军战士一起，保卫了新街。

在那战火纷飞、炮声隆隆、捷报频传的时刻，罗文贵万分振奋，感到自己的生命展开了新的一页，感到前途无限地光明。很快，边疆解放了，党又把他送到蒙自学习文化。三个月后，是一九五一年春天，他带着组织联防武装的光荣任务，又回到家乡了。当他走上老峰大山的山顶，眺望着解放了的家乡时，只觉得一片生气勃勃，春意盎然。他激动地挺起了胸，眼里迸出热泪，自语地说：

“都亏有共产党，有毛主席，我们穷人到底砍开了刺棵丛，走上大路了。”

是的，边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经过合作化运动，现在已经跨上社会主义大路了。刺棵丛中钻出来的罗文贵，还在土改中就光荣地入了党。后来又办起了合作社，现在，他担任了社长，领着社员，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一步一步迈进。真是：

砍开刺棵丛，
走上金子路；
社会主义好，
前程如锦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陈剑英 插图

一个倔强的女人

〔僮族〕王水娇家史

梁发源

一

好不容易挨过了难耐的旧历年关，元井村的穷人们，又开始了春耕的农事。犁田的，翻地的，挑肥的，下种的，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连年不断的沉重的地租、官粮，会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今年的日子，也不会比去年好过，但眼看着春天已经来到，枯草发芽，芭蕉抽叶，庄稼人的心又都动了，赶忙支撑起骨瘦如柴的身架，拚死拚活的去干。大家把满心的希望，寄托在刚刚播下的种子上。

这时候，在村前一块地里，也忙着一家人。一个年轻的僮家妇女，头上披着褪了色的头巾，身上穿着贴满补钉的宽边土布衣裳，腰间扎着一条腰带，正在挥舞牛鞭，吆喝耕牛翻地，不时还掉过头来，对地里的两个后生指指点点。看她做活那个姿势，干脆，利落，快捷，熟练；听她说话那个声音，又尖，又响，又急，又密，谁都会猜她是个性格活泼的女人，可是她生就的

一付面孔，清秀，嫻靜，却又給人一種純朴的感覺。她，就是這個家庭的主婦，名字叫王水嬌。

王水嬌，這個在苦水里泡大的女子，本是江州附近的芭坎村人，家里窮得跟河里的鵝卵石一樣精光。水嬌還未成人，父母已先後累死，剩下老祖父，因無法生活下去，將她送給人家，這就是現在的這個夫家。丈夫姓黃，名英富，家里本也很窮，老一輩人全靠替財主打工過日子，直到他父母這一代，拚死拚活，凭着喝一餐雜糧稀粥，餓一餐肚子的節約，勉強買來一頭瘦牛，開墾了十幾畝荒地，算是成了家，有了一點點家業。

水嬌到黃家的時候，雖然年紀還小，可聽說家里有一頭牛，十幾畝地，地頭上還有一棵木菠蘿，兩棵龍眼樹，心里便有着說不出來的高興。有一夜，她竟然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在這塊地里種玉米，種紅薯，種許許多多農作物，長得又好又大，她看見了，歡喜得放聲大笑，笑呀笑呀，把別人也笑醒過來。她第一回跟婆婆去做活，來到地里，東瞧瞧，西望望，禁不住一頭倒在婆婆懷里，淌着淚水說：“婆婆呀，我爸我媽給人家當牛當馬，辛苦了幾十年，到頭來也沒得好死，就是因為自家無田無地。如今我們总算有了地啊！”

從那時候開始，每天，太陽沒出山，她便和丈夫一道，跟着父母下地做活，直到太陽躲進西山背後，還舍不得回來。父母看見小兩口勤勞能干，心里樂開了花，益發盡心盡意地教他倆各種農活。幾年功夫，種田的一套本領，他倆全學會了。父母死后，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他倆的肩上。她丈夫有三兄弟，二弟英貴，三弟英祿，年紀都還輕，生活上的各種事情，還要哥

嫂們照顧。

这天，水娇正領着英貴、英祿整地，准备种春玉米，不想地还没有整好，却发生了一场糾紛。原来，財主莫进华早已对黄家这块地起了野心，多少年来，他一直想把它夺到手上，跟自家那块連在一起。加上，黄家的地头上还有三棵果树，单是果树的收入，每年就有不少的进款。为着这事，莫进华不知道挖空了多少心思，托过多少人劝黄家把地卖給他，只是英富的父母执意不从，他的美梦才沒有做成。但他并没有死心。現在，英富的父母已經死去，莫进华不禁又动起野心来。早上，他提着猎枪到村边打鳥，看見水娇在那里赶牛整地，貪欲的念头驟地袭上心头。他再也无心打鳥了，呆呆地站着想了片刻，便急急忙忙轉回家里。一会，又亲自帶領长工走出来，指使长工犁他家那块地时，故意犁过黄家的地，自己还站在地头上指手划脚，責罵英富的父母当年开荒开到他家的地上去了。他心里想，只要黄家怕斗他不过，这块地自然会落到他手上。

水娇听得莫进华站在地头上胡乱嚷嚷，轉头一看，莫家的长工已經赶牛走过自家的地来，便嘩啦一声摔下耙具，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莫进华跟前，理直气壮地問他：

“怎么？还講不講理？这块地，明明是我家公、婆开出来的，村里誰不知道！他們开荒那年，你家这块地还没买到手哩！怎么說，开荒会开过了你家的地？真是疯狗乱吠！”

“住口！你这个泼妇，沒上沒下，胆敢頂撞老爷，有你看的！”莫进华气得馬脸拉长，恨不得扑过去，一口吃掉水娇，可是看見水娇硬梆梆的站着，面不改色，又有点胆怯起来。

水娇見他两眼凶光閃閃，像要动手打人的样子，反倒跨前一步，大声吼道：“来嘛！怕你的，不姓王！”說完，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水娇虽然是在有錢人家的白眼下长大的，但是苦难的生活还来不及磨掉她的銳气，对于那些作尽坏事的家伙，早已恨之入骨了。来到黄家后，碰巧丈夫也是个硬骨头，生活的經驗使他俩得出了一条共同的結論：对待恶狗，只能硬，不能軟，你越軟，越怕它，它就会变得越凶，越吓人，甚至会扑过来，咬你几口，要是你跟它硬到底，它是拿你莫可奈何的。

莫进华万万想不到这个平日看来十分秀气、嫻靜的妇女，如今却一下子变得如此强悍，不禁暗吃一惊，觉得再吵下去，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一个堂堂的莫进华，斗不过一个穷家女子，多丢人啊！于是他立即来个金蝉脱壳，虛张声势地罵道：“穷鬼，泼妇，快滾！你不配跟我說話，要說，回去叫你丈夫来。”

他刚轉身要走，不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来。原来，他和水娇爭吵的时候，英貴、英祿早已跑回家告知大哥去了。这时，英富正在掄着斧头修理农具，聞知此事，立即提起斧头，拔腿跑到地头，刚好听見莫进华說要找他說話，他一个箭步跨到莫进华跟前，舞动手中的斧头，厉声道：“姓莫的，要找我嗎？好啊！我来了，有話尽管說吧。”

莫进华一眼瞄見那把銀光閃閃的鉄家伙，吓得倒退几步，定了定神，才結結巴巴地說：“算……算了嘛，龙……龙不跟蛇斗，讓……讓你們这一趟。”說着，像打敗的公鸡似的，搖搖晃晃，灰溜溜的走了。

二

俗話說：“偷鸡不成蝕把米。”这一回，莫进华的美梦又没有做成，倒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病好后，他日夜搜刮枯腸，阴谋进行报复。

一天，副乡长黄福廷到他家去，看见他眉头紧蹙，满腹心事的样子，心里早猜着了七分，便挨近他的身边，討好地说：“莫兄，你的事我知道。区区穷小子，还怕没法子对付嗎？何必整天愁眉苦脸。”又凑着他的耳朵，嘀嘀咕咕咬了一阵。这黄福廷为人刁鑽奸猾，会巴結財主家，給財主們看上了，疏通地方官府，委任他当了个副乡长，自此以后，他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吃喝嫖賭，样样俱全，只要能滿足他这四大欲望，杀人放火，偷盜拐騙，什么坏事都干得来。

当下，莫进华听完他的話，紧蹙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于是，立即吩咐家人，宰鸡杀鴨，招待副乡长。

半个月后，村边大道旁莫家牛車棚內，忽然发生了火灾。

那天，英富和水娇刚从山上打柴回家，还没坐下来歇一口气，黄福廷已領着几名乡警，如狼似虎的闖进来了。

“英富，不准乱动！”黄福廷一声令下，六、七个乡警立即把英富綁了起来。

“你們这是干什么的？”英富一边掙扎着，一边質問道。

“干什么，你还装什么葱，卖什么蒜！你自己干的好事，你自己还不知道嗎？”黄福廷凶神恶煞地说。

水娇看见丈夫平白无故被綁，气得肺都快要炸开，冲着黄

福廷怒罵道：“你这当官的，凭什么来綁人，說啊！你快說，到底咬了誰家的骨头，灌了誰家的尿酒？”

“是呀！英富到底犯了什么法？偷盜，杀人，欠租，抗粮？也得說个明白嘛！”聚攏过来的几家穷人，也憤憤不平地帮腔說。

黄福廷看見聚攏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怕惹出麻煩事来，匆匆回答两句，說是英富放火烧了莫家牛車棚，便喝令乡警将英富带走。

这話不說犹可，一說出来，更使英富怒火千丈，他一面掙扎，一面縱声大罵：“莫进华，你这狗杂种，有本事的就站出来，为什么要躲在屋里？”

水娇又气又急，满脸胀得通紅，紧跟在丈夫后面大喊：“冤枉啊！你这雷劈火烧、断子絕孙的莫家，害人沒好下场！”

莫进华一直躲在屋里，凑着窗口偷听从外边传进来的怒



罵声，嘴角边露出阴森森的恶笑。

英富被送到区公所后，莫进华认为夺地的阴谋已经完成一半，随即又派人到水娇家，说只要水娇答应将那块地和三棵果树卖给莫家，莫家可以拿钱疏通官府，释放英富。水娇听说莫进华要买她家的地，更是火上添油，怒冲冲地对来人回答道：“嘿嘿！他莫进华想的倒好！要得到我家的地呀，除非日头从西边天出来！”说完，没好气地把来人打发走，转身“砰”一声关上了大门。

村里的穷人们，为英富被捉的事，个个都愤愤不平，可一时谁也想不出搭救的办法，只好将满肚子的怒火，暂时压在心上。这样过了将近一月。一天，莫进华的牛车棚突然又烧了起来，这回，真个烧成了一堆炭灰。莫进华眼巴巴看着自家遭受一笔损失，心里也明白是村里那帮穷人故意跟他作对，又恼又恨，可又奈何不得。这时，村里的穷人们已经凑起一笔钱，送进官府里，联名作证莫家的牛车棚被烧，与英富没半点关系。官府见钱眼开，便放了英富。

莫进华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但是，贪婪的苍鹰，抓不到小鸡，那里肯放过；嗜血的虎狼，擒不到羔羊，怎么能罢休。一天，莫进华又叫人请黄福廷来，两人灌过几大碗黄酒之后，莫进华瞧着他的看家狗已有几分醉意，便笑笑地试探着说：“老黄，你看水娇长得怎么样？”

黄福廷这条野狗，早就对水娇起了邪念，常常在暗处偷看她，只是害怕英富性子烈，不好惹，才迟迟不敢下毒手。现在听莫进华一说，禁不住又冲动起来，堆着笑道：“常言说，野玫

瑰花鮮是鮮，可惜滿身帶刺，好看不好摘哩。”

莫进华哈哈大笑：“老黄，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她有刺，我們有刀啊，怕什么？”說着，又做了个手势：“我看，只要把黄英富这穷鬼……”

“对咯！莫兄，高見！高見！”沒等对方說完，黄福廷已經会意，赶忙翘起大拇指，連連称贊。說完，两人又得意地滿滿干了一杯。

黄福廷临走时，莫进华从房里端来一包白銀，悄声說：“先拿这些給温守山，就說事成后还有賞。”

轉眼就是农历六月初六。“六月六，早稻熟，吃了糍粑好割谷。”这是僮族地区的一句农諺。按照本地的风俗，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过个节，做点好吃的东西，讓全家人飽吃一頓，图个“开镰足食”的吉利。其实，农民們飽吃一頓，不过是为了增添一点力气，准备迎接更加紧张的夏收夏种罢了。在这一天里，富裕人家，宰鸡杀鴨，包米粽，蒸甜糕，做湯圓，五花八門，应有尽有。穷苦人家，少米缺肉的，也設法做些木薯糍粑，为这个节日湊湊熱鬧。

那天，英富刚吃罢早飯，邻村的温守山忽然走了进来，十分亲热地攀着他說：“英富，快走！罗白圩的阿四哥邀我們到他家去吃‘六月六’，叫我一定得拉你去。”

热情好客的僮家人，从来是不会失人之約的。英富临走时对妻子說道：“我去半天就回，不会耽誤明天的活儿。”

晚飯后，水娇忙过了节日的家务事，打发儿子們先睡去了，自己便回到房間里，点燃豆大似的油灯，低着头，一針一針

地补衣裳，守候夜归的丈夫。盼呀盼呀，油灯干了一次又一次，公鸡啼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把丈夫盼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把丈夫盼回来。

第三天，还是没有把丈夫盼回来。

这时，她心里有点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蓦地袭上心头。第四天，她背着小儿子，到罗白圩去找阿四哥。阿四哥说，英富当晚已经回家去了。她不相信，又到安宁村去找温守山，温守山说的是同样的话。找不到丈夫，两条腿好像折断一般，走了好久好久，还没走到家。刚进村头，大儿子和二儿子老远便迎上来，左一个右一个的拉着她，口里不停地问：“妈妈，妈妈，爸爸呢？为什么还不回来？”看着儿子那两张可爱的小脸，听着儿子那种焦急的声音，水娇——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也不禁落泪了。

英富失踪的消息，像晴天的旱雷，一下子震撼了整个元井村的穷人们的心。老年人听了，摇摇头，低声叹息。年轻人听了，板着脸，愤愤不平。大家心里明白，英富的死，是莫进华出赏叫人谋害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找莫进华算账去，人家有钱有势，要告状又告他不过，再说，一时也拿不出证据来。水娇本想找到莫家门上去，但是给众人左说右劝，也只好将满肚怒火，暂时压下去。当天，大家商量了一会，便分头出动，到附近山头去寻找英富的尸首，可是辛苦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

不见亲人心不甘！次日，东边天刚现鱼肚白，水娇又噙着眼泪，出门去寻找丈夫。她那十一岁的大儿子，听说要去找爸爸，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嚷着要跟妈去。母子俩一步一滴眼

泪，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莽莽的山坡上、荒草里四处翻寻，好不容易发现一条水沟底下有一堆新土，母子俩急忙用手扒开泥土，看见亲人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头部也被打塌了一块，两人禁不住伏在亲人的遗体上，伤心地放声痛哭起来。

莫进华听说仇人的尸体找到了，灵机一动，赶忙托人到黄家，说他愿意借钱给黄家办理丧事。他心里想，这么一来，既可以表示自己的“善心”，叫大家不怀疑他是杀人的罪魁，又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日后好实现夺地的阴谋，一箭双雕。不料，来人刚把钱端到黄家，就给水娇撒个满地，还当着来人的面，臭骂了莫进华一顿。

三

英富被人谋杀，不久二弟英贵又给抓兵抓去。为着一块地，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被害得死的死、散的散了；没有死、没有散的，要想支撑起这个家来，也很不容易。好心的邻居们常常过来劝说水娇：“水娇，你如今年纪轻轻的，还是另找一户人家吧！一个寡妇人家，怎么能在这里住下去啊。”

水娇理解邻居们的一片好心，可是想到夫仇未报，想到自己改嫁后这块地就会落到莫家手上，一种坚强的信念，又支持着她继续在元井村住下去。她感激地对邻居们说：“大家关心我，爱护我，我是知道的。可我一走，这块地，不是会落到莫家手上去了吗？你们想想，他莫进华，丧尽天良，害得我人亡家散，为的就是要吞占我家这块地。我丈夫跟他莫进华争，也就是要保住这块地。地是黄家上一辈人辛辛苦苦开出来的啊！”

我們种田人不能沒有地，沒有地就要給人当牛当馬。我要保住这块地，我要給黃家爭一口气。我就不信，河水也有倒流日，难道那些当财主的，就沒有倒霉时，难道我們当穷人的，就要世世代代被人踩在脚底下，永远沒有出头的日子！俗話說，人爭一口气，木爭一层皮。鸡死了，也要撐几下硬脚，我就是死了，也得撐几下硬脚啊！”

就这样，她又挺起了腰，揩干了眼泪，把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挑了起来，繼續在这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掙扎，繼續向这残酷的命运进行搏斗。这时，家里的瘦牛，为了殮葬亲人，已經卖掉了。沒有耕牛，怎么翻地？用鋤头一鋤一鋤地挖。吃的不够，怎么过日子？上山找野菜，挖蕨根，到別人收了庄稼的地里撿点吃的，寻点花生芽糊口。左邻右舍的穷人，同情她，有时也調济她家一点杂粮。

一天，她領着三弟英祿和大儿子到地里去翻土，准备种春玉米。大儿子才十二、三岁，力气小，这些天吃的又全是野菜湯，沒半点米气进肚里。剛鋤一会，便昏倒在地上。水娇将儿子背回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給儿子吃，找来找去也沒有找到，最后只得到別家去向人要，可是，等到她要了两碗热粥回来，儿子已經紧紧閉上了那双小小的眼睛，再也看不見她了，只有那张小嘴，微微开着，好像等待着母亲喂他东西吃似的。

丈夫被謀害，二弟被抓走，生死不明，現在儿子又餓死了，接二連三的打击，已經是够她受了，哪里想到，更悲慘的事，还在等着她呢！

一天夜里，水娇正在屋里点着灯补衣裳，突然，屋頂上发

出一陣石子的碰击声，还传进来孩子们的哄笑声。她想，这是孩子们顽皮，往屋頂扔石子，便打开門走出去，預备把孩子们赶走，冷不防黄福廷蓦地从暗处窜出来，拦腰将她抱住。她使出渾身力气，拚命掙扎，乱抓乱扳，怎奈这些日子肚里无食，抵挡不住黄福廷的暴力，她漸漸支持不住了，终于被人面兽心的黄福廷生拉硬扯地拖进屋里去了……

黄福廷这条野狗，自从英富死后，越发色胆包天。白天，水娇上山打柴，下地做活，他往往跟在她后边，想要伺机动手，水娇处处提防，才沒遭他的毒手。夜晚，他常常摸到水娇住房窗口，講些下流話撩拨水娇，水娇便在屋內弄响菜刀，大声說：“野狗，不要脸的东西，你要胆敢撬門进来，有你沒我！”哪里会想到这个色鬼竟然利用无知的孩子，使出这个調虎离山的坏主意，賺得她开了大門。

受到这次沉重的打击后，她想了許多。她想起过去邻居們劝她改嫁的話。的确，像她那样一个寡妇人家，在这野兽横行的元井村里，要想站稳脚跟，平平安安过个苦日子，也不容易，不定什么时候会給那些野兽一口吞掉的。現在到底怎么办？改嫁到别处去吧，她总觉得这样做等于白送掉黄家的地，也太便宜了他莫进华这个魔鬼。不干！可是不改嫁吧，黄福廷那条野狗，整日跟你糾纏，也叫人生死不得。她苦苦地想呀想呀，又去找邻居們商量，找亲戚們商量，最后想出了一个“招亲上門”，两全其美的办法。

半年后，招亲终于招到了。上門的男人叫陆安群，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会种地、会持家的好把式。結婚后，两人勤耕苦

种，穷日子倒还勉强过得去。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了多久，新的灾难又降临他们头上。那年冬天，黄福廷突然闯进水娇家来，凶神恶煞地说：“你们听着，这几年，你们家一共欠了官粮一千二百斤，现在上头有命令，限在十日内全部交清。要是交不清，只好公事公办，那陣，别说我这当乡长的无情啊。”

天哪！这一块地，每年已经交了不少官粮，怎么还欠下一千二百斤呢？这不明摆着是这帮坏家伙搞的鬼吗？水娇听了黄福廷的话，怒火升腾，正要反驳他，可是黄福廷已经趾高气扬地走了。

一千二百斤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么骇人的数字！莫说期限十天，就是五十天，一百天，也无法拿出。十天，眨眼就过去，乡公所要不到粮，一声令下，捉人！几个乡警，荷枪实弹，第二次闯进黄家，把英祿綁走。

英祿被綁走的第二天，莫进华亲自出马，来到水娇家，胁迫水娇卖地贖人，說水娇不能对自己的小叔子见死不救，說只要水娇答应将那块地卖给他，他可以帮他们完粮，叫区公所释放英祿。

水娇早就预料到，这次平白无故加的一千二百斤官粮，一定与莫进华阴谋夺地的事有关，果然不错。现在看见莫进华厚着脸皮胁迫她卖地，她气得跳起来骂道：“莫进华，你杀了我丈夫，拉走了英贵，害得我人亡家散，还嫌坏事做得不够吗？告诉你，我家那块地，就是丢了荒，让野兽去做窝，也不会卖给你！”

地肯定不能卖。种田人是多么需要土地啊！有了土地，就会有粮食，就能过个苦日子。可是，要土地总不能不要亲人呀！没有办法，水娇只好叫人来拆屋，落下瓦片去卖，好将英祿贖回来。

不久，英祿給放回来了，但这个勉强支撑起来的家，终于又倒坍下去。旧社会，像水娇那样的人家，有什么办法抗拒得住沾满血腥的魔掌呢，有什么办法跳出这个堆满骷髅的陷阱呢！水娇，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能够如此大胆的一次又一次跟命运进行搏斗，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她还能搏斗多久呢？她那精疲力竭的身体还能支持几时呢？

但是，她仍然在茫茫的黑夜里苦苦支撑着、挣扎着……

四

一九四九年冬，广西解放了，元井村也解放了。

第二年春天，有个穿灰布制服的大姑娘，笑嘻嘻的来到水娇家，那是县里的工作同志到穷人家扎根来啦！就从那时候开始，水娇皱着的眉头，慢慢解开了，脸上也渐渐出现了欢笑。

不久，乡里成立贫雇农主席团，水娇便被头一批吸收进去。每回，乡里通知开会，她就背着刚出世不久的孩子，腰间挂一把锋利的柴刀，登登登的赶去。她常常跟人說：“飯可以少吃一餐，会是不能少开一次的。”有人告訴她，說村里的地主反革命分子放出口风，要把她砍死在荒山上。她听了，拍着腰間的柴刀，笑笑說：“叫他們来試試吧，看我水娇是个什么样的人，旧社会还只怕他們呢，新社会倒怕他們不成！”

地主反革命分子屡次想杀害水娇，都没有杀成，相反，他们的末日倒是来了。土地改革的时候，元井村的穷人，第一次举起了拳头的海洋，高呼出怒涛般的口号，就在这拳头的海洋和怒涛般的口号声里，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莫进华，终于受到了人民最严厉的惩罚——枪毙了。地主的忠实走狗黄福廷，要不是解放前就给穷人杀死，这一回，也是有他看的。

斗倒莫进华，穷人翻了身，水娇几十年的苦水也全倒了。土改后，她表现得更加积极，从五二年开始，一直担任着崇左县全凤乡的妇女代表、妇女主任，后来又参加了党，出席了广西僮族自治区妇女代表大会，在历次运动中多次立了功，得到了表扬和奖励。更值得人们钦佩的是，她跟地主搏斗了几十年，用血和肉保住的那块地，在村里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带头报名参加，把土地交给集体。有人逗她：“水娇，你将那块地入社，不觉得心痛吗？”她先是笑笑，然后回答得很干脆：“心痛？没有的事！你不想想，我们今天办社，是自己当的家，作的主，是为了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斩断小农经济的穷根。入了社，我们的日子，只有一天比一天过得火红，怎么会心痛呢！”

是啊！水娇的话说得对。怪不得她今天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越干越有劲，越干心越红！

陈惠冠 插图

英雄树

[瑶族]韦廷安家史

李宝靖

在广西右江革命老根据地,无论在河岸上、山野间,到处都可以看见参天的木棉树。人们又叫它英雄树,那么挺拔、傲岸,仿佛是一个个英雄的战士屹立在山野里,守护着祖国的大地。春天的时候,木棉花开得那么火红、那么繁盛,远远看去活像一束束燃烧着的火把,把天空、山野、小河映得通红,给大地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每当我看到木棉树挺拔的英姿,就自然联想到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的人民,尤其是在山洞里坚持了十四年斗争的瑶族战士韦廷安。

韦廷安的老家,在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西山龙屯。这里是高峻的山区。龙屯像一个锅底,四周围绕着巍峨陡峭的山峰。中间只有一小块可耕地。可是这地是山主的,山上的一草一木也是山主的,连龙屯居民的命运都掌握在山主手里。瑶族的穷苦人民被叫做“勒精”,也就是奴隶。“勒精”们不得穿鞋,

不准打扇，不准撐傘，只有替山主抬轎，服徭役，交租稅的份。

韦延安小时候，祖父死了，借得山主李卜金兰三块木板来釘棺材。三块木板成了一根套命繩，变了一笔还不清的債，逼得延安的阿爸只好到山主家做奴隶。尽管他做牛做馬，累死累活，得的工錢抵不上还債的利錢。延安的兄弟还小，沒有主要勞力，全靠野菜度日，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就这样餓死了。后来，全家人起早貪黑，拚死拚活，才算还清了这笔閻王債。

不久，延安的二叔病死了，二孀被山主騙卖了，抛下两个女儿，孤苦伶仃。延安的阿爸把她们接到家里来，当成亲生骨肉撫养。哪知道，人刚进门，山主的虎爪就伸了进来。

“呵哈，你們吃了豹子胆吧，敢把我的人搶走！”山主李卜金兰凶神恶煞地叫道。

“老爷，孩子哭灵的泪还没干呢，怎么……”阿爸說。

山主咧着嘴，冷笑了两声，从腰間掏出一条竹签，說：“喏，这是你家老二刻的欠据，足足十七吊。借錢的时候說过，两年还不起，就拿他的妹仔①頂債。两年都过去了，这两个妹仔还不該归我！”

說着又揚了揚他手中的竹签。瑤族人民因为不識字，借債都刻在竹签上。

“我老弟沒有說过把妹仔給你啊。你……”阿爸滿脸忧郁地說。

“你要不信，就撬开棺材問問你老弟嘛！”

① 此处指女儿。

“欠据上沒說要抓人，你講的話誰作証？”

“誰作証？人心為証，我的心作証。不給人，就還債！”李卜金兰惡狠狠地威脅說。

剛剛還過那筆閻王債，家里又哪來錢啊。阿爸把口唇都咬出血了，默默地想了很久，終於橫了心，說：

“好吧，就拚了我這條老命，再給你打工，還你的債！”

阿爸打了四年工，十七吊錢變成了二十七吊。這時，延安的兩個堂妹已長大，山主又揚言，要把她們賣掉償債。阿爸央求了幾天，山主答應寬限兩年，但利錢要加倍。

為了還這筆閻王債，為了救妹妹，剛滿十四歲的延安和大哥就到外屯一個姓袁的地主家里當了長工。白天放牛，上山砍柴，到地里趕野獸，晚上舂米，什么都得干。

到玉米成熟的時候，韋延安白天黑夜都得住在山上趕猴子、野豬。有一天，因為砍柴累得困了，不覺睡了过去。猴子成群結隊來到玉米地里，專揀大個兒玉米摘，摘一個往腋窩下一夾，摘一包掉一包。等韋延安被“嘍哩呱啦”的叫聲驚醒過來的時候，玉米地已經被糟蹋光了。韋延安趕走了猴子，心想：這一回必定又要挨一頓毒打，便拿起爛蓑衣，跑回家去。

母親被苦難折磨了半生，胆小怕事，在她的心目中，山主老爺是冒犯不得的，便連勸帶逼，要韋延安回山主家去。韋延安哭着，掙扎着，怎么也不願去。

正當母子兩人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一個路過此地的漢族青年聞聲闖進門來。那人叫孫廣文，西山胸太人，和韋拔群同志一道鬧革命，正要到瑤族地區來發動群眾。他听了韋廷

安母亲的叙述，便叫韦廷安带着他到袁家地主那里去。

那个时候，西山里有些去东兰县武篆圩赶圩^①回来的人常常传说：东兰县出了个韦拔群，不准地主压迫长工，不准收租税，大地主杜七、杜八被他们斗了，所以地主豪绅都怕他们，叫他们做“拔党”。袁家地主看到孙广文带着韦廷安进屋来，还以为是替他把人抓回来的呢。谁知孙广文却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不准他虐待长工。袁家地主知道孙广文是“拔党”后，吓得两腿打颤，连连点头答应。

韦廷安逃出了虎口，避免了一次毒打。晚上，他躺在床上，回味着白天的事，心想：“拔党”给我们穷人撑腰，连山主都害怕他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我要是能像他们那样该多好啊！一个美丽的理想在冲激着他，鼓舞着他，他望着窗外的星空，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没有告诉家人，偷偷地爬过山去，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东兰县的东里屯，找到了韦拔群的家。

和韦拔群同志谈过话后，韦廷安满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连跑带跳地回家去。他觉得奇怪：山还是从前那样的山，可今天觉得分外青葱可爱；路还是那样崎岖曲折，可他觉得平坦多了；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个，可他觉得温暖、明亮多了。他回到家，高兴得呆不住，就到附近瑶族的葬场^②找人谈看到拔哥的情况，最后他也学着韦拔群的口气，说：

① 赶集。

② 广西僮族、瑶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四周是高峻的石山陡坡，中间有小块可耕地，叫葬场。

“我們要革命，不革命，苦死也沒尽头。”

一个老人問道：“什么叫压迫，什么叫革命呀？”

韦延安虽然按自己的理解作了答复，但提問的人仍然感到不大透澈。

过了几天，韦拔群、孙广文和另外一个同志到瑶族峯場来宣传革命道理。韦延安好像遇到瑶族神話傳說中能解决一切疑難的英雄，挤到韦拔群同志跟前，提出了老人問他的那两个問題。韦拔群同志听了，摸着絡腮胡子沉思道：是呵，瑶胞过去被迫住在高山大岭上，很少和外面来往，革命道理要更通俗地講才成。于是他和孙广文商量了一会。孙广文就蹲在地下，另一位同志騎到他的脖子上，韦拔群在一旁講解說：

“什么叫压迫？比方，下面这个是我們瑶胞，山主的‘勒精’，坐在脖子上面的是山主老爷，他們霸占了所有的地，要我們交租，出山要我們抬轎，我們开荒、打猎，采药材山貨，都要交給他們，还不准我們瑶胞穿鞋，打扇，撐伞……这就叫压迫、剝削。”

周围的瑶胞都点头称是，有的互相耳語，有的全神专注地聆听，仿佛在漫漫黑夜中看到一点火光那样感到喜悅。

韦拔群又接着說：“什么叫革命呀？你們看。”

韦拔群指着蹲在地下的孙广文，向他招呼一声，孙广文猛地站了起来，把騎在脖子上的人掀翻在地上，一只脚踏在他身上，举起两只拳头，做着要打下去的样子，引得大家都笑了。

有的問：“拔哥，革命是不是选一些人去参加？”

有的問：“革命是不是跟山主講道理？”

韦拔群笑着说：“革命是每个人的事，你不能代表我，我不能代表你，就像吃饭长肉，吃药治病一样。可是又要同心协力。山主都是自己收租的，可他们也连在一块，你踩头他踩脚地来压榨我们穷人。我们要打倒他们，就要把胳膊搭在一起。再呢，革命不是跟山主去讲理，山主是不愿听我们的，要革命就要枪对枪、刀对刀地干……”

这些话像温暖的春风，吹开了人们心灵的门扉。于是响起了一片叫嚷声，成百只粗壮的拳头举了起来，对着四周巍峨的山巒，喊道：“打倒土豪劣绅！”“僮、瑶、汉平等！”“革命万岁，万万岁！”叫声震撼了山谷，久久地在群山中迴响着。

在人群中叫得最响的是韦廷安，拳头举得最高的是韦廷安。他想，要真的不给山主做工、交租，自自在在地劳动，上山打猎，那该多好。他恨不得马上就跟着拔哥走。等人们稍为平静下来，他又挤到韦拔群和孙广文跟前，憨厚地笑笑，说：

“拔哥，我现在就跟你去！”

韦拔群上下打量了一下韦廷安，记起了是那天去找过他的那位少年，笑笑说：

“你还没有枪杆高呢！”

韦廷安精神抖擞地挺起胸，一本正经地说：“我给山主打工，能挑一百五十斤呢！”

孙广文那天从袁家地主屋里接韦廷安出来，就感到这孩子精乖伶俐，现在又看到他那股劲头，心里更喜欢了，便对韦拔群说：

“拔哥，就让他来跟我吧！”

韦拔群思量了一下，說：“好吧！”

韦廷安的战斗道路就从这儿开始了。他跟着孙广文、韦拔群一道，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分田地，組織农民协会，成立苏維埃，組織农民自卫軍……后来，国民党匪兵来“围剿”，韦廷安和瑶族貧苦的农民，把汉、僮族兄弟农民接进山里住，冒着生命的危險，越过国民党匪軍的封鎖綫，为僮、汉族兄弟农民搶收粮食，运回山里。再后来，农民自卫軍改为赤卫队，韦廷安做了班长，那年已經十九岁了。在革命斗争中，他結識了瑶族姑娘罗卜美。这个俊俏的姑娘，由于对革命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不顧父亲的反对，和韦廷安結婚了。这是瑶族人民中第一对自由結婚的新人。

五年过去了。韦廷安在革命斗争的熔爐中鍛炼得更加坚强了。最初參軍，連軍号都听不懂，把后退听成了进攻；現在他成了一个出色的班长。最初他只是为了不給山主打长工，自自在在地劳动、打猎；現在，他懂得了，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推翻三大敌人的統治。

二

一九三〇年，左右江一带的紅軍奉党中央命令，北上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执行新的任务，紅七軍除了韦拔群同志帶領的一个特务連留在右江坚持革命外，其余都北上了。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时期。一九三一年，桂系軍閥白崇禧“坐鎮”东兰，派匪軍长廖磊帶領几万人向西山疯狂进犯，叫囂“石头要过刀，森林要过火，人要換种”。西山的交通要道被

封鎖了，各村屯的群众被集中監視起来，不許分散居住，还編了保甲，群众上山生产都要搜查盘問，不許攜帶粮食和火柴，企图把赤卫队员們困死在山里。

在反革命烏云籠罩下，有的人动搖了，有的人逃跑了。革命队伍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經受着錘煉，只有錘掉那些无用的渣滓才能煉出鋼鉄般的革命战士。

一天，韦廷安护送紅七軍二十一师师參謀长黄大权同志到鼻京去找韦拔群同志。半路上遇到一个姓韦的瑶胞，說：“你們不要走了，那边鼻卵的王日近反了，吃了花紅，帶回一枝短火，藏在他家神龕上的香爐背后。”

王日近原是乡苏維埃粮食主任，他的家是革命同志来往必經的歇脚处。

黄大权对韦廷安說：“韦廷安呀，我們的革命事业遇到了暫时的困难，是金是銅，这一下可以分辨出来了。我們革命者要做个頂天立地的人啊！”

韦廷安坚决地回答說：“我宁願砍头也决不投降，參謀长，你以后看着我好啦！”

黄大权拍着他的肩膀說：“好，我信得过你。現在，我們还是一直走，先到王日近家看看动静，要真是叛徒，就毙了他！免得留下祸根，日后危害同志。”

“把这个任务交給我吧！”韦廷安气憤填胸地說，黄大权点点头，就把駁壳枪交給他。他把駁壳插到腰間，肩上扛着步枪，繼續往前走。

王日近看到他們进屋，怔了一下，一会又佯裝笑脸，咧着

嘴說：“哈，參謀長來啦，火塘邊坐……”說着又搬凳、又遞烟，末了問道：“你們走累了吧，我來給你們煮點飯吃吧。”

黃大杈怕他借機溜走，便說：“飯是吃過了，只是走累了，有點口渴。”

“那就燒點茶。”王日近說着站了起來，拿過鼎鍋往三腳灶上架，韋廷安怕他出門，就走出去打水。當王日近重新坐下的時候，黃大杈問道：“聽說有人吃了國民党的花紅，是不是？”

王日近的臉煞白了，神色不安地說：“沒……沒有吧，這一帶群眾都是擁護蘇維埃的。”

鼎鍋里的水冒着熱氣，發出噼噼的聲音，王日近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便掀開鍋蓋，站起來說：“我去拿點茶葉。”說着便走開去。

韋廷安看到火塘上的竹籃里明擺着有茶葉，便說：“茶葉在籃子里嘛！”

王日近說：“我還有一包好的，放在神台上。”說着便爬上樓梯去。黃大杈向韋廷安遞了個眼色，韋廷安伸手到腰間，掏出駁殼槍。王日近不會發覺，正伸手到香爐後面取短槍，韋廷安眼急手快，“怦，怦！”兩槍，王日近應聲一個倒栽蔥滾了下來，短槍掉在一旁。就這樣結束了叛徒的性命。

黃大杈站起來，走過去撿起短槍，氣憤地說：“韋廷安呀，你記住，遇到叛徒就要他們像王日近一樣下場。”

一九三二年，敵人的“圍剿”更殘酷了。孫廣文到南寧運槍支，中途被匪軍殺害了。韋廷安他們一百多人在龍台活動，有的打散，有的犧牲，最後只剩下五個人了。他感到活動很困

难，就去找韦拔群。找了几天，在东里屯后背山的岩洞里找见了。韦拔群对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鼓励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他也向韦拔群表示了坚决革命到底的决心。

韦延安回到山里，把拔哥讲的道理向伙伴们传达了一番，几个人便在山上开荒，准备坚持下来。他们一方面种玉米、南瓜，一方面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在岩边山径小道上埋地雷，在隘口上用藤条绑着杉木，堆上石头做“石架”。

有一天，来了十几个匪兵，韦延安他们就在山上骂：“你们这帮黄狗，又来抢我们的东西，小心你们的狗命！”

匪兵班长听见有人骂，一声令下，匪兵们就沿着山径小道攻上去。到岩边，他们看到几条写得歪歪斜斜的标语：“消灭国民党匪兵！”“打倒贪官污吏！”匪兵班长就过去撕，“轟”的一声，几个匪兵的尸首飞上了天。剩下的七八个匪兵又想向上攻，看到了岩边，韦延安说了声“砍！”几个人举起砍刀，斩断“石架”的藤条，大石轟隆隆地滚下山去，把匪兵压成了肉饼……

从此，山区被匪兵封锁得更严密了。韦延安他们种的东西还没有长起来，一直靠野菜度日。慢慢地吃水也困难了，人都渐渐消瘦了。

一天傍晚，山下传来喊声：

“喂，你们快下来吧。国民党说，哪个在抓到韦拔群之前出来，就不杀！”

韦延安走到岩边，往下一看，说话的原是从前村农协会

的主席。韦廷安气得直冒火。

那人又喊道：“我当村农协会主席的都出来了，你们快下来吧，我给你们编户口，要不国民党就当你们是漏户抓！”

韦廷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转身拿起枪，骂道：“叛徒，放你的狗屁！”说着就朝他放了一枪，没有打中，那叛徒连翻带滚地溜走了。

谁知，这个叛徒的话，却像毒蛇的毒液注入其他几个人的身上。他们经受不住长期的困难，开始动摇了。黄大列搭拉着眼皮，没精打采地说：“我们困在山上，没有吃喝，也是等死，不如下去看看。”罗卜蚕也哭丧着脸说：“我们的人牺牲的牺牲，跑的跑，我们在这里也干不了大事，下去搞生产算了！”

韦廷安一听，脸气得发紫，眼睛闪烁着凌厉的光芒，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下山去！我的头是不能送给人砍的。只要国民党在，我就决不下山！”

好一会，罗卜蚕才又壮着胆说：“你不下，我们下，不能跟着你等死了！”

韦廷安说了许多话，后来也感到无可奈何了，便说：“你们的心已经飞走了，留住也没用。不过，你们可不要把枪带走，枪是拔哥给我们的。”

他们把枪扔下，像一群搭拉着尾巴的狗，灰溜溜的抱着头下山去了。

为了不致被叛徒出卖，韦廷安离开了龙台，回到龙屯老家，把老爹送到凤山县姐姐处，然后带着罗卜美搬到另外一座险峻的高山上去了。他和罗卜美在山坡上搭了个茅棚，把

“家”安頓下来。說是“家”，其實是非常簡陋的，只有一個鍋，一把鋤，一把鏟，一點小米、玉米種，兩件爛衣服，再就是一支不離身的長槍。

第二天，夫妻倆開始砍草燒山。就是人們常說的刀耕火種：把山上的刺蓬茅草砍倒曬干，然後再放一把火燒了，既不翻土也不放糞，用鋤頭挖三指深的窩窩，便撒下種子。

第三天上午，韋廷安在挖窩窩，羅卜美在撒種，種了一半，羅卜美站起來伸伸腰，猛的叫道：“黃狗來了！”

原來，昨天他們燒草的時候，駐紮在附近山下的國民黨匪兵發現了濃煙，知道山上有人。

韋廷安看到匪兵像扯綫的螞蟻向上爬來，就把東西塞進了石縫，背起槍，和羅卜美一起翻過山脊，鑽進老林子里去了。

天黑時，他們回來一看，茅棚已變成了灰燼。羅卜美氣得直罵：“這幫黃狗，真該千刀殺呀！”

韋廷安卻笑着說：“讓他們燒吧，燒了我們再搭，山上茅草多着呢，又不要交租稅。”

茅棚一次又一次被匪兵燒掉，計算起來，已經被燒了十九次。他記起了那天去挖山芋時，在對面山坳里發現過一個山洞，洞外長着几棵雜樹和一叢荒草，洞口狹窄，里面却很寬敞。山腳下是一個葬場，住着六七戶僮族人家。夫妻倆一商量，就搬進了新居——蝦蟆洞。

不久，羅卜美生了個男孩。孩子哇哇下地時候，沒有水洗，沒有布包，韋廷安脫下身上的爛衣服，把小孩包裹起來。他看着小孩紅紅的小臉，听着小孩哇哇的哭聲，心里十分高

兴，情不自禁地对小孩大声說道：

“啊，乖乖，你哭吧，叫吧，讓国民党匪兵們听听，这些狗豺們要杀死你老爹，他們杀不絕，我們又有了革命的后代……”

韦廷安越說越高兴，竟把新生的嬰孩抱起来，迈开脚步，想走出洞去。

罗卜美躺在草堆上，她那清秀的脸上泛着第一次做媽媽的甘美的微笑。当她看到韦廷安把嬰孩抱起来，要走出洞去，做母亲的心痛了，着急地說：“你疯啦，快給我！”

韦廷安車轉身，瞧着罗卜美，笑得眼睛眯成条綫。

“快給我！”罗卜美又催促道。

韦廷安亲了亲嬰孩，把他輕輕地放到罗卜美的怀里，自己却站在那里不知做什么好，他覺得洞外的阳光今天分外明亮，远处的群山今天分外青翠，树林里鳥声今天也分外清脆悅耳。

韦廷安看到罗卜美生产以后，淨吃些野菜和山芋充飢，心里怪难受。一天，他决定下山去向僮族兄弟弄点吃的。

韦廷安来到鼻場边，看到一个中年人在鋤地，仔細一瞧，不禁高兴起来，那是黄明理！他父亲原是乡苏維埃的粮食主任，从前他們就常見面。当下两人訴說了彼此的情况。

黄明理用竹筒盛了点玉米和紅薯，拿来給韦廷安，說：“現在就这些了，等早玉米收了，再給你送点去！”

过了一个月，黄明理上山打柴，順便为韦廷安送来三斤玉米，告訴他：“現在敌人搜得更严了，收下的玉米被黄狗搶走了，剩下三斤，你拿去吧，小孩大人都要紧啊！”末了他含着泪說，“听說，拔哥牺牲啦！”

“啊！”韦廷安惊叫了一声，玉米从手中撒落下来，他也顧不得去撿，着急地追問：“是真的？”

“听說是叛徒下毒手杀害的。狗杂种叛徒……”

韦廷安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紧咬着牙，眼里射出火一样的亮光，心里一陣絞痛，猛然昂起头，使劲向空中打了一拳，大声說：“不，拔哥不会死的，他說过，死了一个韦拔群，会出两个韦拔群。”

韦廷安悲憤地回到洞里，把这个噩耗告訴罗卜美，两人都痛哭了。韦廷安呆呆地坐在火堆旁，想起第一次到拔哥家，拔哥对他講革命道理，使他立志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情景，想起那些火紅的日子里，拔哥英勇的雄姿，恍惚間，仿佛有一个滿脸絡腮胡子的人站在他面前，好像要对他講什么話，一下又走出洞去了，韦廷安也站起来，跟出洞去，一直爬到山頂，他才清醒过来，他的这个引路人已經离开他了，便坐在石头上，朝东兰那边的方向呆呆地望着。拔哥的話又在耳边回响着：“……平地上的僮族汉族同胞要鬧革命，弄場里的瑤胞也要鬧革命……我們为什么要叫山主做老爷？为什么要給他們做牛馬，給他們抬轎交租？我們要革命，不革命，苦死也沒尽头……宁願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轉头望着东方的天边，又仿佛看到了紅七軍北上时高高举着的紅旗，自言自語地說：“紅軍还在，革命还在，我要干到底！”悲憤化成了力量，他站起来，走向洞里去。

他想做点玉米粥給罗卜美喝，就把玉米放进一个石窝窝去，举起石头正要舂下去，罗卜美忙阻拦說：“不要舂，現下鼻

場里的群众都給搶光了，这些玉米就留下来做种吧！”

韦延安一想也对，就把石头放下，掏出玉米留作种子。

三

韦延安夫妇靠这三斤玉米种子，辛勤种植，在山洞里整整度过了十四年的艰苦生活。一九四六年，他的最大的儿子金光十四岁，二儿子金荣十二岁，都可以帮着干活了。

五月的天气，太阳的热力和密林里的凉气冲蕩着，既暖和又凉爽，正是西山赶种玉米的季节。韦延安领着儿子在山頂上挖地，突然山下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听见喊声：

“喂，黄狗拉走了我的牛，快来帮忙啊！”

韦延安往山下眺望，看到两个匪兵背着枪，拉着一头牛走出鼻場去，黄明理跛着脚在后面呼喊。韦延安把鋤头扔下，轉身回洞拿起步枪，翻过山脊，到坳口处躲在一块大石后边。看着匪兵爬上坡来，韦延安瞄准前面拉牛的放了一枪，匪兵应声倒地，牛被惊得乱蹦，走在后面的匪兵車轉身就溜走了。韦延安拉着牛送到黄明理家。

黄明理的腿被打伤了，愤恨地说：“我们在山下活不下去了，今天拉牛，明天拉伕，挑米、修路……”

他的弟弟黄明賢插嘴说：“还是延安叔住在山上的好！”

韦延安说：“是啊 我早说过嘛，有国民党在，穷人是不能安生的。”

黄明賢说：“现在，大家都要起来和国民党干，你来做头头吧！只是沒有枪。”

韦廷安听说他们要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匪兵干，浑身充满了劲。一拍胸膛，说：“没有枪可以想办法缴敌人的。最要紧的是人，俗话说，独木不成林。我们可以多发动一些人一起干。这样吧，附近十二个瑶族寨场由我负责去发动，僮族寨场由你们负责。”

西山十二个寨场，有一百多户瑶族人家。韦廷安没日没夜地在那里转，白天跟他们一块砍草烧山，晚上跟他们坐在火塘边谈心，像一把火点燃了瑶胞的心。于是，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在虾蟆洞附近的一个山窝里，燃起了一堆篝火。篝火周围人影幢幢，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鸟枪。韦廷安、黄明理在人群中穿来插去，十分忙碌。在篝火边架着三把闪亮的尖刀，放着一只大公鸡，一大坛酒。一会，看看人到齐了，韦廷安拿过刀，宰了公鸡，将鸡血倒入酒坛里，然后盛满了牛角，举起来对大家说：

“大家！坚决干革命的，就照我们瑶家的习惯喝鸡血酒盟誓，表示决心吧！”

听韦廷安一说，大家便站起来。韦廷安看到几十个僮、瑶族的农民兄弟，一个个脸庞被篝火照得通红，精神焕发，更充满信心 and 力量。高兴地严肃地说：“我们盟誓吧！”

大家举起了手中的枪和刀，面对着篝火边的刀架，盟誓道：

“我们是僮族、瑶族贫苦农民，做革命要坚决，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决不投降，革命万岁！……”

一个月以后。一天下午，韦廷安正领着几个孩子在玉米



地里培土，他的侄子突然从山下跑上来报信，说有十几个官兵到葬场抓壮丁去修公路，抓不到青年人，放火烧了房屋，抓走了来不及逃走的黄明贤的母亲。

“延安叔，快，你领着人赶到坳口去堵住，我去叫人……”

韦延安放下锄头，朝附近的地里横扫了一眼，看到有五个人在干活，便大声叫道：“哎……黄狗来抓人啦，快拿刀枪跟我来。”又转头对儿子金光说：“你快去通知后山葬场的人，有家伙的都赶来，快，快……”

韦延安领着五个人，不一会就跑到坳口了。接着黄明贤、黄明理也领着人赶来了。韦延安指挥大家埋伏好，便沉着气等待着。好半晌，匪兵们架着黄明贤的母亲，吃力地走上山坳来。有的人想冲下去，韦延安忙用手势制止，低声说：“慢着，沉住气，先收拾当官的。”他举起枪，瞄准走在前面的军官，“叭”的一枪，将他击倒。匪兵们听见枪响，连忙丢下黄明贤的母亲，四处躲藏。韦延安喊道：“打啊！”几枝乌枪步枪同时响起来，一片喊杀声：“杀啊，砍死狗杂种！”匪兵们也不知韦延安他们有多少人，又见当官的已被打死，便抱头鼠窜，各自逃生。

这一次，他们打死了五个敌人。斗争的胜利，鼓舞了龙屯一带僮族和瑶族的兄弟，纷纷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就按照从前红军的叫法，叫“赤卫军”。

闹过了一阵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来了。虽然大家叫韦延安领导，韦延安呢，从前在赤卫队里干过，可那都是有上级在领导、指挥的啊，现在没有上级领导，就像迷了路似的，做什么心里都不踏实。于是，他到处打听党在哪里活动。找党也真

不容易啊！因为抗日战争初期，桂西地下党出了叛徒，很多組織被破坏了，留下的活动就更隱蔽了。

第二年春节，韦錦文的妹妹从西山下段回来拜年，說那边又有人鬧革命了。

韦錦文告訴了韦廷安，他便下山来找韦錦文的妹妹，可是她也說不出多少情况，只知道有人在打仗。人都住在大鼻竹一带。

当天夜晚，他就和韦昌金摸黑上路，繞着小路走。昼伏夜出，整整走了三夜，才来到鼻竹玻璃屯，到处打听領头的人，都沒有找到。

一天，忽然有个瑶族人来找他們。一見面，韦廷安馬上拉着那人的手，高兴得蹦跳起来。“是你呀，楊正規！”

“你还記得我嗎？”

“怎么不記得，你不是当年的凤山县苏維埃委員嗎？我听說这里有人鬧革命，就想一定有党在，我猜对啦！我終於找到了，找到了……”韦廷安說着一股热泪涌了出来。他紧握着楊正規的手問：“你怎么知道我来的？”

楊正規說，听說韦廷安来找党，地下党就派了个瑶胞来了解，知道韦廷安确实在山上坚持了十多年斗争，就决定派楊正規来接待他們。当下，韦廷安把自己的情况告訴楊正規，要求党派人去領導，要不他就来跟他們。

楊正規把國內的和右江的革命形势告訴了他們。并說：“你們先回去組織青年，設法弄些枪枝子弹，筹备粮食，暫時秘密的活动，以后我們會去找你們的！”

韦廷安高兴的点头說：“好的！”过了一会，他又悄悄地問道：“能不能問一句話？”

楊正規說：“你說嘛！”

“我們的头領是誰呀？”

楊正規笑笑說：“我們的領袖是毛泽东同志。我們是根据他的指示来开展这里的革命工作的。”

韦廷安高兴地叫道：“毛泽东，毛泽东！”

四

一九四七年，右江地下党发动了“万崗起义”，后来轉回到西山葬竹成立了民主政府，韦廷安的家乡龙屯成立了“自立乡”。大家选他当“自立乡”农会主席。

韦廷安說：“我怎么行，我从前是奴隶，一个字不識呀！”

大家看到韦廷安犹豫的样子，便鼓励說：“你怕什么，現在是我們穷人坐江山的时候啦。”

不久，韦廷安全家人搬出住了十四年的虾蟆洞，回到了龙屯。

一九五三年，由于党对兄弟民族的关怀，他和瑤胞一起从西山迁移到东兰县武篆区林乐乡来，他担任移民主任，后来，做过副乡长、养猪場长，被选为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造林模范、养猪模范。

一九五八年秋天，韦廷安随着广西兄弟民族參觀团到北京、武汉、鞍鋼等地參觀。

一天早晨，他們来到长江大桥。朝阳发出万道霞光，把眼

前的一切染上一层淡淡的紅色，天光水色柔和极了。韦廷安倚着栏柵向江中眺望，自己就好像站在半空中，一艘艘巨型輪船，一葉葉漁舟帆影，在桥下駛过；远处是一排排高聳入云的烟囪。看着这美丽的景色，他心中充滿了幸福感，不禁贊叹說：“啊，社会主义建設就是这样的啊！”說着，激动地用那双替山主砍过柴、舞过鋤头、握过枪杆、长滿了老茧的手，撫摸着光滑明亮的栏柵，他的心胸仿佛突然敞开了，眼前展示着一个灿烂的新世界。他想：我們住在山区的人，从前也說要建設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建設是什么样子呢？說不清楚。眼前这雄伟的大桥，两岸林立的工厂，不就是社会主义建設嗎？我回去后要是能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訴瑶族兄弟，他們支援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一定更高。

“嚶……嚶……”同來參觀的人都上了汽車，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桥上，久久舍不得离开。汽車司机又一次按喇叭催促他上車，他还是沒有听见。

負責帶領參觀的同志走到他跟前，說道：“韦同志，大家都上車了，走吧！”

韦廷安轉过脸来，微笑着說：“我真想看个够，把它們都印在心坎里。能不能給我一张长江大桥的照片？”

“那好办，等一会每人給一套！”

韦廷安遊了半个中国，回到了家里。他的家門口早挤滿了人。一个山主的“勒精”，祖祖輩輩住在山窝窝里的瑶人，上了北京，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人們带着羨慕的心情来看他，他把从北京带回来的果脯分給大家，把长江大桥的照片給

大家传看。瑶胞們看着照片，发出一陣陣贊賞声。韦廷安說：“社会主义建設就是这个样子。往后我們得搞好生产，大力支援国家建設呀！”

长江大桥的照片从一个瑶胞的手里传到另一个瑶胞的手里，喜悅也传到他們心里。这一年秋收送公粮，在韦廷安的鼓动下，得了全公社第一。

一九六一年，韦廷安要調到县里去工作了，村里人依依不捨。

党支書韦善春說：“我們真舍不得你老人家离开啊！”

“我們少了一个好的带头人啦！”有的队干部說。

韦廷安說：“我走了也一样，”他用手捫着心窝，对年青的队干部們說：“你們要記住，心里要有党、有毛主席、有阶級斗争的觀點、有社会主义事业就行啊！”

平 原 插 图